

中国古典名著

拍案惊奇

(中)

凌濛初

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

明朝小说



# 拍案惊奇

(中)

〔明〕 凌濛初 著

## 目 录

- 卷 十 四 酒谋财于郊肆恶  
鬼对案杨化借尸 ..... 211
- 卷 十 五 卫朝奉狠心盘贵产  
陈秀才巧计赚原房 ..... 223
- 卷 十 六 张溜儿熟布迷魂局  
陆蕙娘立决到头缘 ..... 238
- 卷 十 七 西山观设策度亡魂  
开封府备棺追活命 ..... 252
- 卷 十 八 丹客半黍九还  
富翁千金一笑 ..... 283
- 卷 十 九 李公佐巧解梦中言  
谢小娥智擒船上盗 ..... 301
- 卷 二 十 李克让竟达空函  
刘元普双生贵子 ..... 317
- 卷 二 十 一 袁尚宝相术动名卿  
郑舍人阴功叨世爵 ..... 346

---

卷 二 十 二	钱多处白丁横带 运退时刺史当艖	358
卷 二 十 三	大姊魂游完宿愿 小姨病起续前缘	374
卷 二 十 四	盐官邑老魔魅色 会骸山大士诛邪	389
卷 二 十 五	赵司户千里遗音 苏小娟一诗正果	406
卷 二 十 六	夺风情村妇捐躯 假天语幕僚断狱	419

## 拍案惊奇卷十四

### 酒谋财于郊肆恶 鬼对案杨化借尸

诗曰：

从来人死魂不散，况复生前有宿冤。

试看鬼能为活证，始知明晦一般天。

话说山东有一个耕夫，不记姓名。因耕自己田地侵犯了邻人墓道，邻人与他争论，他出言不逊，就把他毒打不休，须臾身死。家间亲人把邻人告官，检尸有致命重伤，问成死罪，已是一年。

忽一日，右邻家所生一子，口里才能说话，便话得前生事体出来道：“我是耕者某人，为邻人打死。死后见阴司，阴司怜我无罪误死，命我复生。说我尸首已坏，就近托生为右邻之子。即命二鬼送我到右邻房牖外，见一妇入踞床将产，二鬼道：‘此即汝母。汝从凶门入。’说罢，二鬼即出。二鬼在外，不听见里头孩子哭声，二鬼回身进来看，说道：‘走了，走了。’其时吾躲在衣架之下，被二鬼寻出，复送入凶门。一

会就生下来。”历历述说平生事，无一不记。又到前所耕地界处，再三辨悉。那些看的人及他父母，明知是耕者再世，叹为异事。

喧传此话到狱中，那前日抵罪的邻人便当官诉状道：“吾杀了耕者，故问死罪。今耕者已得再生，吾亦该放条活路。若不然，死者倒得生了，生者倒要死了，吾这一死还是抵谁的？”官府看见诉语希奇，吊取前日一干原被犯证里邻问他，他们众口如一，说道：“果是重生。”并取小孩儿问他，他言语明明白白，一些不误。官府虽则断道：“一死自抵前生，岂以再世幸免？”不准其诉，然却心里大是惊怪，因晓得人身四大，乃是假合，形有时尽，神则常存，何况屈死冤魂，岂能遽散？

所以国朝嘉靖年间，有一桩异事。乃是一个山东人，唤名丁戌，客游北京。途中遇一壮士，名唤卢疆，见他意气慷慨，性格轩昂，两人觉道说得着，结为兄弟。不多时，卢疆盗情事犯，系在府狱。丁戌到狱中探望，卢疆对他道：“某不幸犯罪，无人救答。承兄平日相爱，有句心腹话要与兄说。”丁戌道：“感蒙不弃，若有见托，必当尽心。”卢疆道：“得兄应允，死亦瞑目。吾有白金千余，藏在某处。兄可去取了，用些手脚，营救我出狱。万一不能勾脱，只求兄照管我狱中衣食，不使缺乏。他日死后，只要兄葬埋了我，余多的东西任凭兄取了罢。只此相托，再无余言。”说罢，泪如雨下。丁戌道：“且请宽心，自当尽力相救。”珍重而别。

原来人心本好，见财即变。自古道得好：“白酒红人面，黄金黑世心。”丁戌见卢疆倾心付托时，也自实心应承，无有虚谬。及依他到所说的某处取得千金在手，却就转了念头道：

“不想他果然为盗，积得许多东西在此。造化落在我手里，是我一场小富贵，也勾下半世受用了。总是不义之物，他取得，我也取得，不为罪过。既到了手，还要救他则甚？”又想一想道：“若不救他，他若教人问我，无可推托得。惹得毒了，他万一攀扯出来，得也得不稳。何不了当了他？倒是口净。”正是转一念，狠一念。从此遂与狱吏两个通同，送了他三十两银子，摆布杀了卢疆。

自此，丁戌白白地得了千金，又无人知他来历。摇摇摆摆，在北京受用了三年，用过七八了。因下了潞河，搭船归家。

丁戌到了船中，与同船之人正在舱里大家说些闲话，你一句，我一句，只见丁戌忽然跌倒了。一会儿扒起来，睁起双眸，大喝道：“我乃北京大盗卢疆也。丁戌天杀的，得我千金，反害我命，而今须索填还我来。”同船之人见他声口与先前下同，又说出这话来，晓得丁戌有负心之事，冤魂来索命了，各各心惊，共相跪拜，求告他道：“丁戌自做差了事，害了好汉，须与吾辈无干。今好汉若是在这船中索命，杀了丁戌，须害我同船之人不得干净，要吃没头官司了。万望好汉息怒，略停几时，等我众人上了岸，凭好汉处置他罢。”只见丁戌口中作鬼语道：“罢，罢。我先到他家等他罢。”说毕，复又倒地。须臾，丁戌醒转。众人问他适才的事，一些也不知觉，众人遂俱不道破，随路分别，上岸去了。

丁戌到家三日，忽然大叫，又说起船里的说话来。家人正在骇异，只见他走去取了一个铁锤，望口中乱打牙齿。家人慌忙抱住了，夺了他的铁锤。又走去拿把厨刀在手，把胸

前乱砍，家人又来夺住了。他手中无了器皿，就把指头自挖双眼，眼珠尽出，血流满面。家人慌张惊喊，街上人听见，一齐跑进来看。递传出去，弄得看的人填街塞巷。又有日前同舟回来之人，有好事的来打听消息，恰好瞧着。

只见丁戌一头自打，一头说卢疆的话，大声价骂。有大胆的，走向前问道：“这事有几年了？”附丁戌的鬼道：“三年了。”问的道：“你既有冤欲报，如此有灵，为何直等到三年？”附丁戌的鬼道：“向我关在狱中，不得报仇；近来遇赦，方出得在外来了。”说罢又打，直打到丁戌气绝，遂无影响。于时隆庆改元大赦，要知狱鬼也随阳间例放了出来，方得报仇。乃信阴阳一理也。正是：

明不独在人，幽不独在鬼。阳世与阴间，似隔一层纸。若还显报时，连纸都彻起。

看官，你道在下为何说出这两段说话？只因世上的人，瞒心昧己做了事，只道暗中黑漆漆并无人知觉的，又道是“死无对证”，见个人死了，就道天大的事也完了。谁知道冥冥之中，却如此昭然不爽！说到了这样转世说出前生，附身活现花报，恰像人原不曾死，只在面前一般，随你欺心的硬胆的人，思之也要毛骨悚然。却是死后托生也是常事，附身索命也是常事，古往今来说不尽许多，而今更有一个希奇作怪的，乃是被人害命，附尸诉冤，竟做了活人活证，直到缠过多少时节，经过多少衙门，成狱方休，实为罕见。

这段话在山东即墨县于家庄。有一人唤名于大郊，乃是军籍出身。这于家本户有兴州右屯卫顶当祖军一名，那见

在彼处当军的，叫做于守宗。原来这名军是祖上洪武年间传留下来的，虽则是嫡支嫡派承当充伍，却是通族要帮他银两，叫做军装盘缠，约定几年来取一度，是个旧规。其时乃万历二十一年，守宗在卫，要人到祖籍讨这一项钱粮。有个家丁叫做杨化，就是蓟镇人，他心性最梗直，多曾到即墨县走过遭把的，守宗就差他前来。杨化与妻子别了，骑了一只自喂养的蹇驴，不则一日，行到即墨。一径到于大郊屋里居住，宿歇了，各家去派取。按着支系派去，也有几分的，也有上钱的，陆续零星讨将来，先凑得二两八钱，在身边藏着。

是月，正月二十六日，大郊走来对杨化道：“今日鳌山卫集，好不热闹！我要去趁赶，同你去耍耍来。”杨化道：“咱家也坐不过，要去走走。”把个缠袋束在腰里了，骑了驴，同大郊到鳌山卫来。只因此一去，有分教：雄边壮士，强做了一世冤魂；寒舍村姑，硬当了几番鬼役。正是：

猪羊入屠户之家，一步步来寻死路。

却说杨化与于大郊到鳌山集上，看了一回，觉得有些肚饥了，对大郊道：“咱们到酒店上呷碗烧刀子去。”大郊见说，就拉他到卫城内一个酒家尹三家来饮酒。

山东酒店，没甚嘎饭下酒，无非是两碟大蒜、几个馍馍。杨化是个北边穷军，好的是烧刀子，这尹三店中是有名最狠的黄烧酒，正中其意，大碗价筛来吃。于大郊又在傍相劝，灌得烂醉。到天晚了，杨化手垂脚软，行走不得。大郊勉强扶他上了驴，用手搀着他走路。杨化骑一步，躔一躔，几番要颠下来。到了卫北石桥子沟，杨化一个盹，叫声：“啊呀！”一交翻下驴来。于大郊道：“骑不得驴了，且在此地下睡睡再走。”

杨化在草坡上，一交放翻身子，不知一个天高地下，鼾声如雷，一觉睡去了。

原来，于大郊见杨化零零星星收下好些包数银子，却不知有多少，心中动了火，思想要谋他的。欺他是个单身穷军，人生路不熟，料没有人晓得他来踪去迹。亦且这些族中人怕他蒿恼，巴不得他去的，若不见了他，大家干净，必无人提起，却不这项银子落得要了？所以故意把这样狠酒灌醉了他。

杨化睡至一个更次，于大郊呆呆在傍边候着。你道平日若是软心的人，此时纵要谋他银两，乘他酒醉，腰里摸了他的，走了去。明日杨化酒醒，也只道醉后失了，就是疑心大郊，没个实据，可以抵赖，事也易处，何致定要害他性命？谁知北人手辣心硬，一不做，二不休，叫得先打后商量。不论银钱多少，只是那断路抢衣帽的小小强人，也必了了性命然后动手的。风俗如此，心性如此。看着一个人性命，只当掐个虱子，不在心上。当日见杨化不醒，四傍无人，便将杨化驴子上缰绳解将下来，打了个扣儿，将杨化的脖项套好了，就除下杨化帽儿，塞住其口，把一只脚踏住其面，两手用力，将缰绳扯起来一勒：可怜杨化一个穷军，能有多少银子？今日死于非命。

于大郊将手去按杨化鼻子底下，已无气了，就于腰间搜劫前银，连缠袋取来，缠在自己腰内。又想到：“尸首在此，天明时有人看见，须是不便。”随抱起杨化尸首，驮在驴背上，赶至海边。离于家庄有三里地远了，“扑通”一声，擗入海内，牵了驴儿转回来。又想一想道：“此是杨化的驴，有人认得。我收在家里，必有人问起，难以遮盖，弃了他罢。”当将此驴

赶至黄铺舍，漫坡散放了，任他自去。那驴散了缰辮，随他打滚，好不自在！次日不知那个收去了。是夜于大郊悄悄地回家，无人知道。

至二月初八日，已死过十二日了，于大郊魂梦里也道此时死尸不知漂去几千几万里了。你道可杀作怪！那死尸潮上潮下，退了多日，一夜乘潮逆流上来，恰恰到于家庄本社海边，停着不去。本社保正于良等看见，将情报知即墨县。那即墨县李知县查得海潮死尸，不知何处人氏，何由落水，其故难明，亦且颈有绳痕，中间必有冤抑。除责令地方一面收贮一面访拿外，李知县斋戒了，到城隍庙虔诚祈祷，务期报应，以显灵佑不题。

本月十三日，有于大郊本户居民于得水妻李氏，正与丈夫碾米，忽然跌倒在地。得水慌忙扶住叫唤。将及半个时辰，猛可站将起来，紧闭双眸，口中吓道：“于大郊，还我命来！还我命来！”于得水惊诧，问道：“你是何处神鬼？辄来作怪！”李氏口里道：“我是讨军装杨化，在鳌山集被于大郊将黄烧酒灌醉，扶至石桥子沟，将缰绳把我勒死，抛尸海中。我恐大郊逃走，官府连累无干，以此前来告诉。我家中还有亲兄杨大，又有妻张氏，有二男二女，俱远在蓟州，不及前来执命。可怜！可怜！故此自来，要与大郊质对，务要当官报仇。”于得水道：“此冤仇却与我无干，如何缠扰着我家里？”李氏口里道：“暂借贤妻贵体，与我做个凭依，好得质对。待完成了事，我自当去，不来相扰。烦你与我报知地方则个。你若不肯，我也不出你的门。”于得水当时无奈，只得走去通知了保正于良。于良不信，到得水家中看个的确。只见李氏再说那

杨化一番说话，明明白白，一些不差。于良走去报知老人邵强与地方牌头小甲等，都来看了，前后说话都是一样。

于良、邵强遂同地方人等，一拥来到于大郊家里，叫出大郊来道：“你干得好事！今有冤魂在于得水家中，你可快去面对。”大郊心里有病，见说着这话，好不心惊！却又道：“有甚么冤魂在得水家里？可又作怪，且去看一看，怕做甚么？”违不得众人，只得软软随了去。

到得水家，只见李氏大喝道：“于大郊，你来了么？我与你有甚么冤仇？你却谋我东西，下此毒手，害得我好舌！”大郊犹兀自道无人知证，口强道：“呸！那个谋你甚么？见鬼了！”李氏口里道：“还要抵赖！”你将驴缰勒死了我，又驴驮我海边，丢尸海中了。藏着我银子二两八钱，打点自家快活。快拿出我的银子来！不然，我就打你，咬你的肉，泄我的恨。”大郊见他说出银子数目相对，已知果是杨化附魂，不敢隐匿，遂对众吐称：“前情是实。却不料阴魂附人，如此显明，只索死去休！”

于良等听罢，当即押了大郊回家，将原劫杨化缠袋一条，内盛军装银二两八钱，于本家灶锅烟笼里取出。于良等道：“好了，好了。有此赃物，便可报官定罪了。这海上浮尸的公案，若只是阴魂鬼话，万一后边本人醒了，阴魂去了，我们难替他担错。”就急急押了于大郊，连赃送县。大郊想道：“罪无可逃了。坐在监中，无人送饭，须索多攀本户两个，大家不得安闲。等他们送饭时，须好歹也有些及我。”就对于良道：“这事须有本户于大豹、于大敖、于大节三人与我同谋的，如何只做我一人不着？”于良等并将三人拘集。三人口称“无

干”，这里也不听他，一同送到县来首明。

知县准了首词，批道：“情似真而事则鬼，必李氏当官证之。”随拘李氏到官。李氏与大郊面质，句句是杨化口谈，咬定大郊谋死真情。知县看那诉词上面，还有几个名字，问：“这于大豹等几人却是怎的？”李氏道：“止是大郊一个，余人并不相干。正恐累及平人，故不避幽明，特来告陈。”知县厉声问大郊道：“你怎么说？”大郊此时已被李氏附魂活灵活现的说，惊得三魂俱不在体了，只得叩头道：“爷爷，今日才晓得鬼神难昧，委系自己将杨化勒死，图财是实，并与他人无干。小的该死。”

知县看系谋杀人命重情，未经检验，当日亲押大郊等到海边潮上杨化尸所相验。拘取一班件作，相得杨化身尸，颈子上有绳子交匝之伤，的系生前被人勒死。取了伤单，回到县中，将一干人犯口词取了，问成于大郊死罪。众人在官的，多画了供，连李氏也画了一个供。又分付他道：“此事须解上司，你改不得口。”李氏道：“小的不改口，只是一样说话。”原来知县只怕杨化魂灵散了，故如此对李氏说；不知杨化真魂只说自家的说话，却如此答。知县就把文案叠成，连人解府。

知府看了招卷，道是希奇，心下有些疑惑。当堂亲审，前情无异，题笔判云：

看得杨化以边塞贫军，跋涉千里；银不满三两，于大郊辄起毒心；先之酒醉，继之绳勒，又继之驴驮，丢尸海内。彼以为葬鱼腹，求之无尸，质之无证，己可私享前银，宴然无事。孰意天道昭彰，鬼

神不昧，尸入海而不沉，魂附人而自语。发微瞬之奸，褫凶人之魄。至于“咬肉泄恨”一语，凛然斧钺；“恐连累无干”数言，赫然公平。化可谓死而灵，灵而正直，不以死而遂泯者。孰谓人可谋杀又可漏网哉？该县祷神有应，异政足录。拟斩情已不枉，缘系面鞠；杀劫魂附情真，理合解审。抚按定夺。

府中起了解批，连人连卷解至督抚军门孙□案下告投。

孙军门看了来因，好些不然，疑道：“李氏一个妇人，又是人作鬼语，如何做得杀人定案？安知不有诡诈？”就当堂逐一点过面审。点到李氏，便住了笔，问道：“你是那里人？”李氏道：“是蓟州人。”又叫地方上来回：“李氏是那里人？”地方道：“是即墨人。”孙军门道：“他如何说是蓟州人？”地方道：“李氏是即墨人，附尸的杨化是蓟州人。”孙军门又唤李氏问道：“你叫甚么名字？”李氏道：“小的杨化，是兴州右屯卫于守宗名下余丁。”遂把讨军装被谋死，是长是短，说了一遍，宛然是个北边男子声口，并不像妇女说话，亦不是山东说话。孙军门问得明白，点一点头，笑道：“果有此等异事！”遂批卷上道：

杨化魂附诉冤，面审俱蓟镇人语，诚为甚异。

仰按察司复审详报。

按察司转发本府带管理刑厅刘同知复审，解言将一干人犯仍带至府中，当堂回销解批。只见李氏之夫于得水哭禀知府道：“小的妻子李氏，久为杨化冤魂所附，真性迷失。又且身系在官，展转勘问，动辄经旬累月。有子失乳，母子不免

两伤。望乞爷台做主，救命超生。”知府见他说得可怜，点头道：“此原不是常理，如何可久假不归？却是鬼神之事，我亦难处。”便唤李氏到案前道：“你是李氏，还是杨化？”李氏道：“小的是杨化。”知府道：“你的冤已雪了。”李氏道：“多谢老爷天恩。”知府道：“你虽是杨化，你身却是李氏，你晓得么？”李氏道：“小的晓得。却是小的冤虽已报，无家可归，住在此罢。”知府大怒道：“胡说！你冤既雪，只该依你体骨去，为何耽阁人妻子？你可速去！不然，痛打你一顿。”李氏见说要打，却像有些怕的一般，连连叩头道：“小的去了就是。”说罢，李氏站起就走。知府又叫人拉他转来道：“我自叫杨化去，李氏待到那里去？”李氏仍做杨化的声口，叩头道：“小人自去。”起身又走。知府拍桌大喝，叫他转来道：“这样糊涂可恶！杨化自去，须留下李氏身子。如何三回两转，违我言语？皂隶与我着实打！”

皂隶发一声喊，把满堂竹片尽撒在地，震得一片价响。只见李氏一交跌倒，叫皂隶唤他，不应；再叫他“杨化”，也不应。眼睛紧闭，面色如灰。

于得水慌了手脚，附着耳朵，连声呼之，只是不应。也不管公堂之上，大声痛哭。知府也没法处得。得水捧着李氏，只见四肢摇战，汗下如雨。有一个多时辰，忽然睁开眼睛，看见公堂虚敞，满前面生人众，打扮异样，大惊道：“吾李氏女，何故在此？”就把两袖紧遮其面。知府晓得其真性已回，问他一向知道甚么，说道：“在家碾米，不知何故在此。”并过了许多时日也不知道。知府便将朱笔大书“李氏之身”四字镇之，取印印其背，令得水扶归调养。

次日，刘同知提审。李氏名尚未销，得水见妻子出惯了官的，不以为意。谁知李氏这番着实羞怯，不肯到衙门来。得水把从前话一一备细说与李氏知道，李氏哭道：“是睡梦里，不知做此出丑勾当，一向没处追悔了。今既已醒，我自是女人，岂可复到公庭？”得水道：“罪案已成，太爷昨日已经把你发放过了。今日只是复审一次，便可了事。李氏道：“复审不复审与我何干？”得水道：“若不去时，须累及我。”李氏没奈何，只得同到衙门里来。比及刘同知问时，只是哭泣，并不晓得说一句说话。同知唤其夫得水问他，得水把向来杨化附魂证狱，昨日太爷发放，杨化已去，今是元身李氏，与前日不同缘故说了，就将太爷朱笔亲书并背上印文验过。刘同知深叹其异，把文书申详上司道：“杨化冤魂已散，理合释放李氏宁家，免其再提。于大郊自有真赃，不必别证，秋后处决。”

一日晚间，于得水梦见杨化来谢道：“久劳贤室，无可为报。止有叫驴一头，一向散缰走失，被人收去。今我引他到你家门首，你可收用，权为谢意。”得水次日开门出去，果遇一驴在门，将他拴鞵起来骑用，方知杨化灵尚未泯。从来说鬼神难欺，无如此一段话本最为真实骇听。

人杀人而成鬼，鬼借人以证人。人鬼公然相报，冤家宜结宜分。

## 拍案惊奇卷十五

### 卫朝奉狠心盘贵产 陈秀才巧计赚原房

诗曰：

人生碌碌饮贪泉，不畏官司不顾天。

何必广斋多忏悔？让人一着最为先！

这一首诗，单说世上人贪心起处，便是十万个金刚也降不住，明明的刑宪陈设在前，也顾不的。子列子有云：“不见人，徒见金。”盖谓当这点念头一发，精神命脉多注在这一件事上，那管你行得也行不得。

话说杭州府有一贾秀才，名实，家私巨万，心灵机巧，豪侠好义，专好结识那一班有意气的朋友。若是朋友中有那未娶妻的，家贫乏聘，他便捐资助其完配；有那负债还不起的，他便替人赔偿。又且路见不平，专要与那瞒心昧己的人作对。假若有人恃强，他便出奇计以胜之。种种快事，未可枚举。如今且说他一节助友赎产的话。

钱塘人有个姓李的人，虽习儒业，尚未游庠，家极贫窶，

事亲至孝，与贾秀才相契，贾秀才时常周济他。一日，贾秀才邀李生饮酒，李生到来，心下快快不乐。贾秀才疑惑，饮了数巡，忍耐不住，开口问道：“李兄有何心事对酒不欢？何不使小弟相闻？或能分忧万一，未可知也。”李生叹口气道：“小弟有些心事，别个面前也不好说。我兄垂问，敢不实言！小弟先前曾有小房一所，在西湖口昭庆寺左侧，约值三百余金。为因负了寺僧慧空银五十两，积上三年，本利共该百金。那和尚却是好利的先锋，趋势的元帅，终日索债。小弟手足无措，只得将房子准与他，要他找足三百金之价。那和尚知小弟别无他路，故意不要房子，只顾索银，小弟只得短价将房准了，凭众处分，找得三十两银子。才交得过，和尚就搬进去住了。小弟自同老母搬往城中，赁房居住。今因主家租钱，连年不楚，他家日来催小弟出屋，老母忧愁成病，以此烦恼。”贾秀才道：“原来如此，李兄何不早说。敢问所负彼家租价几何？”李生道：“每年四金，今共欠他三年租价。”贾秀才道：“此事一发不难，今夜且尽欢，明早自有区处。”当日酒散相别。

次日，贾秀才起个清早，往库房中取天平兑勾了一百四十二两之数，着一个仆人跟了，径投李生处来。李生方才起身，梳洗不迭，忙叫老娘煮茶。没柴没火的，弄了一早起，煮不出一个茶。贾秀才会了他每的意，忙叫仆人请李生出来，讲一句话就行。李生出来道：“贾兄有何见教，俯赐宠临。”贾秀才叫仆人将过一个小手盒，取出两包银子来，对李生道：此包中银十二两，可偿此处主人。此包中银一百三十两，兄可将去与慧空长老，赎回原屋居住，省受主家之累，且免令堂

之忧，并兄栖身亦有定所，此小弟之愿也。”李生道：“我兄说那里话？小弟不才，一母不能自贍，贫困当自受之。屡承周给，已出望外，复为弟无家可依，乃累仁兄费此重资，赎取原屋。即使弟居之，亦不安稳。荷兄高谊，敢领租价一十二金；赎屋之资，断不敢从命。”贾秀才道：“我兄差矣。我两人交契，专以义气为重，何乃以财利介意？兄但收之，以复故业，不必再却。”说罢，将银放在桌上，竟自出门去了。

李生慌忙出来叫道：“贾兄转来，容小弟作谢。”贾秀才不顾，竟自去了。李生心下想道：“天下难得这样义友，我若不受他的，他心决反不快。且将去取赎了房子，若有得志之日，必厚报之。”当下将了银子，与母亲商议了，前去赎屋。

到了昭庆寺左侧旧房门首，进来问道：“慧空长老在么？”长老听得，只道是什么施主到来，慌忙出来迎接。却见是李生，把这足恭身分多放做冷淡的腔子，半吞半吐的施了礼，请坐，也不讨茶。李生却将那赎房的说话说了，慧空便有些变色道：“当初卖屋时，不曾说过后来要取赎，就是要赎，原价虽只是一百三十两，如今我们又增造许多披屋，装折许多材料，值得多了。今官人须是补出这些帐来，任凭取赎了去。”这是慧空分明晓得李生拿不出银子，故意勒掇他，实是何曾添造什么房子？又道是：“人穷志窄。”李生听了这句话，便认为真。心下想道：“难道还又去要贾兄找足银子取赎不成？我原不愿受他银子赎屋，今落得借这个名头，只说和尚索价太重，不容取赎，还了贾兄银子，心下也倒安稳。”即便辞了和尚，走到贾秀才家里来，备细述了和尚言语。

贾秀才大怒道：“耐耐这秃厮恁般可恶！僧家四大俱空，

反要瞒心昧己，图人财利。当初如此卖，今只如此赎。缘何平白地要增价银？钱财虽小，情理难容。撞在小生手里，待作个计较处置他，不怕他不容我赎。”当时留李生吃了饭，别去了。

贾秀才带了两个家僮，径走到昭庆寺左侧来，见慧空家门儿开着，踱将进去。问着个小和尚，说道：“师父陪客吃了几杯早酒，在楼上打盹。”贾秀才叫两个家僮住在下边，信步走到胡梯边，悄悄募将上去，只听得鼾鼾之声。举目一看，看见慧空脱下衣帽熟睡，楼上四面有窗，多关着。贾秀才走到后窗缝里一张，见对楼一个年少妇人坐着做针指，看光景是一个大户人家。贾秀才低头一想道：“计在此了。”便走过前面来，将慧空那僧衣僧帽穿着了，悄悄地开了后窗，嘻着脸，与那对楼的妇人百般调戏，直惹得那妇人焦燥，跑下楼去。贾秀才也仍复脱下衣帽，放在旧处，悄悄下楼，自回去了。

且说慧空正睡之际，只听得下边乒乒之声，一直打将进来。十来个汉子，一片声骂道：“贼秃驴，敢如此无状！公然楼窗对着我家内楼，不知回避，我们一向不说；今日反大胆把俺家主母调戏！送到官司，打得他逼直。我们只不许他住在这里罢了。”慌得那慧空手足无措。霎时间众人赶上楼来，将家火什物打得雪片，将慧空浑身衣服扯得粉碎。慧空道：“小僧何曾敢向宅上看一看？”众人不由分说，夹嘴夹面只是打，骂道：“贼秃，你只搬去便罢。不然时，见一遭打一遭，莫想在此处站一站脚。”将慧空乱叉出门外去。慧空晓得那人家是郝上户家，不敢分说，一溜烟进寺去了。

贾秀才探知此信，知是中计，暗暗好笑。过了两日，走

去约了李生，说与他这些缘故，连李生也笑个不住。贾秀才即便将了一百三十两银子，同了李生，寻见了慧空，说要赎屋。慧空起头见李生一身，言不惊人，貌不动众，另是一般说话。今见贾秀才是个富户，带了家僮到来，况刚被郝家打慌了的，自思：“留这所在，料然住不安稳。不合与郝家内楼相对，必时常要来寻我不是。由他赎了去，省了些是非罢。”便一口应承，兑了原银一百三十两，还了原契，房子付与李生自去管理。那慧空要讨别人便宜，谁知反吃别人弄了，此便是贪心太过之报。

后来贾生中了，直做到内阁学士，李生亦得登第做官，两人相契，至死不变。正是：

量大福也大，机深祸亦深。

慧空空昧己，贾实实仁心。

这却还不是正话。如今且说一段故事，乃在金陵建都之地，鱼龙变化之乡。那金陵城傍着石山筑起，故名石头城。城从水门而进，有那秦淮十里楼台之盛。那湖是昔年秦始皇开掘的，故名秦准湖。水通着扬子江，早晚两潮，那大江中百般物件每每随潮势流将进来。湖里有画舫名妓，笙歌嘹亮，仕女喧哗。两岸柳阴夹道，隔湖画阁争辉。花栏竹架，常凭韵客联吟；绣户珠帘，时露娇娥半面。酒馆十三四处，茶坊六七八家。端的是繁华胜地，富贵名邦。

说话的，只说那秦淮风景，没些来历。看官有所不知，在下就中单表近代一个有名的富郎陈秀才，名珩，在秦准湖口居住。娶妻马氏，极是贤德，治家勤俭。陈秀才有两个所在：

一所庄房，一所住居，都在秦淮湖口，庄房却在对湖。那陈秀才专好结客，又喜风月，逐日呼朋引类，或往青楼嫖妓，或落游船饮酒。帮闲的不离左右；筵席上必有红裙。清唱的时供新调；修痒的百样腾挪。送花的日逐荐鲜；司厨的多方献异。又道是：“利之所在，无所不趋。”为因那陈秀才是个撒漫的都总管，所以那些众人多把做一场好买卖，齐来趋奉他。若是无钱吝啬的人，休想见着他每的影。那时，南京城里没有一个不晓得陈秀才的。陈秀才又吟得诗，作得赋，做人又极温存帮衬，合航衍中姊妹也没一个不喜欢陈秀才的。好不实用！好不快乐！果然是朝朝寒食，夜夜元宵。

光阴如隙驹，陈秀才风花雪月了七八年，将家私弄得干净快了。马氏每每苦劝，只是旧性不改。今日三，明日四，虽不比日前的松快容易，手头也还拼凑得来。又花费了半年把，如今却有些急迫了。马氏倒也看得透，道：“索性等他败完了，倒有个住场。”所以再不去劝他。陈秀才燥惯了脾胃，一时那里变得转？却是没银子使用。众人撺掇他写了一纸文契，往那三山街开解铺的徽州卫朝奉处借银三百两。那朝奉又是一个不爱财的魔君，终是陈秀才的名头还大，卫朝奉不怕他还不起，遂将三百银子借与，三分起息。陈秀才自将银子依旧去花费，不题。

却说那卫朝奉平素是个极刻剥之人，初到南京时，只是一个小小解铺，他却有百般的昧心取利之法。假如别人将东西去解时，他却把那九六七银子充作纹银，又将小小的等子称出，还要欠几分兑头；后来赎时，却把大大的天平兑将进去，又要你找足兑头，又要你补勾成色，少一丝时，他则不

发货。又或有将金银珠宝首饰来解的，他看得金子有十分成数，便一模一样，暗地里打造来换了：粗珠换了细珠，好宝换了低石。如此行事，不能细述。那陈秀才这三三百两债务，卫朝奉有心要盘他这所庄房，等闲再不叫人来讨。巴巴的盘到了三年，本利却好一个对合了，卫朝奉便着人到陈家来索债。

陈秀才那时已弄得瓮尽杯干，只得收了心，在家读书。见说卫家索债，心里没做理会处，只得三回五次回说：“不在家，待归时来讨。”又道是：“怕见的是怪，难躲的是债。”是这般回了几次，他家也自然不信了。卫朝奉逐日着人来催逼，陈秀才则不出头。卫朝奉只是着人上门坐守，甚至以浊语相加，陈秀才忍气吞声。

正是有钱神也怕，到得无钱鬼亦欺。

早知今日来忍辱，却悔当初太燥脾。

陈秀才吃搅不过，没极奈何，只得出来与那原中说道：“卫家那主银子，本利共该六百两，我如今一时间委实无所措置。隔湖这一所庄房，约值千余金之价，我意欲将来准与卫家，等卫朝奉找足我千金之数罢了。列位与我周全此事，自当相谢。”众人料道无银得还，只得应允了，去对卫朝奉说知。

卫朝奉道：“我已曾在他家庄里看过，这所庄子怎便值得这一千银子？也亏他开这张大口。就是只准那六百两，我也还道过分了些。你们众位怎说这样话？”原中道：“朝奉，这座庄居六百银子也不能勾得他，乘他此时窘迫之际，胡乱找他百把银子，准了他的庄，极是便宜。倘若有一个出钱主儿买了去，要这样美产就不能勾了。”卫朝奉听说，紫胀了面皮道：“当初是你每众人总承我这样好主顾。放债，放债，本利

丝毫不曾见面，反又要我拿出银子来！我又不等屋住，要这所破落房子做甚么？若只是这六百两时，便认亏些准了；不然时，只将银子还我。”就叫伴当每随了原中去说。

众人一齐多到陈家来，细述了一遍，气得那陈秀才目瞪口呆。却待要发话，实是自己做差了事，又没对付处银子，如何好与他争执？只得赔个笑面道：“若是千金不值时，便找勾了八百金也罢。当初创造时，实费了一千二三百金之数，今也论不得了。再烦列位去通小生的鄙意则个。”众人道：“难，难，难。方才我们只说得百把银子，卫朝奉兀自变了脸道：‘我又不等屋住，若要找时，只是还我银子。’这般口气，相公却说个八百两三字，一万世也不成。”

陈秀才又道：“财产重事，岂能一说便决？卫朝奉见头次索价太多，故作难色。今又减了二百之数，难道还有不愿之理？”众人吃央不过，只得又来对卫朝奉说了。卫朝奉也不答应，进起了面皮，竟走进去。唤了四五个伴当出来，对众人道：“朝奉叫我每陈家去讨银子。准房之事，不要说起了。”

众人觉得没趣，只得又同了伴当到陈家来。众人也不回话，那几个伴当一片声道：“朝奉叫我们来坐在这里，等兑还了银子方去。”陈秀才听说，满面羞惭，敢怒而不敢言，只得对众人道：“可为我婉款了他家伴当回去，容我再作道理。”众人做歉做好，劝了他们回去。众人也各自散了。

陈秀才一肚皮的鸟气，没处出豁，走将进来，捶台拍凳，短叹长吁。马氏看了他这些光景，心下已自明白，故意道：“官人何不去花街柳陌，楚馆秦楼，畅饮酣歌，通宵遣兴？却在此处咨嗟愁闷！也觉得少些风月了。”陈秀才道：“娘子直

恁地消遣小生！当初只为不听你的好言，忒看得钱财容易，致今日受那徽狗这般呕气。欲将那对湖庄房准与他，要他找我二百银子，耐他抵死不肯，只顾索债。又着数个伴当住在吾家坐守，亏得众人解劝了去，明早一定又来。难道我这所庄房止值得六百银子不成？如今却又没奈何了。”马氏道：“你当初撒漫时节，只道家中是那无底之仓，长流之水，上千的费用了去。谁知到得今日，要别人找这一二百银子却如此烦难！既易他不肯时，只索准与他罢了，闷做甚的？若像三年前时，再有几个庄子也准去了，何在乎这一个？”陈秀才被马氏数落一顿，嘿嘿无言。当夜心中不快，吃了些晚饭，洗了脚手睡了。又道是：“欢娱嫌夜短，寂寞恨更长。”陈秀才有一件事在心上，翻来覆去，巴不到天明。

及至五更鸡唱，身子困倦，朦胧思睡，只听得家僮三五次进来说道：“卫家来讨银子一早起了。”陈秀才忍耐不住，一骨碌扒将起来，请拢了众原中，写了一纸卖契：将某处庄卖到某处银六百两。将出来交与众人。众人不比昨日，欣然接了去，回复卫钥奉。陈秀才虽然气愤不过，却免了门头不清净，也只索罢了。那卫朝奉也不是不要庄房，也不是真要银子，见陈秀才十分窘迫，只是逼债，不怕那庄子不上他的手。如今陈秀才果然吃逼不过，只得将庄房准了，卫朝奉称心满意，已无话说。

却说陈秀才自那准庄之后，心下好不懊恨，终日眉头不展，废寝忘餐，时常咬牙切齿道：“我若得志，必当报之。”马氏见他如此，说道：“不怨自己，反恨他人！别个有了银子，自然千方百计要寻出便益来，谁像你将了别人的银子用得落

得？不知曾干了一节什么正经事务，平白地将这样美产贱送了！难道是别人央及你的不成？”

陈秀才道：“事到如今，我岂不知自悔？但作过在前，悔之无及耳。”马氏道：“说得好听，怕口里不像心里。自悔两字，也是极难的。又道是：‘败子若收心，犹如鬼变人。’这时节手头不足，只好缩了头坐在家里怨恨；有了一百二百银子，又好去风流撒漫起来。”

陈秀才叹口气道：“娘子兀自不知我的心事。人非草木，岂得无知？我当初实是不知稼穡，被人鼓舞，朝欢暮乐，耗了家私。今已历尽凄凉，受人冷淡，还想着风月两字，真丧心之人了。”马氏道：“恁地说来，也还有些志气。我道你‘不到乌江心不死’，今已到了乌江，这心原也该死了。我且问你：假若有了银子，你却待数些甚么？”陈秀才道：“若有银子，必先恢复了这庄居，羞辱那徽狗一番，出一口气。其外或开个铺子，或置些田地，随缘度日，以待成名，我之愿也。若得千金之资，也就勾了。却那里得这银子来？只好望梅止渴，画饼充饥。”说罢，往桌上一拍，叹一口气。

马氏微微的笑道：“若果然依得这一段话时，想这千金，有甚难处之事？”陈秀才见说得有些来历，连忙问道：“银子在那里？还是去与人挪借，还是去与朋友们结会？不然，银子从何处来？”马氏又笑道：“若挪借时，又是一个卫朝奉了。‘世情看冷暖，人面逐高低’。见你这般时势，那个朋友肯出银与你结会？还是求着自家屋里，或者有些活路，也不可。”陈秀才道：“自家屋里求着兀谁的是？莫非娘子有甚扶助小生之外？望乞娘子提掇，指点小生一条路头，真莫大之恩也。”

马氏道：“你平时那一班同欢同赏、知音识趣的朋友，怎没有一个来瞅睬你一瞅睬？原来今日原只好对着我说什么提掇也不提掇。我女流之辈，也没甚提掇你处，只要与你说一说过。”陈秀才道：“娘子有甚说话，任凭措置。”马氏道：“你如今当真收心务实了么？”陈秀才道：“娘子怎还说这话？我陈珩若再向花柳丛中着脚时，永远前程不吉，死于非命。”马氏道：“既恁地说时，我便赎这庄子还你。”

说罢，取了钥匙，直开到厢房里一条黑弄中，指着一个皮匣对陈秀才道：“这些东西，你可将去赎庄，余来的可原还我。”陈秀才喜自天来，却还有些半信不信。揭开看时，只见雪白的摆着银子，约有千余金之物。陈秀才看了，不觉掉下泪来。

马氏道：“官人为何悲伤？”陈秀才道：“陈某不肖，将家私荡尽，赖我贤妻熬清守淡，积攒下偌多财物，使小生恢复故业。实是枉为男子，无地可自容矣。”马氏道：“官人既能改过自新，便是家门有幸。明日可便去赎取庄房，不必迟延了。”陈秀才当日欢喜无限，过了一夜。

次日，着人请过旧日这几个原中，去对卫朝奉说，要兑还六百银子，赎取庄房。卫朝奉却是得了便宜的，如何肯便与他赎？推说道：“当初准与我时多是些败落房子，荒芜地基。我如今添造房屋，修理得锦锦簇簇；周回花木，栽植得整整齐齐。却便原是这六百银子赎了去，他倒安稳！若要赎时，如今当真要找足一千银子，便赎了去。”众人将此话回复了陈秀才。

陈秀才道：“既是恁地，必须等我亲看一看。果然添造修

理，估值几何，然后量找便了。”便同众人到庄里来，问说：“朝奉在么？”只见一个养娘说道：“朝奉却才解铺里去了。我家内眷在里面，官人们没事不进去罢。”众人道：“我们略在外边踏看一看，不妨。”养娘放众人进去看了一遭，却见原只是这些旧屋，不过补得几块地板，筑得一两处漏点，修得三四根折栏杆，多是有数，看得见的，何曾添个甚么？

陈秀才回来，对众人道：“庄居一无所增，如何却要我找银子？当初我将这庄子抵债，要他找得二百银子，他乘我手中窘迫，贪图产业，百般勒措，上了他手，今日又要反找！将猫儿食拌猫儿饭，天理何在？我陈某当初软弱，今日不到得与他作弄。众位可将这六百银子交与他，教他出屋还我。只这等，他已得了三百两利钱了。”众人本也不敢去对卫朝奉说，却见陈秀才搬出好些银子，已自酥了半边，把那旧日的奉承腔子重整起来，都应道：“相公说的是，待小人们去说。”众人将了银子，去交与卫朝奉。卫朝奉只说少，不肯收，却是说众人不过，只得权且收了，却只不说出屋日期。众人道他收了银子，大头已定，取了一纸收票，来回复了陈秀才，俱各散讫。

过了几日，陈秀才又着人去催促出房。卫朝奉却道：“必要找勾了修理改造的银子便去，不然时，决不搬出。”催了几次，只是如此推托。陈秀才愤恨之极，道：“这厮恁般恃强！若与他经官动府，虽是理上说我不过，未必处得畅快。慢慢地寻个计较处置他，不怕你不搬出去。当初呕了他的气，未曾泄得他，今日又来欺负人，此恨如何消得？”

那时正是十月中旬天气，月明如昼，陈秀才偶然走出湖

房上来步月，闲行了半晌。又道是：“无巧不成话。”只见秦淮湖里上流头黑洞洞退将一件物事来，陈秀才注目一看，吃了一惊：原来一个死尸。却是那扬子江中流入来的，那尸却好流近湖房边来。陈秀才正为着卫朝奉一事踌躇，默然自语道：“有了计了，有了计了。”便唤了家僮陈禄到来。

那陈禄是陈秀才极得用的人，为人忠直，陈秀才每事必与他商议。当时对他说道：“我受那卫家狗奴的气，无处出豁，他又不肯出屋还我，怎得个计较摆布他便好？”陈禄道：“便是。官人也是富贵过来的人，又不是小家子，如何受这些狗蛮的气？我们看不过，常想与他性命相博，替官人泄恨。”陈秀才道：“我而今有计在此，你须依着我，如此如此而行，自有重赏。”陈禄不胜之喜，道：“好计，好计。”唯唯从命，依计而行。当夜各自散了。

次日，陈禄穿了一身宽敞衣服，央了平日与主人家往来得好的陆三官做了媒人，引他望对湖去投靠卫朝奉。卫朝奉见他人物整齐，说话伶俐，收纳了，拨一间房与他歇落。叫他穿房入户使用，且是勤谨得用。

过了月余，忽一日，卫朝奉早起寻陈禄，叫他买柴，却见房门开着。看时，不见在里面。各到处寻了一会，则不见他。又着人四处找寻，多回说：“不见。”卫朝奉也不曾费了什么本钱在他身上，也不甚要紧。

正要寻原媒来问他，只见陈秀才家三五个仆人到卫家说道：“我家一月前逃走了一个人，叫做陈禄，闻得陆三官领来投靠你家，快叫他出来随我们去，不要藏匿过了，我家主见告着状哩！”卫朝奉道：“便是一月前一个人投靠我，也不晓

得是你家的人。不知何故，前夜忽然逃去了，委是没这人在我家。”众人道：“岂有又逃的理？分明是你藏匿过了，哄骗我们。既不在时，除非等我们搜一搜看。”卫朝奉托大道：“便由你们搜，搜不出时，吃我几个面光。”众人一拥入来，除了老鼠穴中不搜过。

卫朝奉正待发作，只见众人发声喊道：“在这里了。”卫朝奉不知是甚事头，近前来看，原来在土松外翻出一条死人腿。卫朝奉惊得目瞪口呆。众人一片声道：“已定是卫朝奉将我家这人杀害了，埋这腿在这里。去请我家相公到来，商量去出首。”

一个人慌忙去请了陈秀才到来，陈秀才大发雷霆。嚷道：“人命关天，怎便将我家人杀害了？不去府里出首，更待何时！”叫众人提了人腿便走。卫朝奉疙搭搭地抖着，拦住了道：“我的爷，委实我不曾谋害人命。”陈秀才道：“放屁！这个人腿那里来的？你只到官分辨去。”那富的人怕的是见官，况是人命，只得求告道：“且慢慢商量。如今凭陈相公怎地处分，饶我到官罢。怎吃得这个没头官司？”陈秀才道：“当初图我产业，不肯找我银子的是你。今日占住房子，要我找价的也是你。恁般强横！今日又将我家人收留了，谋死了他，正好公报私仇，却饶不得。”卫朝奉道：“我的爷，是我不是。情愿出屋还相公。”陈秀才道：“你如何谎说添造房屋？你如今只将我这三百两利钱出来还我，修理庄居，写一纸伏辨与我，我们便净了口，将这只腿烧化了，此事便泯然无迹。不然时，今日天清日白，在你家里搜出人腿来，众目昭彰，一传出去，不到得轻放过了你。”卫朝奉冤屈无伸，却只要没事，只得写了

伏辨，递与陈秀才。又逼他兑还三百银子，催他出屋。卫朝奉没奈何，连夜搬往三山街解铺中去。这里自将腿藏过了，陈秀才那一口气方才消得。

你道卫家那人腿是那来的？原来陈秀才十月半月之夜，偶见这死尸退来，却叫家僮陈禄取下一条腿。次日只做陈禄去投靠卫家，却将那只腿悄地带入。乘他每不见，却将腿去埋在空处停当，依旧走了回家。这里只做去寻陈禄，将那人腿搜出，定要告官。他便慌张，没做理会处，只得出了屋去。又要他白送还这三百银子利钱。此陈秀才之妙计也。

陈秀才自此恢复了庄，便将余财十分作家，竟成富室。后亦举孝廉，不仕而终。陈禄走在外京多时，方才重到陈家来。卫朝奉有时撞着，情知中计，却是房契已还。当日一时急促中事，又没个把柄，无可申辨处。又毕竟不知人腿来历，到底怀着鬼胎，只得忍着罢了。这便是陈秀才巧计赚原房的话。有诗为证：

撒漫虽然会破家，欺贪克剥也难夸。

试看横事无端至，只为生平种毒踪。

## 拍案惊奇卷十六

### 张溜儿熟布迷魂局 陆蕙娘立决到头缘

诗曰：

深机密械总徒然，诡计奸谋亦可怜。

赚得人亡家破日，还成捞月在空川。

话说世间最可恶的是拐子。世人但说是盗贼，便十分防备他；不知那拐子，便与他同行同止也识不出，弄喧捣鬼，没形没影的做将出来，神仙也猜他不到，倒在怀里信他。直到事后晓得，已此追之不及了。这却不是出跳的贼精，隐然的强盗！

今说国朝万历十六年，浙江抗州府北门外一个居民姓扈，年已望六，妈妈新亡，有两个儿子、两个媳妇，在家过活。那两个媳妇俱生得有些颜色，且是孝敬公公。一日，爷儿三个多出去了，只留两个媳妇在家，闭上了门，自在里面做生活。那一日大雨淋漓，路上无人行走。日中时分，只听得外面有低低哭泣之声，十分凄惨悲咽，却是妇人声音。从日中哭起，

直到日没，哭个不住。两个媳妇听了半日，忍耐不住，只得开门同去外边一看。正是：

闭门家里坐，祸从天上来。

若是说话的与他同时生，并肩长，便劈手扯住，不放他两个出去，纵有天大的事，也惹他不着。原来大凡妇人人家，那闲事切不可管，动止最宜谨慎。丈夫在家时还好，若是不在时，只宜深闺静处，便自高枕无忧，若是轻易揽着个事头，必要缠出些不妙来。

那两个媳妇当日不合开门出来，却见是一个中年婆娘，人物也倒生得干净。两个见是个妇人，无甚妨碍，便动问道：“妈妈何来？为甚这般苦楚？可对我们说知则个。”那婆娘掩着眼泪道：“两位娘子听着：老妾在这城外乡间居住，老儿死了，止有一个儿子和媳妇。媳妇是个病块，儿子又十分不孝，动不动将老身骂詈。养贍又不周全，有一顿没一顿的。今日憋口气，与我的兄弟相约了，去县里告他忤逆。他叫我前头先走，随后就来，谁想等了一日，竟不见到。雨又落得大，家里又不好回去，枉被儿子媳妇耻笑。左右两难。为此，想起这般命苦，忍不住伤悲，不想惊动了两位娘子。多承两位娘子动问，不敢隐瞒，只得把家丑实告。”

他两个见那婆娘说得苦恼，又说话小心，便道：“如此，且在我们家里坐一坐，等他来便了。”两个便扯了那婆子进去，说道：“妈妈宽坐一坐，等雨住了回去。自亲骨肉，虽是一时有些不是处，只宜好好宽解，不可便经官动府，坏了和气，失了体面。”那婆娘道：“多谢两位相劝，老身且再耐他几时。”一递一句，说了一回，天色早黑将下来。婆娘又道：“天黑了，

只不见来，独自回去不得，如何好？”两个又道：“妈妈，便在我家歇一夜何妨？”粗茶淡饭，便吃了餐把，那里便费了多少！”那婆娘道：“只是打搅不当。”

那婆娘当时就裸起双袖，到灶下去烧火，又与他两人量了些米煮夜饭。揩拭抹凳，担汤担水，一揽包收，多是他上前替力。两个道：“等媳妇们伏侍，甚么道理倒要妈妈费气力？”妈妈道：“在家里惯了，是做时便倒安乐，不做时便要困倦。娘子们但有事，任凭老身去做不妨。”当夜洗了手脚，就安排他两个睡了，那婆娘方自去睡。次日清早，又是那婆娘先起身来，烧热了汤，将昨夜剩下米煮了早饭，拂拭净了椅桌，力力碌碌做了一朝，七了八当。两个媳妇起身，要东有东，要西有西，不费一毫手脚，便有七八分得意了。便两个商议道：“那妈妈且是熟分肯做，他在家里不象意，我们这里正少个人相帮。公公常说娶个晚婆婆，我每劝公公纳了他，岂不两便？只是未好与那妈妈启得齿。但只留着，等公公来再处。”

不一日，爷儿三个回来了。见家里有这个妈妈，便问媳妇缘故。两个就把那婆娘家里的事，依他说了一遍。又道：“这妈妈且是和气，又十分勤谨。他已无了老儿，儿子又不孝，无所归了。可怜，可怜。”就把妯娌商量的见识，叫两个丈夫说与公公知道。扈老道：“知他是甚样人家，便好如此草草！且留他住几时着。”口里一时不好应承，见这婆娘干净，心里也欲得的。又过了两日，那老儿没搭煞，黑暗里已自和那婆娘摸上了。媳妇们看见了些动静，对丈夫道：“公公常是要娶婆婆，何不就与这妈妈成了这事？省得又去别寻头脑，费了银子。”儿子每也道：“说得是。”多去劝着父亲。媳妇们已自

与那婆娘说通了，一让一个肯。摆个家筵席儿，欢欢喜喜，大家吃了几杯，两口儿成合了。

过得两日，只见两个人问将来，一个说是妈妈的兄弟，一个说是妈妈的儿子，说道：“寻了好几日，方问得着是这里。”妈妈听见走出来，那儿子拜跪讨饶，兄弟也替他请罪。那妈妈怒色不解，千咒万骂，扈老从中好言劝开。兄弟与儿子又劝他回去，妈妈又骂儿子道：“我在这里，吃口汤水也是安乐的，倒回家里在你手中讨死吃！你看这家媳妇，待我如何孝顺！”儿子见说这话，已此晓得娘嫁了这老儿了。扈父便整酒留他两人吃，那儿子便拜扈老道：“你便是我继父了。我娘喜得终身有托，万千之幸。”别了自去。似此两三个月中，往来了几次。

忽一日，那儿子来道：“孙子明日行聘，请爹娘与哥嫂一门同去吃喜酒。”那妈妈回言道：“两位娘子怎好轻易就到我家用？我与你爷、两位哥哥同来便了。”次日，妈妈同他父子去吃了一日喜酒，欢欢喜喜，醉饱回家。

又过了一个多月，只见这个孙子又来登门，说道：“明日毕姻，来请闾家尊长同观花烛。”又道：“是必求两位大娘同来光辉一光辉。”两个媳妇巴不得要认妈妈家里，还悔道前日不去得，堆下笑来应承。次日盛妆了，随着翁妈丈夫一同到彼。那妈妈的媳妇出来接着，是一个黄瘦有病的。

日将下午，那儿子请妈妈同媳妇迎亲，又要请两位嫂子同去，说道：“我们乡间风俗，是女眷都要去的，不然，只道我们不敬重新亲。”妈妈对儿子道：“汝妻虽病，今日已做了婆婆了，只消自去，何必烦劳二位嫂子？”儿子道：“妻子病

中，规模不雅，礼数不周，恐被来亲轻薄。两位嫂子既到此了，何惜往迎这片时，使我们好看许多。”妈妈道：“这也是。”那两个媳妇也是巴不得去看看耍子的，妈妈就同他自己媳妇，四人作队儿，一伙下船去了。

更余不见来，儿子道：“却又作怪！待我去看一看来。”又去一回，那孙子穿了新郎衣服，也说道：“公公宽坐，孙儿也出门望望去。”摇摇摆摆踱了出来，只剩得爷儿三个在堂前灯下坐着。等候多时，再不见一个来了。肚里又饥，心下疑惑。两个儿子走进灶下看时，清灰冷火，全不像个做亲的人家。出来对父亲说了，拿了堂前之灯，到里面一照，房里空荡荡，并无一些箱笼衣衾之类，止有几张椅桌，空着在那里，心下大惊道：“如何这等？”要问邻舍时，夜深了，各家都关门闭户了。三人却像热地上蝼蚁，钻出钻入。

乱到天明，才问得个邻舍道：“他每一班何处去了？”邻人多说不知。又问：“这房子可是他家的？”邻人道：“是城中杨衙里的。五六月前，有这一家子来租他的住，不知做些甚么。你们是亲眷，来往了多番，怎么倒不晓得细底，却来问我们？”问了几家，一般说话。有个把有见识的道：“定是一伙大拐子，你们着了他道儿，把媳妇骗的去了。”父子三人见说，忙忙若丧家之狗，踉踉跄跄跑回家去，分头去寻，那里有个去向？只得告了一纸状子，出个广捕，却是渺渺茫茫的事了。那扈老儿要娶晚婆，他道是白得的，十分便宜，谁知倒为这婆子白白里送了两个后生媳妇！这叫做“贪小失大”。所以为人切不可做那讨便宜苟且之事。正是：

莫信直中直，须防仁不仁。

贪看天上月，失却世间珍。

这话丢过一边，如今且说一个拐儿，拐了一世的人，倒后边反着了一个道儿。这本话却是在浙江嘉兴府桐乡县内，有一秀才，姓沈，名灿若，年可二十岁，是嘉兴有名才子。容貌魁峨，胸襟旷达。娶妻王氏，姿色非凡，颇称当对。家私丰裕，多亏那王氏守把。两个自道佳人才子，一双两好，端的是如鱼似水，如胶似漆价相得。只是王氏生来娇怯，恹恹弱病尝不离身的。灿若十二岁上入学，十五岁超增补廪。少年英锐，自恃才高一世，视一第何啻拾芥。平时与一班好朋友，或以诗酒娱心，或以山水纵目，放荡不羁。其中独有四个秀才，情好更笃。自古道：“惺惺惜惺惺，才子惜才子。”却是嘉善黄平之，秀水何澄，海盐乐尔嘉，同邑方昌，都一般儿你美我爱。这多是同郡朋友，那他州外府与灿若往来的，不计其数，大约不过是并时的才人。那本县知县姓稽，单讳一个清字，常州江阴县人，平日敬重斯文，喜欢才士，也道灿若是个青云决科之器，与他认了师生，往来相好。

是年正是大比之年，有了科举。灿若归来打叠衣装，上杭应试，与王氏话别。王氏挨着病躯，整顿了行李，眼中流泪道：“官人前程远大，早去早回。奴未知有福分能勾与你同享富贵与否？”灿若道：“娘子说那里话？你有病在身，我去后须十分保重。”也不觉掉下泪来。二人执手分别，王氏送出门外，望灿若不见，掩泪自进去了。

灿若一路行程，心下觉得不快。不一日到了杭州，寻客店安下。匆匆的进过了三场，颇称得意。

一日，灿若与众好朋友游了一日湖，大醉，回来睡了。半夜，忽听得有人扣门。披衣而起，只见一人高冠敞袖，似是道家妆扮。灿若道：“先生夤夜至此，何以教我？”那人道：“贫道颇能望气，亦能断人阴阳祸福。偶从东南来此，暮夜无处投宿，因扣尊扃，多有惊动。”灿若道：“既先生投宿，便同榻何妨！先生既精推算，目下榜期在迩，幸将贱造推算。未知功名有分与否，愿决一言。”那人道：“不必推命，只须望气。观君丰格，功名不患无缘。但必须待尊阃天年之后，便得如意。我有二句诗，是君终身遭际，君切记之：‘鹏翼抟时歌六忆，鸾胶续处舞双凫’。”灿若不解其意，方欲再问，外面猫儿捕鼠，扑地一响，灿若吃了一跳，却是南柯一梦。灿若道：“此梦甚是诧异。那道人分明说，待我荆妻亡故，功名方始称心。我情愿青衿没世也罢，割恩爱而博功名，非吾愿也。”两句诗又明明记得，翻来覆去，睡不安稳。又道：“梦中言语，信他则甚？明日倘若榜上无名，作速回去了便是。”

正想之际，只听得外面叫喊连天，锣声不绝，扯住讨赏，报灿若中了第三名经魁。灿若写了票，众人散讫。慌忙梳洗上轿，见座主、会同年去了。那座师却正是本县稽清知县，那时解元何澄，又是极相知的朋友。黄平之、乐尔嘉、方昌多已高录，俱各欢喜。灿若理了正事，天色傍晚，乘轿回寓。只见那店主赶着轿，慌慌的叫道：“沈相公，宅上有人到来，有紧急家信报知，候相公半日了。”灿若听了“紧急家信”四字，一个冲心，忽思量着梦中言语，却似十五个吊桶打水，七上八落，正是：

青龙白虎同行，凶吉全然未保。

到得店中下轿，见了家人沈文，穿一身素净衣服，便问道：“娘子在家安否？谁着你来寄信？”沈文道：“不好说得。是管家李公着寄信来，官人看书便是。”灿若接过书来，见封筒逆封，心里有如刀割。拆开看罢，方知是王氏于二十六日身故，灿若惊得呆了，却似：

分开八片顶阳骨，倾下半桶雪水来。

半晌做声不得，蓦然倒地。众人唤醒，扶将起来，灿若咽住喉咙，千妻万妻的哭，哭得一店人无不流泪。道：“早知如此，就不来应试也罢，谁知便如此永诀了！”问沈文道：“娘子病重，缘何不早来对我说？”沈文道：“官人来后，娘子只是旧病恹恹，不为甚重。不想二十六日忽然晕倒不醒，为此星夜赶来报知。”灿若又哽咽了一回，疾忙叫沈文雇船回家去，也顾不得他事了。暗思一梦之奇，二十七日放榜，王氏却于二十六日间亡故，正应着那“鹏翼抟时歌六忆”这句诗了。

当时整备离店，行不多路，却遇着黄平之抬将来。二人又是同门，相见罢，黄平之道：“观兄容貌，十分悲惨，未知何故？”灿若噙着眼泪，将那得梦情由与那放榜报丧、今赶回家之事，说了一遍。平之嗟叹不已道：“尊兄且自宁耐，毋得过伤。待小弟见座师与众同袍，为兄代言其事，兄自回去不妨。”两人别了。

灿若急急回来，进到里面，抚尸恸哭，几次哭得发昏。择时入殓已毕，停柩在堂。夜间，灿若只在灵前相伴。不多时，过了三、四七，众朋友多来吊唁，就中便有说着会试一事的，灿若漠然不顾道：“我多因这蜗角虚名，赚得我连理枝分，同

心结解。如今就把一个会元撇在地下，我也无心去拾他了。”这是王氏初丧时的说话。

转眼间，又过了断七，众亲友又相劝道：“尊阃既已夭逝，料无起死回生之理。兄枉自灰其志，竟亦何益。况在家无聊，未免有孤栖之叹。同到京师，一则可以观景舒怀，二则众同袍剧谈竟日，可以解温。岂可为无益之悲，误了终身大事？”灿若吃劝不过，道：“既承列位佳意，只得同走一遭。”那时就别了王氏之灵，嘱咐李主管照管羹饭、香火，同了黄、何、方、乐四友登程，正是那十一月中旬光景。

五人夜住晓行，不则一日来到京师。终日成群挈队，诗歌笑傲，不时往花街柳陌闲行遣兴，只有灿若没一人看得在眼里。

韶华迅速，不觉的换了一个年头，又早上元节过，渐渐的桃香浪暖。那时黄榜动，选场开，五人进过了三场。人人得意，个个夸强。沈灿若始终心下不快，草草完事。过不多时揭晓，单单奚落了灿若，他也不放在心上。黄、何、方、乐四人自去传胪，何澄是二甲，选了兵部主事，带了家眷在京；黄平之倒是庶吉士；乐尔嘉选了太常博士；方昌选了行人。稽清知县已行取做刑科给事中。各守其职不题。

灿若又游乐了多时回家。到了桐乡，灿若进得门来，在王氏灵前拜了两拜，哭了一场，备羹饭浇奠了。又隔了两月，请个地理先生择地殡葬了王氏已讫，那时便渐渐有人来议亲。灿若自道是第一流人品，王氏恁地一个娇妻，兀自无缘消受，再那里寻得一个厮对的出来？必须是我目中亲见，果然象意，方才可议此事。以此多不着紧。

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有话即长，无话即短。却又过了三个年头，灿若又要上京应试，只恨着家里无人照顾。又道是：“家无主，屋倒竖。”灿若自王氏亡后，日间用度，箸长碗短，十分的不象意。也思量道：“须是续弦一个掌家娘子才好，只恨无其配偶。”心中闷闷不已，仍把家事且付与李主管照顾，收拾起程。那时正是八月间天道，金风乍转，时气新凉，正好行路。夜来皓魄当空，澄波万里，上下一碧。灿若独酌无聊，触景伤怀，遂尔口占一曲：

露滴野塘秋，下帘笼不上钩，徒劳明月穿窗牖。

鸳衾远丢，孤身远游，浮槎怎得到阳台右？漫凝眸，空临皓魄，人不在月中留。（词寄《黄莺儿》）

吟罢，痛饮一醉，舟中独寝。

话休絮烦，灿若行了二十余日，来到京中，在举厂东边租了一个下处，安顿行李已好。一日同几个朋友到齐化门外饮酒，只见一个妇人，穿一身缟素衣服，乘着蹇驴，一个闲的挑了食栏随着，恰像那里去上坟回来的。灿若看那妇人，生得：

敷粉太白，施朱太赤。加一分太长，减一分太短。十相具足，是风流占尽无余；一味温柔，差丝毫便不厮称。巧笑倩兮，笑得人魂灵颠倒；美目盼兮，盼得你心意痴迷。假使当时逢妒妇，也言我见且犹怜。

灿若见了此妇，却似顶门上丧了三魂，脚底下荡了七魄。他就撇了这些朋友，也雇了一个驴，一步步赶将去，呆呆的尾着那妇人，只顾看。那妇人在驴背上，又只顾转一对秋波

过来，看那灿若。走上了里把路，到一个僻静去处，那妇人走进一家人家去了。灿若也下了驴，心下不舍，钉住了脚，在门首呆看。

看了一晌，不见那妇人出来。正没理会处，只见内里走出一个人来道：“相公只望门内观看，却是为何？”灿若道：“适才同路来，见个白衣小娘子，走进此门去。不知这家是甚等人家，那娘子是何人？无个人来问问。”那人道：“此妇非别，乃舍表妹陆蕙娘，新近寡居在此。方才出去辞了夫墓，要来嫁人。小人正来与他作伐。”灿若道：“足下高姓大名？”那人道：“小人姓张，因为做事是件顺溜，为此人起一个混名，只叫小人张溜儿。”灿若道：“令表妹要嫁何等样人？肯嫁在外方去否？”溜儿道：“只要是读书人后生些的便好了，地方不论远近。”灿若道：“实不相瞒，小生是前科举人，来此会试。适见令表妹丰姿绝世，实切想慕。足下肯与作媒，必当重谢。”溜儿道：“这事不难。料我表妹见官人这一表人才，也决不推阻的，包办在小人身上，完成此举。”灿若大喜道：“既如此，就烦足下往彼一通此情。”在袖中摸出一锭银子递与溜儿道：“些小薄物，聊表寸心。事成之后，再容重谢。”溜儿推逊了一回，随即接了。见他出钱爽快，料他囊底充饶，道：“相公明日来讨回话。”灿若欢天喜地，回下处去了。

次日，又到郊外那家门前来探消息，只见溜儿笑嘻嘻的走将来道：“相公喜事上头，恁地出门的早哩！昨日承相公分付，即便对表妹说知。俺妹子已自看上了相公，不须三回五次，只说着便成了，相公只去打点纳聘做亲便了。表妹是自家做主的，礼金不计论，但凭相公出得手罢了。”灿若依言，

取三十两银子折了衣饰，送将过去。那家也不争多争少，就许定来日过门。

灿若看见事体容易，心里倒有些疑惑起来。又想是北方再婚，说是鬼妻，所以如此相应。至日，鼓吹灯轿，到门迎接陆蕙娘。蕙娘上轿，到灿若下处来做亲。灿若灯下一看，正是前日相逢之人，不觉大喜过望，方才放了心。拜了天地，吃了喜酒，众人俱各散讫。

两人进房，蕙娘只去椅上坐着。约莫一更时分，夜阑人静，灿若久旷之后，欲火燔灼，便开话道：“娘子请睡了罢。”蕙娘啾莺声，吐燕语道：“你自先睡。”灿若只道蕙娘害羞，不去强他，且自先上了床。那里睡得着？又歇了半个更次，蕙娘兀自坐着，灿若只得又央及道：“娘子日来困倦，何不将息将息？只管独坐，是甚意思。”蕙娘又道：“你自睡。”口里一头说，眼睛却不转的看那灿若。灿若怕新来的逆了他意，依言又自睡了一会，又起来款款问道：“娘子为何不睡？”蕙娘又将灿若上上下下仔细看了一会，开口问道：“你京中有甚势要相识否？”灿若道：“小生交友最广，同袍、同年，无数在京，何论相识！”蕙娘道：“既如此，我而今当真嫁了你罢。”灿若道：“娘子又说得好笑，小生千里相遇，央媒纳聘，得与娘子成亲，如何到此际还说个当真当假？”

蕙娘道：“官人有所不知，你却不晓得此处张溜儿是有名的拐子。妾身岂是他表妹？便是他浑家。为是妾身有几分姿色，故意叫妾赚人到门，他却只说是表妹寡居，要嫁人，就是他做媒。多有那慕色的，情愿聘娶妾身。他却不受重礼，只要哄得成交，就便送妾做亲。叫妾身只做害羞，不肯与人同

睡，因不受人点污。到了次日，却合了一伙棍徒，图赖你奸骗良家女子，连人和箱笼尽抢将去。那些被赚之人，客中怕吃官司，只得忍气吞声，明受火围，如此也不止一个了。昨日妾身哭母墓而归，原非新寡。天杀的撞见官人，又把此计来使。妾每每自思，此岂终身道理？有朝一日惹出事来，并妾此身付之乌有。况以清白之身，暗地迎新送旧，虽无所染，情何以堪！几次劝取丈夫，他只不听。以此，妾之私意只要将计就计，倘然遇着知音，愿将此身许他，随他私奔了罢。今见官人态度非凡，抑且志诚软款，心实欢羨。但恐相从奔走，或被他人找着，无人护卫，反受其累。今君既交游满京邸，愿以微躯托之官人。官人只可连夜便搬往别处好朋友家谨密所在去了，方才娶得妾安稳。此是妾身自媒以从官人，官人异日弗忘此情。”

灿若听罢，呆了半晌道：“多亏娘子不弃，见教小生。不然，几受其祸。”连忙开出门来，叫起家人，打叠行李。把自己喂养的一个蹇驴，驮了蕙娘。家人挑箱笼，自己步行。临出门，叫应主人道：“我们有急事回去了。”晓得何澄带家眷在京，连夜敲开他门，细将此事说与，把蕙娘与行李都寄在何澄寓所。那何澄房尽空阔，灿若也就一宅两院，做了下处不题。

却说张溜儿次日果然纠合了一伙破落户前来抢人，只见空房开着，人影也无。忙问下处主人道：“昨日成亲的举人那里去了？”主人道：“相公连夜回去了。”众人各各呆了一回，大家嚷道：“我们随路追去。”一哄的望张家湾乱奔去了。却是偌大所在，何处找寻？原来北京房子，惯是见租与人住。来

来往往，主人不来管他东西去向。所以但是搬过了，再无处跟寻的。

灿若在何澄处看了两月书，又早是春榜动，选场开。灿若三场满志，正是专听春雷第一声。果然金榜题名，传胪三甲。灿若选了江阴知县，却是稽清的父母。不一日领了凭，带了陆蕙娘起程赴任。却值方昌出差苏州，竟坐了他一只官船到任。陆蕙娘平白地做了知县夫人。这正是“鸾胶续处舞双凫”之验也。灿若后来做到开府而止，蕙娘生下一子，后亦登第，至今其族繁盛。有诗为证：

女侠堪夸陆蕙娘，能从萍水识檀郎。

巧机反借机来用，毕竟强中手更强。

## 拍案惊奇卷十七

### 西山观设策度亡魂 开封府备棺追活命

诗曰：

三教从来有道门，一般鼎足在乾坤。

只因装饰无殊异，容易埋名与俗浑。

说这道家一教，乃是李老君青牛出关，关尹文始真人恳请留下《道德真经》五千言，传流至今。这家教门，最上者冲虚清静，出有入无，超尘俗而上升，同天地而不老。其次者修真炼性，吐故纳新，筑坎离以延年，煮铅汞以济物。最下者行持符策，役使鬼神，设章醮以通上界，建考召以达冥途。这家学问，却是后汉时张角，能作五里雾，人欲学他的，先要五斗米为贄见礼，故叫得五斗米道，后来其教盛行。那学了与民间祛妖除害的，便是正法；若是去为非作歹的，只叫得妖术。虽是邪正不同，却也是极灵验难得的。流传至今，以前两项高人绝世不能得有，只是符策这家，时时有人习学，颇有高妙的在内。却有一件作怪：学了这家术法，一些也胡

乱做事不得了。尽有奉持不谨，反取其祸的。

宋时乾道年间，福建福州有个太常少卿任文荐的长子，叫做任道元。少年慕道，从个师父，是欧阳文彬，传授五雷天心正法，建坛在家，与人行持，甚著效验。他有个妻侄，姓梁名鯤，也好学这法术。一日，有永福柯氏之子，因病发心，投坛请问。尚未来到任家，那任道元其日与梁鯤同宿斋舍，两人同见神将来报道：“如有求报应者，可书‘香’字与之，教他速速归家。”任道元听见，即走将起来，点起灯烛，写好了，封押停当，依然睡觉。明早柯子已至，道元就把夜间所封的递与他，叫他急急归家去。柯子还家，十八日而死。盖“香”字乃是一十八日也。由此远近闻名，都称他做法师。

后来少卿已没，道元袭了父任，出仕在外。官府事体烦多，把那奉真香火之敬渐渐疏懒，每日清晨在神堂边过，只在门外略略瞻礼，叫小童进去炷香完事，自己竟不入门。家人每多道：“老爷一向奉道虔诚，而今有些懈怠，恐怕神天嗔怪。”道元体贵心骄，全不在意，由家人每自议论，日逐只是如此。

淳熙十三年正月十五日上元之夜，北城居民相约纠众，在于张道者庵内，启建黄箓大醮一坛，礼请任道元为高功，主持坛事。那日观看的人，何止挨山塞海。内中有两个女子，双鬟高髻，并肩而立，丰神绰约，宛然并蒂芙蓉，任道元抬头起来看见，惊得目眩心花，魂不附体，那里还顾什么醮坛不醮坛，斋戒不斋戒，便开口道：“两位小娘子请稳便，到里面来看一看。”两女道：“多谢法师。”正轻移莲步，走进门来，道元目不转睛，看上看下，口里谄道：“小娘子提起了褙裙。”

盖是福建人叫女子抹胸做襖裙，提起了，是要摸他双乳的意思，乃彼处乡谈讨便宜的说话。内中一个女子正色道：“法师做醮，如何却说恁地话？”拉了同伴，转身便走。道元又笑道：“既来看法事，便与高功法师结个缘何妨！”两女耳根通红，口里喃喃微骂而去。到得醮事已毕，道元便觉左耳后边有些作痒，又带些疼痛。叫家人看看，只见一个红蓓蕾，如粟粒大，将指头按去，痛不可忍。

次日归家，情绪不乐。隔数日，对妻侄梁鯤道：“夜来神将见责，得梦甚恶。我大数已定，密书于纸，待请商日宣法师考照。”商日宣法师到了，看了一眼，说道：“此非我所能辨，须圣童至乃可决。”少顷，门外一村童到来，即跳升梁间，作神语道：“任道元，诸神保护汝许久，汝乃不谨香火，贪淫邪行，罪在不赦。”道元深悼前非，磕头谢罪。神语道：“汝十五夜的说话说得好！”道元百拜乞命：“愿从今改过自新。”神语道：“如今还讲甚么？吾亦不欠汝一个奉事，当以为奉法弟子之戒。且看你日前分上，宽汝二十日日期。”说罢，童子堕地醒来，懵然一毫无知。梁鯤拆开道元所封之书，与商日宣看，内中也是“二十日”三个字。

道元是夜梦见神将手持铁鞭来追逐，道元惊惶奔走，神将赶来，环绕所居九仙山下一匝，被他赶着，一鞭打在脑后，猛然惊觉。自此疮越加大了，头胀如栲栳。每夜二鼓叫呼，宛若被鞭之状。到得二十日将满，梁鯤在家，梦见神将对地道：“汝到五更初，急到任家，看吾扑道元。”鯤惊起，忙到任家来。道元一见哭道：“相见只有此一会了。”披衣要下床来，忽然跌倒。七八个家人共扶将起来，暗中恰像一只大手拽出，扑

在地上。仔细看看，已此无气了。梁鯤送了他的终，看见利害，自此再不敢行法。

看官，你道任道元奉的是正法，行持了半世，只为，一时间心中懈怠，口内褻渎，又不曾实干了甚么污秽法门之事，便受显报如此，何况而今道流，专一做邪淫不法之事的，神天岂能容恕？所以幽有神谴，明有王法，不到得被你瞒过了。但是邪淫不法之事，偏是道流容易做。只因和尚服饰异样，先是光着一个头，好些不便。道流打扮起来，簪冠着袍，方才认得是个道士；若是卸下装束，仍旧巾帽长衣，分毫与俗人没有两样，性急看不出破绽来。况且还有火居道士，原是有妻小的，一发与俗人无异了。所以做那奸淫之事，比和尚十分便当。

而今再说一个道流，借着符篆醮坛为由，拐上一个妇人，弄得死于非命，说来与奉道的人做个鉴戒。有诗为证：

坎离交垢育婴儿，只在身中相配宜。

生我之门死我户，请无误读守其雌。

这本话文，乃是宋时河南开封府，有个女人吴氏，十五岁嫁与本处刘家。所生一子，名唤刘达生。达生年一十二岁上，父亲得病身亡。母亲吴氏，年纪未满三十，且是生得聪俊飘逸，早已做了个寡妇。上无公姑，下无族党，是他一个主持门户，守着儿子度日。因念亡夫恩义，思量做些斋醮功果超度他。

本处有个西山观，乃是道流修真之所。内中有个道士，叫做黄妙修，符篆高妙，仪容俊雅，众人推他为知观。是日正

在观中与人家书写文疏，忽见一个年小的妇人，穿着一身缟素，领了十一二岁的孩子走进观来。俗语说得好：“若要俏，带三分孝。”那妇人本等生得姿容美丽，更兼这白衣白髻，越显得态度潇洒。早是在道观中，若是僧寺里，就要认做白衣送子观音出现了。走到黄知观面前，插烛也似拜了两拜。知观一眼瞅去，早已魂不附体，连忙答拜道：“何家宅眷，甚事来投？”妇人道：“小妾是刘门吴氏，因是丈夫新亡，欲求渡拔，故率领亲儿刘达生，母子虔诚，特求法师广施妙法，利济冥途。”

黄知观听罢，便怀着一点不良之心，答道：“既是贤夫新亡求荐，家中必然设立孝堂。此须在孝堂内设策行持，方有专功实际，若只在观中大概附醮，未必十分得益。凭娘子心下如何。”吴氏道：“若得法师降临茅舍，此乃万千之幸，小妾母子不胜感激。回家收拾孝堂，专等法师则个。”知观道：“几时可到宅上？”吴氏道：“再过八日，就是亡夫百日之期。意要设建七日道场，须得明日起头，恰好至期为满。得法师侵早下降便好。”知观道：“一言已定，必不失期。明日准造宅上。”吴氏袖中取出银一两，先奉做纸札之费，别了回家。一面收拾打扫，专等来做法事。

原来吴氏请醮荐夫，本是一点诚心，原无邪意。谁知黄知观是个色中饿鬼，观中一见吴氏姿容，与他说话时节，恨不得就与他做起光来。吴氏虽未就想到邪路上去，却见这知观丰姿出众，语言爽朗，也暗暗地喝采道：“好个齐整人物，如何却出了家！且喜他不妆模样，见说做醮，便肯轻身出观，来到我家，也是个出热的人。”心里也就有几分欢喜了。

次日清早，黄知观领了两个年少道童，一个火工道人挑了经箱卷轴之类，一径到吴氏家来。吴氏只为儿子达生年纪尚小，一切事务都是自家支持。与知观拜见了，接进孝堂。知观与同两个道童、火工道人张挂三清众灵，铺设齐备，动起法器。免不得宣扬大概，启请、摄召，放赦、招魂，闹了一回。吴氏出来上香朝圣，那知观一眼估定，越越卖弄精神，同两个道童齐声朗诵经典毕，起身执着意旨，跪在圣像面前毯上宣白，叫吴氏也一同跪着通诚。跪的所在，与吴氏差不得半尺多路。吴氏闻得知观身上衣服扑鼻熏香，不觉偷眼瞧他。知观有些觉得，一头念着，一头也把眼回看。你觑我，我觑你，恨不得就移将拢来，搅做一团。念毕各起。吴氏又到各神将面前上香稽首，带眼看着道场。只见两个道童，黑发披肩，头戴着小冠，且是生得唇红齿白，清秀娇嫩。吴氏心里想道：“这些出家人倒如此受用！这两个大起来，不知怎生标致哩！”自此动了一点欲火，按捺不住，只在堂中孝帘内频频偷看外边。

原来人生最怕的是眼里火，一动了眼里火，随你左看右看，无不中心象意的。真是长有长妙，短有短强，壮的丰美，瘦的嵌俏，无有不妙。况且妇人家阴性专一，看上一个人，再心里打撇不下的。那吴氏在堂中把知观看了又看，只觉得风流可喜。他少年新寡，春心正盛，转一个念头，把个脸儿红了又白，白了又红，只在孝帘前翫来翫去，或露半面，或露全身，恰像要道士晓得他的意思一般。那黄知观本是有心的，岂有不觉？碍着是头一日来到，不敢就造次，只好眉梢眼角做些功夫，未能勾入港。那儿子刘达生未知事体，正好

去看神看佛，弄钟弄鼓，那里晓得母亲这些关节？

看看点上了灯，吃了晚斋，吴氏收拾了一间洁净廊房，与他师徒安歇。那知观打发了火工道人回观，自家同两个道童一床儿宿了，打点早晨起来朝真不题。

却说吴氏自同儿子达生房里睡了，上得床来，心里想道：“此时那道士毕竟搂着两个标致小童干那活儿了，我却独自个宿！”想了又想，刚刚朦胧睡去，忽听得床前脚步响。抬头起看，只见一个人揭开帐子，飏的钻上床来。吴氏听得声音，却是日里的知观，轻轻道：“多蒙娘子秋波示意，小道敢不留心！趁此夜深人静，娘子作成好事则个。”吴氏并不推辞，慨然承受。正到酣畅之处，只见一个小道童也揭开帐来寻师父，见师父干事兴头，喊道：“好内眷！如何偷出家人？做得好事！与我捉个头，便不声张。”就伸只手去吴氏腰里乱摸。知观喝道：“我在此，不得无礼！”吴氏被道士弄得爽快，正待要丢了，吃此一惊，飒然觉来，却是南柯一梦，叹了一口气道：“好个梦！怎能勾如此侥幸？”一夜睡不安稳。

天明起来，外边钟鼓响，叫丫鬟担汤担水，出去伏侍道士。那两个道童倚着年小，也进孝堂来讨东讨西，看看熟分了。吴氏正在孝堂中坐着，只见一个道童进来讨茶吃，吴氏叫住问道：“你叫甚么名字？”道童道：“小道叫做太清。”吴氏道：“那一位大些的？”道童道：“叫做太素。”吴氏道：“你两个昨夜那一个与师父做一头睡？”道童道：“一头睡便怎么？”吴氏道：“只怕师父有些不老成。”道童嘻嘻的笑道：“这大娘倒会取笑。”说罢，走了出去。把适间所言私下对师父一一说了，不由这知观不动了心，想道：“说这般话的，定是有风情

的。只是虽在孝堂中，相离咫尺，却分个内外，如何好大大撩拨他撩拨？”以心问心，忽然道：“有计了！”

须臾，吴氏出来上香。知观一手拿着铃杆，一手执笏，急急走去并立着，口中唱着《浪淘沙》词云：

稽首大罗天，法眷姻缘。如花玉貌正当年，帐冷帏空狐枕畔，枉自熬煎。 为此建斋筵，追荐心虔，亡魂超度意无牵。急到蓝桥来解渴，同做神仙。

这知观把此词朗诵，分明是打动他自荐之意。那吴氏听得，也解其意，微微笑道：“师父说话如何夹七夹八？”知观道：“都是正经法门，当初前辈神仙遗下美话，做吾等榜样的。”吴氏老大明白，晓得知观有意于他了。进去剥了半碗细果，烧了一壶好清茶，叫丫鬟送出来与知观吃。分付丫鬟对知观说：“大娘送来与师父解渴的。”把这句话与知观词中之语暗地照应，只当是写个肯字。知观听得，不胜之喜，不觉手之舞之，足之蹈之。那里还管甚么《灵宝道经》、《紫霄秘箓》，一心只念的是风月机关、洞房春意。密叫道童打听吴氏卧房，见说与儿子同房歇宿，有丫鬟相伴，思量不好竟自闯得进去。

到晚来，与两个道童上床宿了，一心想着吴氏日里光景，搂着背脊，口里说道：“我的乖，我与你两个商量件事体。我看主人娘子十分有意于我，若是弄得到手，连你们也带挈得些甜头不见得。只是内外隔绝，他房中有儿子、有丫鬟，我这里须有你两个不便，如何是好？”太清接口道：“我们须不妨事。”知观道：“他初起头也要避生人眼目。”太素道：“我见孝堂中有张魂床，且是帐褥铺设得齐整。此处非内非外，正

好做偷情之所。”知观道：“我的乖，说得有理。我明日有计了。”对他两个耳畔说道：“须得如此如此。”太清、太素齐拍手道：“妙！妙！”一夜无词。

次日天早起来，与吴氏相见了，对吴氏道：“今日是斋坛第三日了。小道有法术摄召，可以致得尊夫亡魂来与娘子相会一番，娘子心下如何？”吴氏道：“若得如此，可知好哩！只不知法师如何作用？”知观道：“须用白绢作一条桥在孝堂中，小道摄召亡魂渡桥来相会。却是只好留一个亲人守着，人多了阳气盛，便不得来。又须关着孝堂，勿令人窥视，泄了天机。”吴氏道：“亲人只有我与小儿两人。儿子小，不晓得甚么，就会他父亲也无干。奴家须是要会丈夫一面，待奴家在孝堂守着，看法师作用罢。”知观道：“如此最妙。”吴氏到里边箱子里，取出白绢二匹与知观。知观接绢在手，叫吴氏扯了一头，他扯了一头，量来量去，东折西折，只管与吴氏调眼色。交着手时，便轻轻把指头弹着手腕，吴氏也不做声。知观又指拨把台桌搭成一桥，恰好把孝堂路径塞住，外边就看帘里边不着了。

知观出来分付两个道童道：“我闭着孝堂，召请亡魂。你两个须守着门，不可使外人窥看，破了法术。”两人心照，应声：“晓得了。”吴氏也分付儿子与丫鬟道：“法师召请亡魂，与我相会，要秘密寂静。你们只在房里，不可出来罗唆。”那儿子达生见说召得父亲魂，口里嚷道：“我也要见见爹爹。”吴氏道：“我的儿！法师说：‘生人多了阳气盛，召请不来。’故此只好你母亲一个守灵。你要看不打紧，万一为此召不来，空成画饼。且等这番果然召得爹爹来，以后却教你相见便是。”

吴氏心里也晓得知观必定是托故，有此蹊跷，把甜言美语稳住儿子，又寻好些果子与了他，把丫鬟同他反关住在房里了。出来，进孝堂内坐着。

知观扑地把两扇门拴上了，假意把令牌在桌上敲了两敲，口里不知念了些甚么，笑嘻嘻对吴氏道：“请娘子魂床上坐着。只有一件：亡魂虽召得来，却不过依稀影响，似梦里一般，与娘子无益。”吴氏道：“但愿亡魂会面，一叙苦情，论甚有益无益！”知观道：“只好会面，不能勾与娘子重叙平日被窝的欢乐，所以说道无益。”吴氏道：“法师又来了！一个亡魂，只指望见见也勾了，如何说到此话？”知观道：“我有本事弄得来与娘子重欢重乐。”吴氏失惊道：“那有这事？”知观道：“魂是空虚的，摄来附在小道身上，便好与娘子同欢乐了。吴氏道：“亡魂是亡魂，法师是法师，这事如何替得？”知观道：“从来我们有这家法术，多少亡魂来附体相会的。”吴氏道：“却怎生好干这事？”知观道：“若有一些不像尊夫，凭娘子以后不信罢了。”吴氏骂道：“好巧言的贼道，倒会脱骗人？”知观便走去一把抱定，搀倒在魂床上，笑道：“我且权做尊夫一做。”吴氏此时已被引动了，两个就在魂床上面弄将起来。

两个云雨才罢，真正弄得心满意足。知观对吴氏道：“比尊夫手段有差池否？”吴氏啐了一口道：“贼禽兽，羞答答的，只管提起这话做甚？”知观才谢道：“多承娘子不弃，小道粉身难报。”吴氏道：“我既被你哄了，如今只要相处得情长则个。”知观道：“我和你须认了姑舅兄妹，才好两下往来，瞒得众人过。”吴氏道：“这也有理。”知观道：“娘子今年尊庚？”吴氏道：“二十六岁了。”知观道：“小道长一岁，叨认做你的

哥哥罢。我有道理。”爬起来，又把令牌敲了两敲，把门开了。对着两个道童道：“方才召请亡魂来，原来主人娘子是我的表妹，一向不晓得，倒是亡魂明白说出来的。问了详细，果然是，而今是至亲了。”道童笑嘻嘻道：“自然是至亲了。”吴氏也叫儿子出来，把适才道士捣鬼的说话，也如此学与儿子听了，道：“这是你父亲说的，你可过来认了舅舅。”那儿子小，晓得甚么好歹？此后依话，只叫舅舅。

从此，日日推说召魂，就弄这事。晚间吴氏出来，道士进来，只把孝堂魂床为交欢之外，一发亲密了。那儿子但听说召魂，便道：“要见爹爹。”只哄他道：“你是阳人，见不得的。”儿子只得也罢了。心里却未免有些疑心道：“如何只却了我？”

到了七昼夜，坛事已完，百日孝满。吴氏谢了他师徒三众，收了道场，暗地约了相会之期，且瞒生眼，到观去了。吴氏就把儿子送在义学堂中先生处，仍旧去读书，早晨出去，晚上回来。吴氏日里自有两个道童常来通信，或是知观自来，只等晚间儿子睡了，便开门放进来，恣行淫乐。只有丫鬟晓得风声，已自买嘱定了。如此三年，竟无间阻，不题。

且说刘达生年纪渐渐大了，情窦已开，这事情也有些落在眼里了。他少年聪慧，知书达礼，晓得母亲有这些手脚，心中常是忧闷，不敢说破。

一日在书房里，有同伴里头戏谑，称他是小道士，他脸儿通红。走回家来对母亲道：“有句话对娘说，这个舅舅不要他上门罢，有人叫儿子做小道士，须是被人笑话。”吴氏见说罢，两点红直从耳根背后透到满脸，把儿子啣了两个栗暴道：

“小孩子不知事！舅舅须是你娘的哥哥，就往来，谁人管得？那个天杀的对你讲这话？等娘寻着他，骂他一个不歇。”达生道：“前年未做道场时，不曾见说有这个舅舅。就果是舅舅，娘只是与他兄妹相处，外人如何有得说话？”吴氏见道着真话，大怒道：“好儿子！几口气养得你这等大，你听了外人的说话，嘲拨母亲，养这忤逆的做甚？”反敲台拍凳哭将起来。达生慌了，跪在娘面前道：“是儿子不是了，娘饶恕则个。”吴氏见他讨饶，便住了哭道：“今后切不要听人乱话。”达生忍气吞声，不敢再说，心里想道：“我娘如此口强，须是捉破了他，方得杜绝。我且冷眼张他则个。”

一夜人静后，达生在娘房睡了一觉，醒来，只听得房门响，似有人走了出去的模样。他是有心的，轻轻披了衣裳，走起来张着，只见房门开了，料道是娘又去做歹勾当了。转身到娘床里一摸，果然不见了娘。他也不出来寻，心生一计，就把房门闩好，又掇张凳子顶住了，自上床去睡觉。

原来，是夜吴氏正约了知观黄昏后来。堂中灵座已除，专为要做这勾当，床仍铺着，这所在反加些围屏，围得紧簇。知观先在里头睡好了，吴氏却开了门出来就他，两个颠鸾倒凤，弄这一夜。到得天色将明，起来放了他出去，回进房来。每常如此放肆惯了，不以为意。谁知这夜走到房前，却见房门关好，推着不开。晓得是儿子知风，老大没趣，呆呆坐着，等他天亮。默默的咬牙切齿的恨气，却无说处。

直到天大明了，达生起来开了门，见了娘，故意失惊道：“娘如何反在房门外坐地？”吴氏只得说个谎道：“昨夜外边脚步响，恐怕有贼，所以开门出来看看。你却如何把门关了？”

达生道：“我也见门开了，恐怕有贼，所以把门关好了，又顶得牢牢的。只道娘在床上睡着，如何反在门外？既然娘在外边，如何不叫开了门？却坐在这里这一夜，是甚意思？”吴氏见他说了，自想一想，无言可答，只得罢了。心里想道：“这个业种，须留他在房里不得了。”忽然一日对他说道：“你年纪长成，与娘同房睡有些不雅相。堂中这张床铺得好好的，你今夜在堂中睡罢。”吴氏意思：打发了他出来，此后知观来只须留在房里，一发安稳象意了。谁知这儿子是个乖觉的，点头会意，就晓得其中就里。一面应承，日里仍到书房中去，晚来自在堂中睡了，越加留心察听。

其日道童来到，吴氏叫他回去说前夜被儿子关在门外的事，又说：“因此打发儿子另睡，今夜来只须小门进来，竟到房中。”到夜知观来了。达生虽在堂中，却不去睡，各处挨着看动静。只听得小门响，达生躲在黑影里头，看得明白，晓得是知观进门了。随后丫鬟关好了门，竟进吴氏房中，掩上了门睡了。达生心里想道：“娘的奸事，我做儿子的不好捉得。只去炒他个不安静罢了。”过了一会，听得房里已静，连忙寻一条大索，把那房门扣得紧紧的。心里想道：“眼见得这门拽不开，贼道出去不得了，必在窗里跳出，我且蒿恼他则个。”走到庭前去掇一个尿桶、一个半破了的屎缸，量着跳下的所在摆着，自却去堂里睡了。

那知观淫荡了一夜，听见鸡啼了两番，恐怕天明，披衣走出，把房门拽了又拽，再拽不开，不免叫与吴氏知道。吴氏自家也来帮拽，只拽得门响，门外似有甚么缚住的。吴氏道：“却又作怪！莫不是这小业畜又来弄手脚？既然拽不开，

且开窗出去了，明早又处。而今看看天亮，迟不得了。”

知观朦朧着两眼，走来开了窗，扑的跳下来。只听得扑通的一响，一只右脚早踹在尿桶里了。这一只左脚做不得力，头轻脚重，又屐在尿缸里。忙抽起右脚待走，尿桶却深，那时着了慌，连尿桶拌倒了。一交跌去，尿屎污了半身，嘴唇也磕绽了。却不敢声高，忍着痛，侮着鼻，急急走去开了小门，一道烟走了。

吴氏看见拽门不开，已自着恼。及至开窗出去了，又听得这劈扑之响，有些疑心。自家走到窗前看时，此时天色尚黑，但只满鼻闻得些臭气，正不知是甚么缘故。别着一肚闷气，又上床睡去了。

达生直等天大明了起来，到房门前仍把绳索解去。看那窗前时，满地尿屎，桶也倒了，肚里又气，又忍不住好笑。趁着娘未醒，他不顾污秽，轻轻把尿缸、尿桶多搬过了。又一会，吴氏起来开门，却又一开就是，反疑心夜里为何开不得，想是性急了些。及至走到窗前，只见满地多是尿屎，一路到门，是湿印的鞋迹。叫儿子达生来问道：“这窗前尿屎是那里来的？”达生道：“不知道。但看这一路湿印，多是男人鞋迹。想是是个人急出这些尿屎来的。”吴氏对口无言，脸儿红了又白，不好回得一句，着实忿恨。自此怪煞了这儿子，一似眼中之钉，恨不得即时拔去了。

却说那夜黄知观吃了这一场亏，香喷喷一身衣服，没一件不污秽了。闷闷在观中洗净整治，又是嘴唇跌坏，有好几日不到刘家来走。吴氏一肚子恼恨，正要见他分诉商量，却不见到来，又想又气。

一日，知观叫道童太素来问信，吴氏对他道：“你师父想是着了恼，不来。”太素道：“怕你家小官人利害，故此躲避几日。”吴氏道：“他日里在学堂中，倒不如日间请你师父过来商量句话。那太素是个十八九岁的人，晓得吴氏这些行径，也自丢眉丢眼，来挑吴氏道：“十分师父不得工夫，小道童权替遭儿也使得。”吴氏道：“小奴才，你也来调戏我！我对你师父说了，打你下截。”太素笑道：“我的下截须与大娘下截一般，师父要用的，料不舍得打。”吴氏道：“没廉耻小奴才，亏你说！”吴氏一见了见他标致，动火久了，只是还嫌他小些，而今却长得好了，见他说风话，不觉有意，便一手勾他拢来，做一个嘴。却待要扯到床上干那活儿，不匡黄知观见太素不来，又叫太清来寻他，到堂中叫唤。太素听得声音，恐怕师父知道嗔怪，慌忙住了手，冲散了好事。两个同到观中回了师父。

次日，果然知观日间到刘家来。吴氏关了大门，接进堂中坐了。问道：“如何那夜一去了再无消息，直到昨日才着道童过来？”知观道：“你家儿子刁钻异常，他日渐渐长大，好不利害！我和你往来不便，这件事弄不成了。”

吴氏正贪着与道士往来，连那两个标致小道童一鼓而擒之，却见说了这话，心里怫然。便道：“我无尊人拘管，只碍得这个小业畜。不问怎的，结果了他，等我自由自在。这几番我也忍不过他的气了。”知观道：“是你亲生儿子，怎舍得结果他？”吴氏道：“亲生的，正在乎知疼着热，才是儿子。却如此拗别搅炒，何如没有他倒干净！”知观道：“这须是你自家发得心尽，我们不好撻掇得，恐有后悔。”吴氏道：“我且

再耐他一两日，你今夜且放心前来快活。就是他有些知觉，也顾不得他，随他罢了。他须没本事奈何得我。”你一句，我一句，说了大半日话，知观方去，等夜间再来。

这日达生那馆中先生要归去，散学得早。路上撞见知观走来，料是在他家里出来，早上了心，却当面勉强叫声：“舅舅。”作了个揖。知观见了，一个忖心，还了一礼。不讲话，竟去了。达生心里想道：“是前日这番，好两夜没动静。今日又到我家，今夜必然有事。我不好屡次捉破，只好防他罢了。”一路回到家里。

吴氏问道：“今日如何归得恁早？”达生道：“先生回家了，我须有好几日不消馆中去得。”吴氏心里暗暗不悦，勉强问道：“你可要些点心吃？”达生道：“我正要点心吃了睡觉去。连日先生要去，积趱读书辛苦，今夜图早睡些个。”吴氏见说此句，便有些象意了，叫他去吃了些点心。果然达生到堂中床里，一觉睡了。吴氏暗暗地放了心，安排晚饭自吃了，收拾停当，暂且歇息。叫丫鬟半掩了门，专等知观来。

谁知达生假意推睡，听见人静了，却轻轻走起来。前后门边一看，只见前门锁着，腰门从内关着，他撬开了，走别后边小门一看，只见门半掩着不关。他就轻轻把栓拴了，掇张凳子，紧紧在旁边坐地。坐了更余，只听得外边推门响，又不敢重用力，或时把指头弹两弹。达生只不做声，看他怎地。忽对门缝里低言道：“我来了，如何却关着？可开开。”达生听得明白，假意插着口气道：“今夜来不得了，回去罢，莫惹是非。”从此不听见外边声息了。

吴氏在房里悬悬盼望偷期，欲心如火。见更余无动静，只

得叫丫鬟到小门边看看。丫鬟走来黑处，一把摸着达生，吓了一跳。达生厉声道：“好贼妇！此时走到门边来，做甚勾当？”惊得丫鬟失声而走，进去对吴氏道：“法师不见来，倒是小官人坐在那里，几乎惊杀。”吴氏道：“这小业畜一发可恨了！他如何又使此心机，来搅破我事？”磨拳擦掌的气，却待发作，又是自家理短，只得忍耐着。又恐怕失了知观期约，使他空返，彷徨不宁，那里得睡？

达生见半晌无声息，晓得去已久了，方才自上床去睡了。吴氏再叫丫鬟打听，说小官人已不在门口了。寂地开出外边，走到街上，东张西望，那里得有个人？回复了吴氏。吴氏倍加扫兴，忿怒不已，眼不交睫，直至天明。见了达生，不觉发话道：“小孩子家，晚间不睡，坐在后门口做甚？”达生道：“又不做甚歹事，坐坐何妨？”吴氏胀得面皮通红，骂道：“小杀才，难道我又做甚歹事不成？”达生道：“谁说娘做歹事？只是夜深无事，儿子便关上了门，坐着看看，不为大错。”吴氏只好肚里恨，却说他不过，只得强口道：“娘不到得逃走了，谁要你如此监守？”含着一把眼泪，进房去了。再待等个道童来问这夜的消息。

却是这日达生不到学堂中去，只在堂前摊本书儿看着，又或时前后行走。看见道童太清走进来，就拦住道：“有何事到此？”太清道：“要见大娘子。”达生道：“有话我替你传说。”吴氏里头听得声音，知是道童，连忙叫了丫鬟唤进。怎当得达生一同跟了进去，不走开一步，太清不好说得一句私话，只大略道：“师父问大娘子、小官人的安。”达生接口道：“都是安的，不劳记念。请回罢了。”太清无奈，四目相觑，快快走

出去了，吴氏越加恨毒。从此，一连十来日没处通音耗。

又一日，同窗伴伙传言来道：“先生已到馆。”达生辞了母亲，又到书堂中去了，吴氏只当接得九重天上赦书。原来太清、太素两个道童，不但为师父传情，自家也指望些滋味，时常穿梭也似在门首往来探听的。前日吃了达生这场淡，打听他在家，便不进来。这日达生出去，吴氏正要传信，太清也来了。吴氏经过儿子几番道儿，也该晓得谨慎些，只是色胆迷天，又欺他年小，全不照顾。又约他：“叫知观今夜到来。反要在大门里来，他不防备的。只是要夜深些。”期约以定。

达生回家已此晚了，同娘吃了夜饭。吴氏领了丫鬟，故意点了火，把前后门关锁好了。叫达生去睡；他自进房去了。

达生心疑道：“今日我不在家，今夜必有勾当，如何反肯把门关锁？也只是要我不疑心。我且不要睡着，必有缘故。”坐到夜深，悄自走去看看，腰门掩着不拴，后门原自关好上锁的。达生想道：“今夜必在前边来了。”闪出堂前，黑影里蹲着。看时，星光微亮，只见母亲同丫鬟走将出来。母亲立住中堂门首，意是防着达生。丫鬟走去门边听听，只听得弹指响，轻轻将锁开了，拽开半边门，一个人早闪将入来，丫鬟随关好了门。三个人做一块，侮手侮脚的走了进去。达生连忙开了大门，就把挂在门内警夜的锣挠在手里，筛得一片价响，口中大喊：“有贼！”

原来开封地方，系是京都旷远，广有偷贼，所以官司立令，每家门内各置一锣，但一家有贼，筛得锣响，十家俱起救护，如有失事，连坐赔偿，最是严紧的。这里知观正待进房，只听得本家门首锣响，晓得不尴尬，惊得魂不附体。也

不及开一句口，掇转身望外就走。去开小门时，是夜却是锁了的。急望大门奔出，且喜大门开的，恨不得多生两只脚跑。达生也只是赶他，怕娘面上不好看，原无意捉住他。见他奔得慌张，却去拾起一块石头，尽力打将去，正打在腿上，把腿一缩，一只履鞋早脱掉了。那里还有工夫敢来拾取？拖了袜子走了。比及有邻人走起来问，达生只回说：“贼已逃去了。”带了一只履鞋，仍旧关了门进来。

这吴氏正待与知观欢会，吃那一惊也不小，同丫鬟两个抖做了一团。只见锣声已息，大门已关，料道知观已去，略略放心。达生故意走进来问道：“方才赶贼，娘受惊否？”吴氏道：“贼在那里？如此大惊小怪！”达生把这只鞋提了道：“贼拿不着，拿得一只鞋在此，明日须认得出。”吴氏已知儿子故意炒破的，愈加忿恨，又不好说得他。

此后，知观不敢来了。吴氏想着他受惊，好生过意不去。又恨着儿子，要商量计较，摆布他。却堤防着儿子，也不敢再约他来。过了两日，却是亡夫忌辰。吴氏心生一计，对达生道：“你可先将纸钱，到你爹坟上打扫，我随后备些羹饭，抬了轿就来。”达生心里想道：“忌辰何必到坟上去？且何必先要我去？此必是先打发了我出门，自家私下到观里去。我且应允，不要说破。”达生一面对娘道：“这等，儿子自先去在那里等候便是。”口里如此说了，一径出门，却不走坟上，一直望西山观里来了。

走进观中，黄知观见了，吃了一惊。你道为何？还是那夜吓坏了的。定了性，问道：“贤甥何故到此？”达生道：“家母就来。”知观心里怀着鬼胎道：“他母子两个几时做了一路？

若果然他要来，岂叫儿子先到？这事又蹊跷了。”似信不信的，只见观门外一乘轿来，抬到跟前下了，正是刘家吴氏。才走出轿，猛抬头，只见儿子站在面前，道：“娘也来了。”吴氏那一惊，又出不意，心里道：“这冤家如何先在此？”只得捣个鬼道：“我想今日是父亲忌日，必得符篆超拔，故此到观中见你舅舅。”达生道：“儿子也是这般想，忌日上坟无干，不如来央舅舅的好，所以先来了。”吴氏好生怀恨，却没奈他何。知观也免不得陪茶陪水，假意儿写两道符篆，通个意旨，烧化了，却不便做甚手脚。乱了一回，吴氏要打发儿子先去，达生不肯道：“我只是随着娘轿走。”吴氏不得已，只得上了轿去了。枉奔波了一番，一句话也不说得。在轿里一步一恨，这番决意要断送儿子了。

那轿走得快，达生终究年纪小，赶不上，又肚里要出恭，他心里道：“前面不过家去的路，料无别事，也不必跟随得。”就住在后面了。也是合当有事，只见道童太素在前面走将来，吴氏轿中看见了，问轿夫道：“我家小官人在后面么？”轿夫道：“跟不上，还在后头，望去不见。”吴氏大喜，便叫太素到轿边来，轻轻说道：“今夜我用计遣开了我家小业畜，是必要你师父来商量一件大事则个。”太素道：“师父受惊多次，不敢进大娘的门了。”吴氏道：“若是如此，今夜且不要进门，只在门外，以抛砖为号，我出来门边相会说话了，再看光景进门，万无一失。”又与太素丢个眼色。太素眼中出火，恨不得就在草地里做半点儿事，只碍着轿夫。吴氏又附耳叮嘱道：“你夜间也来，管你有好处。”太素颠头耸脑的去了。

吴氏先到家中，打发了轿夫，达生也来了。天色将晚，吴

氏是夜备了些酒果，在自己房中，叫儿子同吃夜饭。好言安慰他道：“我的儿，你爹死了，我只看得你一个。你何苦凡事与我别强？”达生道：“专为爹死了，娘须立个主意，撑持门面，做儿子的敢不依从？只为外边人有这些言三语四，儿子所以不伏气。”吴氏回嗔作喜道：“不瞒你说，我当日实是年纪后生，有了些不老成，故见得外边造出作业的话来。今年已三十来了，懊悔前事无及。如今立定主意，只守着你清净过日罢。”达生见娘是悔过的说话，便堆着笑道：“若得娘如此，儿子终身有幸。”

吴氏满斟一杯酒与达生道：“你不怪娘，须满饮此杯。”达生吃了一惊，想道：“莫不娘怀着不好意思，把这怀酒毒我？”接在手不敢饮。吴氏见他沉吟，晓得他疑心，便道：“难道做娘的有甚歹意不成？”接他的酒来，一饮而尽。达生知是疑心差了，好生过意不去，连把壶来自斟道：“该罚儿子的酒。”一连吃了两三杯。吴氏道：“我今已自悔，故与你说过。你若体娘的心，不把从前事体记怀，你陪娘吃个尽兴。”达生见娘如此说话，心里也喜欢，斟了就吃，不敢推托。原来吴氏吃得酒，达生年小吃不得多，所以吴氏有意把他灌醉，已此呵欠连天，只思倒头去睡了。吴氏又灌了他几杯，达生只觉天旋地转，支持不得。吴氏叫丫头扶他在自己床上睡了。出来，把门上了锁，口里道：“惭愧！也有日着了我的道儿。”

正出来静等外边消息，只听得屋上瓦响，晓得是外边抛砖进来，连忙叫丫鬟开了后门。只见太素走进来道：“师父在前门外，不敢进来，大娘出去则个。”吴氏叫丫鬟看守定了房门，与太素暗中走到前边来。太素将吴氏一抱，吴氏回转身

抱着道：“小奴才，我有意久了。前日不曾成得事，今且先勾了帐。”就同他走到儿子平日睡的堂前空床里头，云雨起来。

一个是未试的真阳，一个是惯偷的老手。新簇簇小伙，偏是这一番极景堪贪；老辣辣淫精，更有那十分骚风自快。这里小和尚且冲头水阵，由他老道士拾取下风香。

事毕，整整衣服，两个同走出来，开了前门。果然，知观在门外呆呆立着等候。

吴氏走出来，叫他进去，知观迟疑不肯。吴氏道：“小业畜已醉倒在我房里了。我正要与你算计，趁此时了帐他，快进来商量。”知观一边随了进来，一边道：“使不得。亲生儿子，你怎了得了帐他？”吴氏道：“为了你，说不得。况且受他的气不过了。”知观道：“就是做了这事，有人晓得，后患不小。”吴氏道：“我是他亲生母，就是故杀了他，没甚大罪。”知观道：“我与你的事，须有人晓得。若摆布了儿子，你不过是故杀子孙；倘有对头根究到我同谋，我须偿他命去。”吴氏道：“若如此怕事，留着他没收场，怎得象意？”知观道：“何不讨一房媳妇与他？我们同弄他在混水里头一搅，他便做不得硬汉，管不得你了。”吴氏道：“一发使不得。取来的未知心性如何，倘不与我同心合意，反又多了一个做眼的了，更是不便。只是除了他的是高见。没有了他，我虽是不好嫁得你出家人，只是认做兄妹往来，谁禁得我？这便可以日长岁久的了。”

知观道：“若如此，我有一计。当官做罢。”吴氏道：“怎的计较？”知观道：“此间开封官府，平日最恨的是忤叛之子，

告着的，不是打死，便是问重罪坐牢。你如今只出一状，告他不孝，他须没处辨。你是亲生的，又不是前亲午后，自然是你说的话是，别无疑端。就不得他打死，等他坐坐监，也就性急不得出来，省了许多碍眼。况且你若舍得他，执意要打死，官府也无有不依做娘的说话的。”吴氏道：“倘若小业畜极了，说出这些事情来，怎好？”知观道：“做儿子怎好执得娘的奸？他若说到那些话头，你便说是儿子不才，污口横蔑，官府一发怪是真不孝了，谁肯信他？况且捉奸抱双，我和你又无实迹凭据，随他说长说短，官府不过道是拦词抵辨，决不反为了儿子究问娘奸情的。这决然可以放心。”

吴氏道：“今日我叫他去上父坟，他却不去，反到观里来。只这件不肯拜父坟，便是一件不孝实迹，就好坐他了。只是要瞒着他做。”知观道：“他在你身边，不好弄手脚。我与衙门人厮熟，我等暗投文时，设法准了状，差了人径来拿他。那时你才出头折证，神鬼不觉。”吴氏道：“必如此方停当。只是我儿子死后，你须至诚待我，凡百要象我意才好。倘若有些好歹，却不枉送了亲生儿子！”知观道：“你要如何象意？”吴氏道：“我夜夜须要同睡，不得独宿。”知观道：“我观中还有别事，怎能勾夜夜来得？”吴氏道：“你没工夫，随分着个徒弟来相伴，我耐不得独自寂寞。”知观道：“这个依得。我两个徒弟，都是我的心腹，极是知趣的。你看得上，不要说叫他来相伴，就是我来时节，两三个混做一团通同取乐，岂不妙哉？”

吴氏见说，淫兴勃发，就同到堂中床上，极意弄了一回。娇声细语道：“我为你这冤家，儿子都舍了，不要忘了我。”知

观罚誓道：“若负了大娘此情，死后不得棺殓。”知观弄了一火，已觉倦怠，吴氏兴犹未尽，对知观道：“何不就叫太素来试试？”知观道：“最妙。”知观走起来，轻轻拽了太素的手道：“吴大娘叫你。”太素走到床边，知观道：“快上床去相伴大娘。”那太素虽然已干过了一次，他是后生，岂怕再举！托地跳将上去，又弄了起来。

知观坐在床沿上道：“作成你这样好处，却不知已是第二番了！”吴氏一时应付两个，才觉心满意足。对知观道：“今后我没了这小业种，此等乐事可以长做，再无拘碍了。”

事毕，恐怕儿子酒醒，打发他两个且去：“明后日专等消息，万勿有误。”千叮万嘱了，送出门去。知观前行，吴氏又与太素捻手捻脚的，暗中抱了一抱，又做了一个嘴，方才放了去。关了门进来，丫鬟还在房门口坐着打盹。开进房时，儿子兀自未醒，他自到堂中床里睡了。

明日达生起来，见在娘床里，吃了一惊道：“我昨夜直恁吃得醉！”细思娘昨夜的话，不知是真是假，“莫不乘着我醉，又做别事了？”吴氏见了达生，有心与他寻事，骂道：“你撞醉了，不知好歹，倒在我床里了，却叫我一夜没处安身。”达生甚是过意不去，不敢回答。

又过了一日，忽然清早时分，有人在外敲得门响，且是声高。达生疑心，开了门，只见两个公人一拥入来，把条绳子望达生脖子上就套。达生惊道：“上下，为甚事？”公人骂道：“该死的杀囚，你家娘告了你不孝，见官便要打死的，还问是甚事！”达生慌了，哭将起来道：“容我见娘一面。”公人道：“你娘少不得也要到官的。”就着一个押了进去。

吴氏听见敲门，又闻得堂前嚷起，儿子哭声，已知是这回事了，急走出来。达生抱住哭道：“娘！儿子虽不好，也是娘生下来的，如何下得此毒手？”吴氏道：“谁叫你凡事逆我？也叫你看看我的手段！”达生道：“儿子那件逆了母亲？”吴氏道：“只前日叫你去拜父坟，你如何不肯去？”达生道：“娘也不曾去，怎怪得儿子？”公人不知就里，在旁边插嘴道：“拜爹坟是你该去，怎么推得娘？我们只说是前亲晚后，今见说是亲生的，必然是你不孝，没得说，快去见官！”就同了吴氏，一齐拖别开封府来，正值府尹李杰升堂。

那府尹是个极廉明聪察的人，他生平最怪的是忤逆人，见是不孝状词，人犯带到，作了怒色待他。及到跟前，却是十五六的孩子，心里疑道：“这小小年纪，如何行径，就惹得娘告不孝？”敲着气拍问道：“你娘告你不孝，是何理说？”达生道：“小的年纪虽小，也读了几行书，岂敢不孝父母？只是生来不幸，既亡了父亲，又失了母亲之欢，以致兴词告状。即此就是小的罪大恶极，凭老爷打死，以安母亲。小的别无可理说。”说罢，泪如雨下。

府尹听说了这一篇，不觉恻然。心里想道：“这个儿子会说这样话的，岂是个不孝之辈？必有缘故。”又想道：“或者是个乖巧会说话的，也未可知。”随唤吴氏。

只见吴氏头兜着手帕，袅袅婷婷走将上来，揭去了帕。府尹叫抬起头来，见是后生妇人，又有几分颜色，先自有些疑心了。且问道：“你儿子怎么样不孝？”吴氏道：“小妇人丈夫亡故，他就不由小妇人管束，凡事自做自主。小妇人开口说他，便自恶言怒骂。小妇人道是孩子家，不与他一般见识。而

今日甚一日，管他不下，所以只得请官法处治。”府尹又问达生道：“你娘如此说你，你有何分辨？”达生道：“小的怎敢与母亲辨？母亲说的就是了。”府尹道：“莫不你母亲有甚偏私处？”达生道：“母亲极是慈爱，况且是个的一个，有甚偏私？”府尹又叫他到案桌前，密问道：“中间必有缘故，你可直说，我与你做主。”达生叩头道：“其实别无缘故，多是小的不是。”府尹道：“既然如此，天下无不是底父母，母亲告你，我就是责罚了。”达生道：“小的该责。”府尹见这般形状，心下愈加狐疑，却是免不得体面，喝叫：“打着！”当下拖番，打了十竹篥。

府尹冷眼看吴氏时节，见他面上毫无不忍之色，反跪上来道：“求老爷一气打死罢！”府尹大怒道：“这泼妇！此必是你夫前妻或妾出之子，你做人不贤，要做此忍心害理之事么？”吴氏道：“爷爷，实是小妇人亲生的，问他就是。”府尹就问达生道：“这敢不是你亲娘？”达生大哭道：“是小的生身之母，怎的不是？”府尹道：“却如何这等恨你。”达生道：“连小的也不晓得，只是依着母亲打死小的罢！”府尹心下着实疑惑，晓得必有别故，反假意喝达生道：“果然不孝，不怕你不死！”

吴氏见府尹说得利害，连连叩头道：“只求老爷早早决绝，小妇人也得干净。”府尹道：“你还有别的儿子，或是过继的否？”吴氏道：“并无别个。”府尹道：“既只是一个，我戒诲他一番，留他性命，养你后半世也好。”吴氏道：“小妇人情愿自过日子，不情愿有儿子了。”府尹道：“死了不可复生，你不可有悔。”吴氏咬牙切齿道：“小妇人不悔。”府尹道：“既没有悔，明日买一棺木，当堂领尸。今日暂且收监。”就把达

生下在牢中，打发了吴氏出去。

吴氏喜容满面，望外就走，府尹直把眼看他出了府门，忖道：“这妇人气质，是个不良之人，必有隐情。那小孩子不肯说破，是个孝子。我必要剖明这一件事。”随即叫一个眼明手快的公人，分付道：“那妇人出去，不论走远走近，必有个人同他说话的。你看何等样人物，说何说话，不拘何等，有一件报一件。说得的确，重重有赏；倘有虚伪隐瞒，我知道了，致你死地。”那府尹威令素严，公人怎敢有违？密地尾了吴氏走去。

只见吴氏出门数步，就有个道士接着，问道：“事怎么了？”吴氏笑嘻嘻的道：“事完了。只要你替我买具棺材，明日领尸。”道士听得，拍手道：“好了！好了！棺材不打紧，明日我自着人抬到府前来。”两人做一路，说说笑笑去了。公人却认得这人是西山观道士，密将此话细细报与李府尹。李府尹道：“果有此事！可知要杀亲子，略无顾惜！可恨，可恨！”就写一纸，付公人道：“明日妇人进衙门，我喝叫：‘抬棺木来！’此时可拆开，看了行事。”

次日升堂，吴氏首先进来，禀道：“昨承爷爷分付，棺木已备，来领不孝子尸首。”府尹道：“你儿子昨夜已打死了。”吴氏毫无戚容，叩头道：“多谢爷爷做主？”府尹道：“快抬棺木进来。”公人听见此句，连忙拆开昨日所封之帖一看，乃是朱票，写道：“立拿吴氏奸夫，系道士看抬棺者，不得放脱。”那公人是昨日认杀的，那里肯差？亦且知观指点打棺的，正在那里点手撻脚时节，公人就一把擒住了，把朱笔帖与他看。知观挣托不得，只得随来，见了府尹。

府尹道：“你是道士，何故与人买棺材，又替他雇人扛抬？”知观一时赖不得，只得说道：“那妇人是小道姑舅兄妹，央浼小道，所以帮他。”府尹道：“亏了你是舅舅，所以帮他杀外甥！”知观道：“这是他家的事，与小道无干。”府尹道：“既是亲戚，他告状时你却调停不得，取棺木时你就帮衬有余！却不是你有奸与谋的？这奴才死有余辜。”喝教：“取夹棍来夹起！”严刑拷打，要他招出真情。知观熬不得，一一招了。府尹取了亲笔画供，供称是：“西山观知观黄妙修，因奸唆杀是实。”吴氏在庭下看了，只叫得“苦”！府尹随叫：“取监犯。”把刘达生放将出来。

达生进监时，道府尹说话好，料必不致伤命。及至经过庭下，见是一具簇新的棺木摆着，心里慌了道：“终不成今日当真要打死我？”战兢兢地跪着。

只见府尹问道：“你可认得西山观道士黄妙修？”达生见说着就里，假意道：“不认得。”府尹道：“是你仇人，难道不认得？”达生转头看时，只见黄知观被夹坏了，在地下哼，吃了一惊，正不知个甚么缘故。只得叩头道：“爷爷青天神见，小的再不敢说。”府尹道：“我昨日再三问你，你却不肯说出，这还是你孝处。岂知被我一一查出了！”又叫吴氏起来道：“还你一个有尸首的棺材！”吴氏心里还认做打儿子，只见府尹喝叫：“把黄妙修拖翻，加力行杖！”打得肉绽皮开，看看气绝。叫几个禁子，将来带活放在棺中，用钉钉了。吓得吴氏面如土色，战抖抖的牙齿捉对儿厮打。

府尹看钉了棺材，就喝吴氏道：“你这淫妇！护了奸夫，忍杀亲子，这样人留你何用？也只是活敲死你。皂隶拿下去

着实打！”皂隶似鹰拿燕雀，把吴氏向阶下一摔，正待用刑，那刘达生见要打娘，慌忙走去横眠在娘的背上了，口里连连喊道：“小的代打，小的代打！”皂隶不好行杖，添几个走来，着力拖开。达生只是吊紧了娘的身子，大哭不放。府尹看见如此真切，叫皂隶且住了。唤达生上来道：“你母亲要杀你，我就打他几下，你正好出气，如何如此护他？”达生道：“生身之母，怎敢记仇？况且爷爷不责小的不孝，反责母亲，小的至死心里不安。望爷爷台鉴。”叩头不止。

府尹唤吴氏起来道：“本该打死你，看你儿子分上，留你性命。此后要去学好，倘有再犯，必不饶你。”吴氏起初见打死了道士，心下也道是自己不得活了；见儿子如此要替，如此讨饶，心里悲伤，还不知怎地。听得府尹如此分付，念着儿子好处，不觉吊下泪来，对府尹道：“小妇人该死，负了亲儿，今后情愿守着儿子成人，再不敢非为了。”府尹道：“你儿子是个成器的，不消说。吾正待表扬其孝。”达生叩头道：“若如此，是显母之失，以章已之名，小的至死不敢。”吴氏见儿子说罢，母子两个就在府堂上相抱了，大哭一场。府尹发放宁家去了，随出票唤西山观黄妙修的本房道众来领尸棺。观中已晓得这事，推那太素、太清两个道童出来。公人领了他进府堂。府尹抬眼看时，见是两个美丽少年，心里道：“这些出家人，引诱人家少年子弟，遂其淫欲。这两个美貌的，他日必更累人家妇女出丑。”随唤公人，押令两个道童领棺埋讫，即令还归俗家父母，永远不许入观，讨了收管回话。其该观道士另行申救不题。

且说吴氏同儿子归家，感激儿子不尽，此后把他看待得

好了。儿子也自承颜顺旨，不敢有违，再无说话。又且道士已死，道童已散，吴氏无奈，也只得收了心过日。只是思想前事，未免悒悒不快，又有些惊悸成病，不久而死。刘达生将二亲合葬已毕，孝满了，娶了一房媳妇，且是夫妻相敬，门风肃然。已后出去求名，却又得府尹李杰一力抬举，仕宦而终。

再说那太素、太清，当日押出，两个一路上共话这事。太清道：“我昨夜梦见老君对我道：‘你师父道行非凡，我与他一个官做。你们可与他领了。’我心里想来，师父如此胡行，有甚道行？且那里有官得与他做？却叫我们领！谁知今日府中叫去领棺木，却应在这个棺上了。”太素道：“师父受用得多了，死不为枉。只可惜师父没了，连我们也断了这路。”太清道：“师父就在，你我也只好干咽唾。”太素道：“我倒不干，已略略沾些滋味了。”便将前情一一说与太清知道。太清道：“一同跟师父，偏你打了偏手。而今喜得还了俗，大家寻个老小解解馋罢了。”两个商量，共将师父尸棺安在祖代道茔上了，各自还俗。

太素过了几时，想着吴氏前日之情，业心不断，再到刘家去打听，乃知吴氏已死，好生感伤。此后恍恍惚惚，合眼就梦见吴氏来与他交感，又有时梦见师父来争风，染成遗精梦泄，痲瘵之病，未几身死。太清此时已自娶了妻子，闻得太素之死，自叹道：“今日方知道家不该如此破戒！师父胡做，必致杀身。太素略染，也得病死。还亏我当日侥幸，不曾有半点事，若不然时，我也一同做枉死之鬼了。”自此安守本分，为良民而终。可见报应不爽。这本话文，凡是道流，俱该猛

省。后人有诗咏着黄妙修云：

西山符箓最高强，能摄生人岂度亡！  
直待盖棺方事定，原来魔祟在裙裆。

又有诗咏着吴氏云：

腰间仗剑岂虚词，贪着奸淫欲杀儿。  
妖道捐生全为此，即同手刃亦何疑！

又有诗咏着刘达生云：

不孝由来是逆伦，堪怜难处在天亲。  
当堂不肯分明说，始信孤儿大孝人。

又有诗咏着太素、太清二道童云：

后庭本是道家妻，又向闺房作媚姿。  
毕竟无侵能幸脱，一时染指岂便宜？

又有诗单赞李杰府尹明察云：

黄堂太尹最神明。作逆加诛法不轻。  
偏为鞠奸成反案，从前不是浪施刑。

## 拍案惊奇卷十八

### 丹客半黍九还 富翁千金一笑

诗云：

破布衫巾破布裙，逢人惯说会烧银。

自家何不烧些用？担水河头卖与人！

这四句诗，乃是国朝唐伯虎解元所作。世上有这一伙烧丹炼汞之人，专一设立圈套，神出鬼没，哄那贪夫痴客，道能以药草炼成丹药，铅铁为金，死汞为银，——名为黄白之术，又叫得炉火之事。——只要先将银子为母；后来觑个空儿，偷了银子便走。——叫做提罐。曾有一个道人，将此术来寻唐解元，说道：“解元仙风道骨，可以做得这件事。”解元驳他道：“我看你身上蓝缕，你既有这仙术，何不烧些来自己用度，却要作成别人？”道人道：“贫道有的是术法，乃造化所忌，却要寻个大福气的，承受得起，方好与他作为。贫道自家却没这些福气，所以难做。看见解元正是个大福气的人，来投合伙，我们术家叫做‘访外护’。”唐解元道：“这等

与你说过：你的术法施为，我一些都不管，我只管出着一味福气帮你。等丹成了，我与你平分便是。”道人见解元说得蹊跷，晓得是奚落他，不是主顾，飘然而去了。所以唐解元有这首诗，也是点明世人的意思。

却是这伙里的人，更有花言巧语，如此说话说他不倒的，却是为何？他们道：“神仙必须度世，妙法不可自私。必竟有一种具得仙骨、结得仙缘的，方可共炼共修，内丹成，外丹亦成。”有这许多好说话。这些说话，何曾不是正理？就是炼丹，何曾不是仙法？却是当初仙人留此一种丹砂化黄金之法，只为要广济世间的人，尚且纯阳吕祖虑他五百年后复还原质，误了后人，原不曾说道与你置田买产、畜妻养子、帮做人家的。只如杜子春遇仙，在云台观炼药将成，寻他去做“外护”，只为一点爱根不断，累他丹鼎飞败。如今这些贪人，拥着娇妻美妾，求田问舍，损人肥己，掂斤播两，何等肚肠！寻着一伙酒肉道人，指望炼成了丹，要受用一世，遗之子孙，岂不痴了？只叫他把“内丹成，外丹亦成”这两句想一想，难道是掉起内养工夫，单单弄那银子的？只这点念头，也就万万无有炼得丹成的事了。

看官，你道小子说到此际，随你愚人，也该醒悟这件事没影响，做不得的。却是这件事，偏是天下一等聪明的，要落在圈套里。不知何故？

今小子说一个松江富翁，姓潘，是个国子监监生。胸中广博，极有口才，也是一个有意思的人。却有一件癖性：酷信丹术。俗语道：“物聚于所好。”果然有了此好，方士源源

而来。零零星星，也弄掉了好些银子，受过了好些丹客的骗。他只是一心不悔，只说：“无缘，遇不着好的。从古有这家法术，岂有做不来的事？毕竟有一日弄成了，前边些小所失，何足为念？”把这事越好得紧了。这些丹客我传与你，你传与我，远近尽闻其名。左右是一伙的人，推班出色，没一个不思量骗他的。

一日秋间，来到杭州西湖上游赏，赁一个下处住着。只见隔壁园亭上歇着一个远来客人，带着家眷也来游湖，行李甚多，仆从齐整。那女眷且是生得美貌，打听来是这客人的爱妾。日日雇了天字一号的大湖船，摆了盛酒，吹弹歌唱俱备，携了此妾下湖，浅斟低唱，觥筹交举。满桌摆设酒器，多是些金银异巧式样，层见迭出。晚上归寓，灯火辉煌，赏赐无算。

潘富翁在隔壁寓所，看得呆了。想道：“我家里也算是富的，怎能勾到得他这等挥霍受用？此必是个陶朱、猗顿之流，第一等富家了。”心里艳慕，渐渐教人通问，与他往来相拜。通了姓名，各道相慕之意。

富翁乘间问道：“吾丈如此富厚，非人所及。”那客人谦让道：“何足挂齿。”富翁道：“日日如此用度，除非家中有金银高北斗，才能象意。不然，也有尽时。”客人道：“金银高北斗，若只是用去，要尽也不难。须有个用不尽的法儿。”富翁见说，就有些着意了，问道：“如何是用不尽的法？”客人道：“造次之间，不好就说得。”富翁道：“毕竟要请教。”客人道：“说来吾丈未必解，也未必信。”富翁见说得跷蹊，一发殷勤求恳，必要见教。客人屏去左右从人，附耳道：“吾有

九还丹，可以点铅汞为黄金。只要炼得丹成，黄金与瓦砾同耳，何足贵哉？”

富翁见说是丹术，一发投其所好，欣然道：“原来吾丈精于丹道。学生于此道最是心契，求之不得。若吾丈果有此术，学生情愿倾家受教。”客人道：“岂可轻易传得？小小试看，以取一笑则可。”便教小童炽起炉炭，将几两铅汞熔化起来。身边腰袋里摸出一个纸包，打开来，都是些药末。就把小指甲挑起一些些来，弹在罐里。倾将出来，连那铅汞不见了，都是雪花也似的好银。

看官，你道药末可以变化得铜铅做银，却不是真法了？原来这叫得缩银之法。他先将银子用药炼过，专取其精，每一两直缩做一分少些。今和铅汞在火中一烧，铅汞化为青气去了，遗下糟粕之质，见了银精，尽化为银。不知元是银子的原分量，不曾多了一些。丹客专以此术哄人，人便死心塌地信他，道是真了。

富翁见了，喜之不胜道：“怪道他如此富贵受用！原来银子如此容易。我炼了许多时，只有折了的。今番有幸遇着真本事的了，是必要求他去替我炼一炼则个。”遂问客人道：“这药是如何炼成的？”客人道：“这叫做母银生子。先将银子为母，不拘多少，用药锻炼，养在鼎中。须要九转，火候足了，先生了黄芽，又结成白雪。启炉时，就扫下这些丹头来。只消一黍米大，便点成黄金白银。那母银仍旧丝毫不亏的。”富翁道：“须得多少母银？”客人道：“母银越多，丹头越精。若炼得有半合许丹头，富可敌国矣。”富翁道：“学生家事虽寒，数千之物还尽可办。若肯不吝大教，拜迎到家下，点化

一点化，便是生平愿足。”客人道：“我术不易传人，亦不轻与人烧炼。今观吾丈虚心，又且骨格有些道气，难得在此联寓，也是前缘，不妨为吾丈做一做。但见教高居何处，异日好来相访。”

富翁道：“学生家居松江，离此处只有两三日路程。老丈若肯光临，即此收拾，同到寒家便是。若此间别去，万一后会不偶，岂不当面错过了？”客人道：“在下是中州人，家有老母在堂。因慕武林山水佳胜，携了小妾，到此一游。空身出来，游资所需，只在炉火，所以乐而忘返。今遇吾丈知音，不敢自秘。但直须带了小妾，回家安顿，兼就看看老母，再赴吾丈之期，未为迟也。”富翁道：“寒舍有别馆园亭，可贮尊眷。何不就同携到彼住下，一边做事，岂不两便？家下虽是看待不周，决不致有慢尊客，使尊眷有不安之理。只求慨然俯临，深感厚情。”客人方才点头道：“既承吾丈如此真切，容与小妾说过，商量收拾起行。”

富翁不胜之喜，当日就写了请帖，请他次日下湖饮酒。到了明日，殷殷勤勤，接到船上。备将胸中学问，你夸我逞，谈得津津不倦，只恨相见之晚。宾主尽欢而散，又送着一桌精洁酒肴，到隔壁园亭上去，请那小娘子。来日客人答席，分外丰盛，酒器家伙都是金银，自不必说。

两人说得好着，游兴既阑，约定同到松江，在关前雇了两个大船，尽数搬了行李下去，一路相傍同行。那小娘子在对船舱中，隔帘时露半面。富翁偷眼看去，果然生得丰姿美艳，体态轻盈。只是：

盈盈一水间，脉脉不得语。

又裴航赠同舟樊夫人诗云：

同舟吴越犹怀想，况遇天仙隔锦屏。

但得玉京相会去，愿随鸾鹤入青冥。

此时富翁在隔船望着美人，正同此景，所恨无一人通音问耳。

话休絮烦，两只船不一日至松江。富翁已到家门首，便请丹客上岸。登堂献茶已毕，便道：“此是学生家中，往来人杂不便。离此一望之地，便是学生庄舍，就请尊眷同老丈至彼安顿，学生也到彼外厢书房中宿歇。一则清静，可以省烦杂；二则谨密，可以动炉火。尊意如何？”丹客道：“炉火之事，最忌俗器，又怕外人触犯。况又小妾在身畔，一发宜远外人，若得在贵庄住止，行事最便了。”富翁便指点移船到庄边来，自家同丹客携手步行。

来到庄门口，门上一匾，上写“涉趣园”三字。进得园来，但见：

古木干霄，新篁夹境，棖题虚敞，无非是月榭风亭；栋宇幽深，饶有那曲房邃室。叠叠假山数仞，可藏太史之书；层层岩洞几重，疑有仙人之策。若还奏曲能招凤，在此观棋必烂柯。

丹客观玩园中景致，欣然道：“好个幽雅去处！正堪为修炼之所，又好安顿小妾。在下便可安心与吾丈做事了。看来吾丈果是有福有缘的。”富翁就叫人接了那个娘子起来。那小娘子乔妆了，带着两个丫头，一个唤名春云，一个唤名秋月，摇摇摆摆，走到园亭上来。富翁欠身回避，丹客道：“而今是通家了，就等小妾拜见不妨。”就叫那小娘子与富翁相见了。富翁对面一看，真个是沉鱼落雁之容，闭月羞花之貌。天下凡

是有钱的人，再没一个不贪财好色的。富翁此时好像雪狮子向火，不觉软瘫了半边，炼丹的事又是第二着了。便对丹客道：“园中内室尽宽，凭尊嫂拣个象意的房子住下了。人少时，学生还再去唤几个妇女来伏侍。”丹客就同那小娘子去看内房了。

富翁急急走到家中，取了一对金钗，一双金手镯，到园中奉与丹客道：“些小薄物，奉为尊嫂拜见之仪，望勿嫌轻鲜。”丹客一眼估去，见是金的，反推辞道：“过承厚意，只是黄金之物，在下颇为易得，老丈实为重费。于心不安，决不敢领。”富翁见他推辞，一发不过意道：“也知吾丈不希罕此些微之物，只是尊嫂面上，略表芹意。望吾丈鉴其诚心，乞赐笑留。”丹客道：“既然这等美情，在下若再推托，反是自外了，只得权且收下。容在下竭力炼成丹药，奉报厚惠。”笑嘻嘻走入内房，叫个丫头捧了进去。又叫小娘子出来，再三拜谢。富翁多见得一番，就破费这些东西，也是心安意肯的。口里不说，心中想道：“这个人有此丹法，又有此美姬，人生至此，可谓极乐。且喜他肯与我修炼，丹成料已有日。只是见放着这等美色在自家庄上，不知可有些缘法否？若一发勾搭得上手，方是心满意足的事。而今拚得献些殷勤，做工夫不着，磨他去，不要性急。且一面打点烧炼的事。”便对丹客道：“既承吾丈不弃，我们几时起手？”丹客道：“只要有银为母，不论早晚，可以起手。”富翁道：“先得多少母银？”丹客道：“多多益善。母多丹多，省得再费手脚。”富翁道：“这等，打点将二千金下炉便了。今日且偏陪，在家下料理。明日学生搬过来，一同做事。”是晚，就具酌在园亭上款待过，尽欢而散。又送酒

肴内房中去，殷殷勘勤，自不必说。

次日，富翁准准兑了二千金，将过园子里来，一应炉器家伙之类，家里一向自有，只要搬将来。富翁是久惯这事的，颇称在行，铅汞药物，一应俱全。来见丹客，丹客道：“足见主翁留心。但在下尚有秘妙之诀，与人不同，炼起来便见。”富翁道：“正是秘妙之诀，要求相传。”丹客道：“在下此丹，名为九转还丹。每九日火候一还，到九九八十一日开炉，丹物已成。那时节，主翁大福到了。”富翁道：“全仗提携则个。”丹客就叫跟来一个家僮，依法动手，炽起炉火，将银子渐渐放将下去。取出丹方与富翁看了，将几件希奇药料放将下去，烧得五色烟起，就同富翁封住了炉。又唤这跟来几个家人分付道：“我在此将有三个月日担阁，你们且回去，回复老奶奶一声再来。”这些人止留一二个惯烧炉的在此，其余都依话散去了。

从此，家人日夜烧炼，丹客频频到炉边看火色，却不开炉。闲了却与富翁清谈，饮酒下棋。宾主相得，自不必说。又时时送长送短，到小娘子处讨好。小娘子也有时回敬几件有趣的东西，彼此致意。

如是二十余日，忽然一个人，穿了一身麻衣，浑身是汗，闯进园中来。众人看时，却是前日打发去内中的人。见了丹客，叩头大哭道：“家里老奶奶没有了，快请回去治丧。”丹客大惊失色，哭倒在地。富翁也一时惊惶，只得从旁劝解道：“令堂天年有限，过伤无益，且自节哀。”家人催促道：“家中无主作速起身。”丹客住了哭，对富翁道：“本待与主翁完成美事，少尽报效之心。谁知遭此大变，抱恨终天。今势既难

留，此事又未终，况是间断不得的，实出两难。小妾虽是女流，随侍在下已久，炉火之候，尽已知些底里，留他在此看守丹炉才好。只是年幼，无人管束，须有好些不便处。”富翁道：“学生与老丈通家至交，有何妨碍？只须留下尊嫂在此。此炼丹之所，又无闲杂人来往，学生当唤几个老成妇女，前来陪伴。晚间或是接到拙荆处，一同寝处。学生自在园中安歇看守，以待吾丈到来，有何不便？至于茶饭之类，自然不敢有缺。”丹客又踌躇了半晌说道：“今老母已死，方寸乱矣。想古人多有托妻寄子的，既承高谊，只得敬从，留他在此，看看火候。在下回去料理一番，不日自来启炉，如此方得两全其事。”富翁见说肯留妾，心里恨不得许下了半般的天，满面笑容应承道：“若得如此，足见有始有终。”

丹客又进去与小娘子说了来因，并要留他在此看炉的话，一一分付了。就叫小娘子出来，再见了主翁，嘱托与他了。叮咛道：“只好守炉，万万不可私启。倘有所误，悔之无及。”富翁道：“万一尊驾来迟，误了八十一日之期，如何是好？”丹客道：“九还火候已足，放在炉中多养得几日，丹头愈生得多，就迟些开也不妨的。”丹客又与小娘子说了些衷肠密语，忙忙而去了。

这里富翁见丹客留下了美妾，料他不久必来，丹事自然有成，不在心上。却是趁他不在，亦且同住园中，正好勾搭，机会不可错过。时时亡魂失魄，只思量下手。方在游思妄想，可可的那小娘子叫个丫头春云来道：“俺家娘请主翁到丹房看炉。”富翁听得，急整衣巾，忙趋到房前来请道：“适才尊婢传命，小子在此伺候尊步同往。”那小娘子啾莺声，吐燕语道：

“主翁先行，贱妾随后。”只见袅袅娜娜，走出房来，道了万福。富翁道：“娘子是客，小子岂敢先行？”小娘子道：“贱妾女流，怎好僭妄？”推逊了一回，单不扯手扯脚的相让，已自靛面谈唾相接了一回，有好些光景。毕竟富翁让他先走了，两个丫头随着。富翁在后面看去，真是步步生莲花，不由人不动火。

来到丹房边，转身对两个丫头道：“丹房忌生人，你们只在外住着，单请主翁进来。”主翁听得，三脚两步跑上前去，同进了丹房，把所封之炉，前后看了一回。富翁一眼估定这小娘子，恨不得寻口水来吞他下肚去，那里还管炉火的青红皂白？可惜有这个烧家的家僮在房，只好调调眼色，连风话也不便说得一句。直到门边，富翁才老着脸皮道：“有劳娘子尊步。尊夫不在，娘子回房须是寂寞。”那个娘子口不答应，微微含笑。此番却不推逊，竟自冉冉而去。

富翁愈加狂荡，心里想道：“今日丹房中若是无人，尽可撩拨他的。只可惜有这个家僮在内。明日须用计遣开了他，然后约那人同出看炉，此时便可用手脚了。”是夜即分付从人：“明日早上备一桌酒饭，请那烧炉的家僮，说道一向累他辛苦了，主翁特地与他浇手。要灌得烂醉方住。”分付已毕，是夜独酌无聊，思量美人只在内室，又念着日间之事，心中痒痒，徬徨不已。乃吟诗一首道：

名园富贵花，移种在山家。

不道栏杆外，春风正自赊。

走至堂中，朗吟数遍，故意要内房里听得。只见内房走出一个丫头秋月来，手捧一盏茶来送道：“俺家娘听得主翁吟诗，

恐怕口渴，特奉清茶。”富翁笑逐颜开，再三称谢。秋月进得去，只听得里边也朗吟道：

名花谁是主？飘泊任春风。

但得东君惜，芳心亦自同。

富翁听罢，知是有意，却不敢造次闯进去。又只听里边关门响，只得自到书房睡了，以待天明。

次日早上，从人依了昨日之言，把个烧火的家僮请了去。他日逐守着炉灶边，原不耐烦，见了酒杯，那里肯放？吃得烂醉，就在外边睡着了。富翁已知他不在丹房了，却定到内房前，自去请看丹炉。那小娘子听得，即便移步出来，一如昨日，在前先走。走到丹房门边，丫头仍留在外，止是富翁紧随入门去了。

到得炉边看时，不见了烧火的家僮。小娘子假意失惊道：“如何没人在此，却歇了火？”富翁笑道：“只为小子自家要动火，故叫他暂歇了火。”小娘子只做不解道：“这火须是断不得的。”富翁道：“等小子与娘子坎离交媾，以真火续将起来。”小娘子正色道：“炼丹学道之人，如何兴此邪念，说此邪话？”富翁道：“尊夫在这里，与小娘子同眠同起，少不得也要炼丹，难道一事不做，只是干夫妻不成？”小娘子无言可答，道：“一场正事，如此歪缠！”富翁道：“小子与娘子夙世姻缘，也是正事。”一把抱住，双膝跪将下去。

小娘子扶起道：“拙夫家训颇严，本不该乱做的，承主翁如此殷勤，贱妾不敢自爱。容晚间约着相会一话罢。”富翁道：“就此恳赐一欢，方见娘子厚情。如何等得到晚？”小娘子道：“这里有人来，使不得。”富翁道：“小子专为留心要求小娘子，

已着人款住了烧火的了，别的也不敢进来。况且丹房邃密，无人知觉。”小娘子道：“此间须是丹炉，怕有触犯，悔之无及。决使不得。”富翁此时兴已勃发，那里还顾什么丹炉不丹炉！只是紧紧抱住道：“就是要了小子的性命，也说不得了。只求小娘子救一救。”不由他肯不肯，搵到一只醉翁椅上，扯脱裤儿。此时快乐，何异登仙。

两下云雨已毕，整了衣服。富翁谢道：“感谢娘子不弃，只是片时欢娱，晚间愿赐通宵之乐。”扑的又跪下去。

小娘子急抱起来道：“我原许下你晚间的，你自喉急，等不得。那里有丹鼎旁边就弄这事起来？”富翁道：“错过一时，只恐后悔无及。还只是早得到手一刻，也是见成的了。”小娘子道：“晚间还是我到你书房来，你到我卧房来？”富翁道：“但凭娘子主见。”小娘子道：“我处须有两个丫头同睡，你來不便。我今夜且瞒着他们，自出来罢。待我明日叮嘱丫头过了，然后接你进来。”

是夜，果然人静后小娘子走出堂中来，富翁也在那里伺候。接至书房，极尽衾枕之乐。以后或在內，或在外，总是无拘无管。富翁以为天下奇遇，只愿得其夫一世不来，丹炼不成也罢了。

绸缪了十数宵，忽然一日门上报说：“丹客到了。”富翁吃了一惊。接进寒温毕，他就进内房来，见了小娘子，说了好些说话。出外来对富翁道：“小妾说丹炉不动，而今九还之期已过，丹已成了，正好开看。今日匆匆，明日献过了神，启炉罢。”富翁是夜虽不得再望欢娱，却见丹客来了，明日启炉，丹成可望。还赖有此，心下自解自乐。

到得明日，请了些纸马福物，祭献了毕。丹客同富翁刚走进丹房，就变色沉吟道：“如何丹房中气色恁等的？有些诧异！”便就亲手启开鼎炉一看，跌足大惊道：“败了！败了！真丹走失，连银母多是糟粕了。此必有做交感污秽之事，触犯了了的。”富翁惊得面如土色，不好开言；又见道着真相，一发慌了。丹客懊怒，咬得牙齿跔跔的响，问烧火的家僮道：“此房中别有何人进来？”家僮道：“只有主翁与小娘子，日日来看一次，别无人敢进来。”丹客道：“这等，如何得丹败了？快去叫小娘子来问。”

家僮走去请了出来，丹客厉声道：“你在此看炉，做了甚事？丹俱败了！”小娘子道：“日日与主翁来看，炉是原封不动的，不知何故。”丹客道：“谁说炉动了封？你却动了封了！”又问家僮道：“主翁与娘子来时，你也有时节不在此么？”家僮道：“止有一日，是主翁怜我辛苦，请去吃饭，多饮了几杯，睡着在外边了。只这一日，是主翁与小娘子自家来的。”丹客冷笑道：“是了，是了！”忙走去行囊里，抽出一根皮鞭来，对小娘子道：“分明是你这贱婢做出事来了！”一鞭打去，小娘子闪过了，哭道：“我原说做不得的，主翁害了奴也。”富翁直着双眼，无言可答，恨没个地洞钻了进去。

丹客怒目直视富翁道：“你前日受托之时，如何说的？我去不久，就干出这样昧心的事来。原来是狗彘不直的！如此无行的人，如何妄思烧丹炼药？是我眼里不识人。我只是打死这贱婢罢！羞辱门庭，要你怎的？”拿着鞭一赶赶来，小娘子慌忙走进内房。亏得两个丫头拦住，劝道：“官人耐性。”每人接了一皮鞭，却把皮鞭摔断了。

富翁见他性发，没收场，只得跪下去道：“是小子不才，一时干差了事。而今情愿弃了前日之物，只求宽恕罢。”丹客道：“你自作自受，你干坏了事，走失了丹，是应得的，没处怨怅。我的爱妾，可是与你解馋的？受了你点污，却如何处？我只是杀却了，不怕你不偿命。”富翁道：“小子情愿赎罪罢。”即忙叫家人到家中，拿了两个元宝，跪着讨饶。丹客只是佯着眼不瞧，道：“我银甚易，岂在乎此？”富翁只是磕头，又加了二百两道：“如今以此数，再娶了一位如夫人也勾了。实是小子不才，望乞看平日之面，宽恕尊嫂罢。”丹客道：“我本不希罕你银子，只是你这样人，不等你损些己财，后来不改前非。我偏要拿了你的，将去济人也好。”就把三百金拿去，装在箱里了。叫齐了小娘子与家僮、丫头等，急把衣装行李尽数搬出，下在昨日原来的船里，一径出门。口里喃喃骂道：“受这样的耻辱，可恨！可恨！”骂詈不止，开船去了。

富翁被他吓得魂不附体，恐怕弄出事来。虽是折了些银子，得他肯去，还自道侥幸。至于炉中之银，真个认做触犯了他，丹鼎走败。但自悔道：“忒性急了些。便等丹成了，多留他住几时，再图成此事，岂不两美？再不然，不要在丹房里头弄这事，或者不妨，也不见得。多是自己莽撞了。枉自破了财物也罢，只是遇着真法，不得成丹，可惜！可惜！”又自解自乐道：“只这一个绝色佳人，受用了几时，也是风流话柄，赏心乐事，不必追悔了。”却不知多是丹客做成圈套，当在西湖时，原是打听潘富翁上杭，先装成这些行径来炫惑他的。及至请他到家，故意要延缓，却像没甚要紧。后边那个人来报丧之时，忙忙归去，已自先把这二千金提了罐去了，

留着家小，使你不疑。后来勾搭上场，也都是他教成的计较，把这堆狗屎，堆在你鼻头上，等你开不得口，只好自认不是，没工夫与他算帐了。那富翁是破财星照，堕其计中。先认他是巨富之人，必有真丹点化，不知那金银器皿，都是些铜铅为质，金银汁粘裹成的。酒后灯下，谁把试金石来试？一时不辨，都误认了。此皆神奸诡计也。

富翁遭此一骗，还不醒悟。只说是自家不是，当面错了，越好那丹术不已。

一日，又有个丹士到来，与他谈着炉火，甚是投机，延接在家。告诉地道：“前日有一位客人，真能点铁为金，当面试过。他已此替我烧炼了，后来自家有些得罪于他，不成而去，真是可惜。”这丹士道：“吾术岂独不能？”便叫把炉火来试，果然与前丹客无二。些少药末，投在铅汞里头，尽化为银。富翁道：“好了！好了！前番不着，这番着了。又凑千金与他烧炼。丹士呼朋引类，又去约了两三个帮手来做。富翁见他银子来得容易，放胆大了，一些也不防他，岂知一个晚间，提了罐走了。次日又挠了个空。

富翁此时连被拐去，手中已窘，且怒且羞道：“我为这事，费了多少心机，弄了多少年月！前日自家错过，指望今番是了，谁知又遭此一闪？我不问那里寻将去，他不过又往别家烧炼，或者撞得着也不可。纵不然，或者另遇着真正法术，再得炼成真丹，也不见得。”自此收拾了些行李，东游西走。

忽然一日，在苏州阊门人丛里，劈面撞着这一伙人。正待开口发作，这伙人不慌不忙，满面生春，却像他乡遇故知的一般，一把邀了那富翁，邀到一个大酒肆中，一副洁净座

头上坐了，叫酒保烫酒，取馐饭来。殷勤谢道：“前日有负厚德，实切不安。但我辈道路如此，足下勿以为怪。今有一法，与足下计较，可以偿足下前物，不必别生异说。”富翁道：“何法？”丹士道：“足下前日之银，吾辈得来，随手费尽，无可奉偿。今山东有一大姓，也请吾辈烧炼，已有成约。只待吾师到来，才交银举事。奈吾师远游，急切未来。足下若权认作吾师，等他交银出来，便取来先还了足下前物，直如反掌之易。不然，空寻吾辈也无干。足下以为何如？”富翁道：“尊师是何人物？”丹士道：“是个头陀。今请足下略剪去了些头发，我辈以师礼事奉，径到彼处便了。”

富翁急于得银，便依他剪发，做一齐了。彼辈殷殷勤勤，直待奉到山东。引进见了大姓，说道是他师父来了。大姓致敬，迎接到堂中，略谈炉火之事。富翁是做惯了的，亦且胸中原博，高谈阔论，尽中机宜。大姓深相敬服，是夜即兑银二千两，约在明日起火。只管把酒相劝，吃得酩酊，扶去另在一间内书房睡着。到得天明，商量安炉。富翁见这伙人科派，自家晓得些，也在里头指点。当日把银子下炉烧炼，这伙人认做徒弟守炉。大姓只管来导师父去请教，攀话饮酒，不好却得。这些人看个空儿，又提了罐各各走了，单撇下了师父。

大姓只道师父在家不妨，岂知早晨一伙都不见了，就拿住了师父，要去送在当官，捉拿余党。富翁只得哭诉道：“我是松江潘某，元非此辈同党。只因性好烧丹，前日被这伙人拐了。路上遇见，他说道在此间烧炼，得来可以赔偿。又替我剪发，叫我妆做他师父来的。指望取还前银，岂知连宅上

多骗了，又撒我在此！”说罢大哭。大姓问其来历详细，说得对科，果是松江富家，与大姓家有好些年谊的。知被骗是实，不好难为得他，只得放了。一路无了盘缠，倚着头陀模样，沿途乞化回家。

到得临清码头上，只见一只大船内，帘下一个美人，揭着帘儿，露面看着街上。富翁看见，好些面染。仔细一认，却是前日丹客所带来的妾，与他偷情的。疑道：“这人缘何在这船上？”走到船边，细细访问，方知是河南举人某公子包了名娼，到京会试的。富翁心里想道：“难道当日这家的妾毕竟卖了？”又疑道：“敢是面庞相像的。”不离船边，走来走去只管看。忽见船舱里叫个人出来，问他道：“官舱里大娘问你，可是松江人？”富翁道：“正是松江。”又问道：“可姓潘否？”富翁吃了一惊道：“怎晓得我的姓？”只见舱里人说：“叫他到船边来。”富翁走上前去，帘内道：“妾非别人，即前日丹客所认为妾的便是。实是河南妓家。前日受人之托，不得不依他嘱咐的话，替他捣鬼，有负于君。君何以流落至此？”富翁大恸，把连次被拐，今在山东回来之由，诉说一遍。帘内人道：“妾与君不能无情，当赠君盘费，作急回家。此后遇见丹客，万万勿可听信。妾亦是骗局中人，深知其诈。君能听妾之言，是即妾报君数宵之爱也。”言毕，着人拿出三两一封银子来递与他。富翁感谢不尽，只得收了。自此方晓得前日丹客美人之局，包了娼妓做的，今日却亏他盘缠。

到得家来，感念其言，终身不信炉火之事。却是头发纷披，亲友知其事者，无不以为笑谈。奉劝世人好丹术者，请以此为鉴。

丹术须先断情欲，尘缘岂许相驰逐？  
贪淫若是望丹成，阴沟洞里天鹅肉。

## 拍案惊奇卷十九

### 李公佐巧解梦中言 谢小娥智擒船上盗

赞云：

士或巾帼，女或弁冕。行不逾阃，谲能致远。睹彼英英，惭斯谏谏。

这几句赞，是赞那有智妇人，赛过男子。假如有一种能文的女子，如班婕妤、曹大家、鱼玄机、薛校书、季季兰、李易安、朱淑真之辈，上可以并驾班，扬，下可以齐驱卢、骆。有一种能武的女子，如夫人城、娘子军、高凉洗氏、东海吕母之辈，智略可方韩、白，雄名可赛关、张。有一种善能识人的女子，如卓文君、红拂妓、王浑妻钟氏、韦皋妻母苗氏之辈，俱另具法眼，物色尘埃。有一种报仇雪耻女子，如孙翊妻徐氏、董昌妻申屠氏、庞娥亲、邹仆妇之辈，俱中怀胆智，力歼强梁。又有一种希奇作怪、女扮为男的女子，如秦木兰、南齐东阳娄逞、唐贞元孟姬、五代临邛黄崇嘏，俱以权济变，善藏其用，窜身仕宦，既不被人识破，又能自保其

身，多是男子汉未必做得来的，算得是极巧极难的了。

而今更说一个遭遇大难、女扮男身、用尽心机、受尽苦楚、又能报仇、又能守志、一个绝奇的女人，真是千古罕闻。有诗为证：

侠概惟推古剑仙，除凶雪恨只香烟。  
谁知估客生奇女，只手能翻两姓冤。

这段话文，乃是唐元和年间，豫章郡有个富人，姓谢，家有巨产，隐名在商贾间。他生有一女，名唤小娥。生八岁，母亲早丧。小娥虽小，身体壮硕如男子形。父亲把他许了历阳一个侠士，姓段，名居贞。那人负气仗义，交游豪俊，却也在江湖上做大贾。谢翁慕其声名，虽是女儿尚小，却把来许下了他。两姓合为一家，同舟载货，往来吴、楚之间。两家弟兄、子侄、童仆等众，约有数十余人，尽在船内。贸易顺济，辐重充盈。如是几年，江湖上多晓得是谢家船，昭耀耳目。

此时小娥年已十四岁，方才与段居贞成婚。未及一月，忽然一日舟行至鄱阳湖口，遇着几只江洋大盗的船，各执器械，团团围住。为头的两人，当先跳过船来，先把谢翁与段居贞一刀一个，结果了性命。以后众人一齐动手，排头杀去。总是一个船中，躲得在那里？问有个把慌忙奔出舱外，又被盗船上人拿去杀了。或有得跳在水中，只好图得个全尸：湖水溜急，总无生理。谢小娥还亏得溜撒，乘众盗杀人之时，忙自去撑在舵上，一个失脚，跌下水去了。众盗席卷舟中财宝金帛一空，将死尸尽抛在湖中，弃船而去。

小娥在水中漂流，恍惚之间，似有神明护持，流到一只渔船边。渔人夫妻两个捞救起来，见是一个女人，心头尚暖，知是未死。拿几件破衣破袄替他换下湿衣，放在舱中眠着。小娥口中泛出无数清水，不多几时，醒将转来。见身在渔船中，想着父与夫被杀光景，放声大哭。渔翁夫妇问其缘故，小娥把湖中遇盗、父夫两家人口尽被杀害情由，说了一遍。原来谢翁与段侠士之名，著闻江湖上，渔翁也多曾受他小惠过的，听说罢不胜惊异，就权留他在船中。调理了几日，小娥觉得身子好了。他是个点头会意的人，晓得渔船上生意淡薄，便想道：“我怎好搅扰得他？不免辞谢了他，我自上岸，一路乞食，再图安身立命之处。”

小娥从此别了渔翁夫妇，沿途抄化。到建业上元县，有个妙果寺，内是尼僧。有个住持尼净悟，见小娥言语伶俐，说着遭难因由，好生哀怜，就留他在寺中，心里要他做个徒弟。小娥也情愿出家，道：“一身无归，毕竟是皈依佛门，可了终身。但父夫被杀之仇未复，不敢便自落发。且随缘度日，以待他年再处。”小娥自此日间在外乞化，晚间便归寺中安宿。晨昏随着净悟做功课，稽首佛前，心里就默祷，祈求报应。

只见一个夜间，梦见父亲谢翁来对他道：“你要晓得杀我的人姓名，有两句谜语，你牢牢记着：‘车中猴，门东草。’”说罢，正要再问，父亲撒手而去。大哭一声，飒然惊觉。梦中之语，明明记得，只是不解。隔得几日，又梦见丈夫段居贞来对他说：“杀我的人姓名，也是两句谜语：‘禾中走，一日夫。’”小娥连得了两梦，便道：“此是亡灵未泯，故来显应。只是如何不竟把真姓名说了，却用此谜语？想是冥冥之中，天

机不可轻泄，所以如此。如今既有这十二字谜语，必有一个解说。虽然我自家不省得，天下岂少聪明的人？不问好歹，求他解说出来。”

遂走到净悟房中，说了梦中之言。就将一张纸，写着十二字，藏在身边了。对净悟道：“我出外乞食，逢人便拜求去。”净悟道：“此间瓦官寺有个高僧，法名齐物，极好学问，多与官员士夫往来。你将此十二字到彼，求他一辨，他必能参透。”小娥依言，径到瓦官寺求见齐公。稽首毕，便道：“弟子有冤在身，梦中得十二字谜语，暗藏人姓名。自家愚懵，参解不出，拜求老师父解一解。”就将袖中所书一纸，双手递与齐公。齐公看了，想着一会，摇首道：“解不得，解不得。但老僧此处来往人多，当记着在此，逢人问去。倘遇有高明之人解得，当以相告。”小娥又稽首道：“若得老师父如此留心，感谢不尽。”

自此，谢小娥沿街乞化，逢人便把这几句请问。齐公有客来到，便举此谜相商，小娥也时时到寺中问齐公消耗。如此多年，再没一个人解得出。说话的，若只是这样解不出，那两个梦不是枉做了？看官不必性急，凡事自有个机缘。此时谢小娥机缘未到，所以如此。机缘到来，自然遇着巧的。

却说元和八年春，有个洪州判官李公佐，在江西解任，扁舟东下，停泊建业，到瓦官寺游耍。僧齐物一向与他相厚，出来接陪了，登阁跳远，谈说古今。语话之次，齐公道：“檀越博闻阅览，今有一谜语，请檀越一猜。”李公佐笑道：“吾师好学，何至及此稚子戏？”齐公道：“非是作戏，有个缘故。此间孀妇谢小娥，示我十二字谜语，每来寺中求解，说道中间

藏着仇人名姓。老僧不解辨，遍示来往游客，也多懵然。已多年矣。故此求明公一商之。”李公佐道：“是何十二字？且写出来，我试猜看。”齐公就取笔把十二字写出来，李公佐看了一遍道：“此定可解，何至无人识得？”遂将十二字念了又念，把头点了又点，靠在窗槛上，把手在空中画了又画。默然凝想了一会，拍手道：“是了！是了！万无一差。”齐公速要请教，李公佐道：“且未可说破，快去召那个孀妇来，我解与他。”

齐公即叫行童到妙果寺，寻将谢小娥来。齐公对他道：“可拜见了此间官人，此官人能解谜语。”小娥依言，上前拜见了毕。公佐开口问道：“你且说你的根由来。”小娥呜呜咽咽，哭将起来，好一会说话不出。良久，才说道：“小妇人父及夫俱为江洋大盗所杀。以后梦见父亲来说道：‘杀我者，车中猴，门东草。’又梦见夫来说道：‘杀我者，禾中走，一日夫。’自家愚昧，解说不出。遍问傍人，再无能省悟。历年已久，不识姓名。报冤无路，街恨无穷。”说罢又哭。李公佐笑道：“不须烦恼。依你所言，下官俱已审详在此了。”小娥住了哭，求明示。李公佐道：“杀汝父者是申兰，杀汝夫者是申春。”小娥道：“尊官何以解之？”李公佐道：“‘车中猴’，‘车’中去上下各一画，是‘申’字；申属猴，故曰‘车中猴’。‘艸’下有‘门’，‘门’中有‘东’，乃‘兰’字也。又，‘禾中走’是穿田过；‘田’出两头亦是‘申’字也。‘一日夫’者，‘夫’上更一画，下一‘日’，是‘春’字也，杀汝父是申兰，杀汝夫是申春，足可明矣，何必更疑？”

齐公在傍听解罢，抚掌称快道：“数年之疑，一旦豁然。

非明公聪鉴盖世，何能及此？”小娥愈加恸哭道：“若非尊官，到底不晓仇人名姓，冥冥之中，负了父夫。”再拜叩谢。就向齐公借笔来，将申兰，申春四字写在内襟一条带子上了。拆开里面，反将转来，仍旧缝好。李公佐道：“写此做甚？”小娥道：“既有了主名，身虽女子，不问那里，誓将访杀此二贼，以复其冤。”李公佐向齐公叹道：“壮哉！壮哉！然此事却非容易。”齐公道：“天下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。此妇坚忍之性，数年以来，老僧颇识之，彼是不肯作浪语的。”小娥因问齐公道：“此间尊官姓氏宦族，愿乞示知，以识不忘。”齐公道：“此官人是江西洪州判官李二十三郎也。”小娥再三顶礼念诵，流涕而去。

李公佐阁上饮罢了酒，别了齐公，下船解缆，自往家里。

话分两头，却说小娥自得李判官解辨二盗姓名，便立心寻访。自念身是女子，出外不便，心生一计，将累年乞施所得，买了衣服，打扮做男子模样，改名谢保。又买了利刀一把，藏在衣襟底下。想道：“在湖里遇的盗，必是原在江湖上走，方可探听消息。”日逐在埠头伺候。看见船上有雇人的，就随了去，佣工度日。在船上时，操作勤紧，并不懈怠，人都喜欢雇他。他也不拘一个船上，是雇着的使去。商船人？”邻人答道：“此是申家。家主叫得申兰，是申大官人。时常要到江湖上做生意，家里止是些女人，无个得力男子看守，所以雇唤。”小娥听到申兰二字，触动其心，心里便道：“果然有这个姓名！莫非正是此贼？”随对邻人说道：“小人情愿投赁佣工，烦劳引进则个。”邻人道：“申家急缺人用，一说便成的。只是要做个东道谢我。”小娥道：“这个自然。”

邻人问了小娥姓名地方，就引了他一径走进申家。只见里边踱出一个人来，你道生得如何？但见：

佝兜怪脸，尖下额生几茎黄须；突兀高颧，浓眉毛压一双赤眼。出言如虎啸，声撼半天风雨寒；行步似狼奔，影摇千尺龙蛇动。远观是丧船上方相，近觑乃山门外金刚。

小娥见了，吃了一惊。心里道：“这个人岂不是杀人强盗么？”便自十分上心。只见邻人道：“大官人要雇人，这个人姓谢名保，也是我们江西人，他情愿投在大官人门下使唤。”申兰道：“平日作何生理的？”小娥答应道：“平日专在船上趁工度日，埠头船上多有认得小人的，大官人去问问看就是。”

申兰家离埠头不多远，三人一同走到埠头来。问问各船上，多说着谢保勤紧小心，志诚老实，许多好处。申兰大喜。小娥就在埠头一个认得的经纪家里，借着纸墨笔砚，自写了佣工文契，写邻人做媒人，文与申兰收着。申兰就领了他同邻人到家里来，取酒出来请媒，就叫他陪待。小娥就走到厨下，掇长掇短，送酒送肴，且是熟分。申兰取出二两工银，先交与他了。又职二钱银子，做了媒钱。小娥也自梯已秤出二钱来，送那邻人。邻人千欢万喜，作谢自去了。申兰又领小娥去见了妻子蔺氏，自此小娥只在申兰家里佣工。

小娥心里看见申兰动静，明知是不良之人，想着梦中姓名，心然有据，大分是仇人。然要哄得他喜欢亲近，方好探其真确，乘机取事。故此千唤千应，万使万当，毫不逆着他一些事故。也是申兰冤业所在，自见小娥，便自分外喜欢。又见他得用，日加亲爱，时刻不离左右。没一句说话不与谢保

商量，没一件事体不叫谢保营干，没一件东西不托谢保收拾，已做了申兰贴心贴腹之人。因此，金帛财宝之类尽在小娥手中出入。看见旧时船中掠去锦绣衣服、宝玩器具等物，都在申兰家里，正是：“见鞍思马，睹物思人。”每遇一件，常自暗中哭泣多时。方才晓得梦中之言有准，时刻不忘仇恨，却又怕他看出，愈加小心。

又听得他说，有个堂兄弟，叫做二官人，在隔江独树浦居住。小娥心里想道：“这个不知可是申春否？父梦既应，夫梦必也不差。只是不好问得姓名，怕惹疑心。如何得他到来，便好探听。”却是个娥自到申兰家里，只见申兰口说“要到二官人家去”，便去了经月方回，回来必然带好些财帛归家，便分付交与谢保收拾，却不曾见二官人到这里来。也有时口说“要带谢保同去走走”，小娥晓得是做私商勾当，只推家里脱不得身；申兰也放家里不下，要留谢保看家，再不提起了。但是出外去，只留小娥与妻蔺氏，与同一两个丫鬟看守，小娥自在外厢歇宿照管。若是蔺氏有甚差遣，无不遵依停当。合家都喜欢他，是个万全可托得力的人了。

说话的，你差了。小娥既是男扮了，申兰如何肯留他一个寡汉伴着妻子在家？岂不疑他生出不伶俐事来？看官，又有一说。申兰是个强盗中人，财物为重。他们心上有甚么闺门礼法？况且小娥有心机，申兰平日毕竟试得他老实头，小心不过的，不消虑得到此。所以放心出去，再无别说。

且说小娥在家多闲，乘空便去交结那邻近左右之人，时时买酒买肉，破费钱钞在他们身上。这些人见了小娥，无不喜喜欢厚的。若看见有个把豪气的，能事了得的，更自十分

倾心结纳，或周济他贫乏，或结拜做弟兄，总是做申兰这些不义之财不着。申兰财物来得容易，又且信托他的，那里来查他细帐？落得做人情。小娥又报仇心重，故此先下工夫，结识这些党与在那里。只为未得申春消耗，恐怕走了风，脱了仇人。故此申兰在家时，几番好下得手，小娥忍住不动，且待时至而行。

如此过了两年有多，忽然一日，有人来说：“江北二官人来了。”只见一个大汉，同了一伙拳长臂大之人走将进来，问道：“大哥何在？”小娥应道：“大官人在里面，等谢保去请出来。”小娥便去对申兰说了。申兰走出堂前来道：“二弟多时不来了，甚风吹得到此？况且又同众兄弟来到，有何话说？”二官人道：“小弟申春，今日江上获得两个二十斤来重的大鲤鱼，不敢自吃，买了一坛酒，来与大哥同享。”申兰道：“多承二弟厚意。如此大鱼，也是罕物。我辈托神道福祐多年，我意欲将此鱼此酒，再加些鸡肉果品之类，赛一赛神，以谢覆庇，然后我们同散福受用方是。不然，只一味也不好下酒。况列位在此，无有我不破钞，反吃白食的。二弟意下何如？”众人都拍手道：“有理，有理。”

申兰就叫谢保过来，见了二官人。道：“这是我家雇工，极是老实勤紧可托的。”就分付他，叫去买办食物。小娥领命走出，一霎就办得齐齐整整，摆列起来。申春道：“此人果是能事，怪道大哥出外，放得家里下，原来有这样得力人在这里！”众人都赞叹一番。

申兰叫谢保把福物摆在一个养家神道前了，申春道：“须得写众人姓名，通诚一番。我们几个都识字不透，这事却来

不得。”申兰道：“谢保写得好字。”申春道：“又会写字，难得，难得。”小娥就走去，将了纸笔，排头写来。少不得申兰、申春为首，其余各报将名来，一个个写。小娥一头写着，一头记着，方晓得果然这个叫得申春。

献神已毕，就将福物收去整理一整理，重新摆出来，大家欢哄饮啖。却不提防小娥是有心的，急把其余名字一个个都记将出来，写在纸上，藏好了。私自叹道：“好个李判官！精悟玄鉴，与梦语符合如此。此乃我父夫精灵不泯，天启其心。今日仇人都在，我志将就了。”急急走来伏侍，只拣大碗频频斟与兰、春二人。二人都是酒徒，见他如此殷勤，一发喜欢，大碗价只顾吃，那里猜他有甚别意？

天色将晚，众贼俱已酣醉，各自散去，只有申春留在这里过夜，未散。小娥又满满斟了热酒，奉与申春道：“小人谢保，到此两年，不曾伏侍二官人。今日小人借花献佛，多敬一杯。”又斟一杯与申兰道：“大官人请陪一陪。”申春道：“好个谢保，会说会劝！”申兰道：“我们不要辜负他孝敬之意，尽量多饮一杯才是。”又与申春说谢保许多好处，小娥谦称一句，就献一杯，不干不住。两个被他灌得十分酩酊。原来江边苦无好酒，群盗只吃的是烧刀子。这一坛是他们因要尽兴，买那真正滴花烧酒，是极狠的。况吃得多了，岂有不醉之理？

申兰醉极苦热，又走不动了，就在庭中袒了衣服，眠倒了。申春也要睡，还走得动，小娥就扶他到一个房里，床上眠好了。走到里面看时，原来藺氏在厨下整酒时，闻得酒香扑鼻，因吃夜饭，也自吃了碗把。两个丫头递酒出来，各各偷些尝尝。女人家经得多少浓味？一个个伸腰打盹，却像着

了孙行者瞌睡虫的。小娥见如此光景，想道：“此时不下手，更待何时？”又想到：“女人不打紧，只怕申春这厮未睡得稳，却是利害。”就拿把锁，把申春睡的房门锁好了。走到庭中，衣襟内拔出佩刀，把申兰一刀，断了他头。

欲待再杀申春，终久是女人家，见申春起初走得动，只怕还未甚醉，不敢轻惹他。忙走出来，邻里间叫道：“有烦与我出力拿贼则个！”邻人多是平日与他相好的，听得他的声音，都走将拢来，问道：“贼在那里？我们帮你拿去。”小娥道：“非是小可的贼，乃是江洋杀人的大强盗，赃仗都在。今被我灌醉，锁住在房中，须赖众力擒他。”小娥平日结识的，好些好事的人在内，见说是强盗，都摩拳擦掌道：“是甚么人？”小娥道：“就是小人的主人，与他兄弟，惯做强盗。家中货财千万，都是赃物。”内中也有的道：“你在他家中，自然知他备细不差。只是没有被害失主，不好卤莽得。”小娥道：“小人就是被害失主。小人父亲与一个亲眷，两家数十口，都被这伙人杀了。而今家中金银器皿上，还有我家名字记号，须认得出。”一个老成的道：“此话是真。那申家踪迹可疑，身子常不在家，又不做生理，却如此暴富。我们只是不查得他实迹，又怕他凶暴，所以不敢发觉。今既有谢小哥做证，我们助他一臂，擒他兄弟两个送官，等他当官追究为是。”小娥道：“我已手杀一人，只须列位助擒得一个。”

众人见说已杀了一人，晓得事体必要经官，又且与小娥相好的多，恨申兰的也不少。一齐点了火把，望申家门里进来，只见申兰已挺尸在血泊里。开了房门，申春鼾声如雷，还在睡梦。众人把索子捆住，申春还挣扎道：“大哥不要取笑。”

众人骂他：“强盗！”他兀自未醒。众人捆好了，一齐闯进内房来。那藺氏酒不多，醒得快，惊起身来，见了众人火把，只道是强盗上了，口里道：“终日去打劫人，今日却有人来打劫了。”众人听得，一发道是谢保之言为实。喝道：“胡说！谁来打劫你家？你家强盗事发了。”也把藺氏与两个丫鬟拴将起来。藺氏道：“多是丈夫与叔叔做的事，须与奴家无干。”众人道：“说不得，自到当官去对。”此时小娥恐怕人多，抢散了赃物，先已把平日收贮之外安顿好了，锁闭着。明请地方加封，告官起发。

闹了一夜，明日押进浔阳郡来，浔阳太守张公升堂，地方人等解到一千人犯。小娥手执首词，首告人命强盗重情。此时申春宿酒已醒，明知事发。见对理的却是谢保，晓得哥哥平日有海底眼在他手里，却不知其中就里，乱喊道：“此是雇工人背主假捏出来的事。”小娥对张太守指着申春道：“他兄弟两个为首，十年前杀了豫章客谢、段二家数十人，如何还要抵赖？”太守道：“你敢在他家佣工，同做此事，而今待你有些不是处，你先出首了么？”小娥道：“小人在他家佣工，止得二年，此是他十年前事。”太守道：“这等，你如何晓得？有甚凭据？”小娥道：“他家中所有物件，还有好些是谢、段二家之物，即此便是凭据。”太守道：“你是谢家何人，却认得是？”小娥道：“谢是小人父家，段是小人夫家。”太守道：“你是男子，如何说是夫家？”小娥道：“爷爷听禀：小妇人实是女人，不是男子。只因两家都被二盗所杀，小妇人擗入水中，遇救得活。后来父夫托梦，说杀人姓名，乃是十二个字谜，解说不出。遍问识者，无人参破。幸有洪州李判官，解

得是申兰、申春。小妇人就改妆作男子，遍历江湖，寻访此二人。到得此郡，有出榜雇工者，问是申兰。小妇人有心，就投了他家。看见他出没踪迹，又认识旧物，明知他是大盗，杀父的仇人。未见申春，不敢动手。昨日方才同来饮酒，故此小妇人手刃了申兰，叫破地方，同擒了申春。只此是实。”

太守见说得希奇，就问道：“那十二字谜语如何的？”小娥把十二字念了一遍。太守道：“如何就是申兰、申春？”小娥又把李公佐所解之言，照前述了一遍。太守连连点头道：“是，是，是。快哉李君，明悟若此！他也与我有交，这事是真无疑。但你既是女人扮作男子，非止一日，如何得不被人看破？”小娥道：“小妇人冤仇在身，日夜提心吊胆，岂有破绽露出在人眼里？若稍有泄漏，冤仇怎报得成？”太守心中叹道：“有志哉，此妇人也！”又唤地方人等起来，问着事由。地方把申家向来踪迹可疑，及谢保两年前雇工，昨夜杀了申兰，协同擒了申春并他家属，今日解府的话，备细述了一遍。

太守道：“赃物何在？”小娥道：“赃物向托小妇人掌管，昨夜眼同地方封好在那里。”太守即命公人押了小娥，与同地方到申兰家起赃。金银财货，何止千万，小娥俱一一登有簿籍，分毫不爽。即时送到府堂，太守见金帛满庭，知盗情是实。把申春严刑拷打，蔺氏亦加拶指，都抵赖不得，一一招了。太守又究余党，申春还不肯说。只见小娥袖中取出所抄的名姓，呈上太守道：“这便是群盗的名了。”太守道：“你如何知得恁细？”小娥道：“是昨日叫小妇人写了，连名赛神的。小妇人嘿自抄记，一人也不差。”太守一发叹赏他能事。便唤申春研问着这些人住址，逐名注明了。先把申春下在牢里，蔺

氏、丫鬟讨保官卖。然后点起兵快，登时往各处擒拿，正似瓮中捉鳖，没有一个走得脱的。齐齐擒到，俱各无词。太守尽问成重罪，同申春下在死牢里。

乃对小娥道：“盗情已真，不必说了。只是你不待报官，擅行杀戮，也该一死。”小娥道：“大仇已报，立死无恨。”太守道：“法上虽是如此，但你孝行可嘉，志节堪敬，不可以常律相拘。待我申请朝廷，讨个明降，免你死罪。”小娥叩首称谢，太守叫押出讨保。小娥禀道：“小妇人而今事迹已明，不可复与男子混处，只求发在尼庵，听候发落为便。”太守道：“一发说得是。”就叫押在附近尼庵，讨个收管，一面听候圣旨发落。

太守就备将情节奏上，内云：

谢小娥立志报仇，梦寐感通，历年乃得。明系父仇，又属真盗。不惟擅杀之条，原情可免；又且矢志之事，核行可旌。云云。

元和十二年四月。

明旨批下：“谢小娥节行异人，准奏免死，有司旌表其庐。申春即行处斩。”不一日，到浔阳郡府堂开读了毕。太守命牢中取出申春等死囚来，读了犯由牌，押付市曹处斩。小娥此时已复了女装，穿了一身素服，法场上看斩了申春，再到府中拜谢张公。张公命花红鼓乐，送他归本里。小娥道：“父死夫亡，虽蒙相公奏请朝廷恩典，花红鼓乐之类，决非孀妇敢领。”太守越敬他知礼，点一官媪伴送他到家，另自差人旌表。

此时哄动了豫章一郡，小娥父夫之族还有亲属在家的，多来与小娥相见问讯。说起事由，无不悲叹惊异。里中豪族慕

小娥之名，央媒求聘的殆无虚日，小娥誓心不嫁。道：“我混迹多年，已非得已。若今日嫁人，女贞何在？宁死不可。”争奈来缠的人越多了，小娥不耐烦分诉，心里想道：“昔年妙果寺中，已愿为尼，只因冤仇未报，不敢落发。今吾事已毕，少不得皈依三宝，以了终身。不如趁此落发，绝了众人之愿。”小娥逐将剪子先将髻子剪下，然后用剃刀剃净了，穿了褐衣，做个行脚僧打扮。辞了亲属，出家访道，竟自飘然离了本里。里中人愈加叹诵，不题。

且说元和十三年六月，李公佐在家被召，将上长安。道经泗滨，有善义寺尼师大德，戒律精严，多曾会过，信步往谒。大德师接入客座，只见新来操戒的弟子数十人，俱净发鲜披，威仪雍容，列侍师之左右。内中一尼，仔细看了李公佐一回，问师道：“此官人岂非是洪州判官李二十三郎？”师点头道：“正是。你如何认得？”此尼即泣下数行道：“使我得报家仇，雪冤耻，皆此判官恩德也。”即含泪上前，稽首拜谢。

李公佐却不认得，惊起答拜道：“素非相识，有何恩德可谢？”此尼道：“某名小娥，即向年瓦官寺中乞食孀妇也。尊官其时以十二字谜语，辨出申兰、申春二贼名姓。尊官岂忘之乎？”李公佐想了一回，方才依稀记起，却记不全。又问起是何十二字，小娥再念了一遍，李公佐豁然省悟道：“一向已不记了。今见说来，始悟前事。后来果访得有此二人否？”小娥因把扮男子，投申兰，擒申春并余党，数年经营艰苦之事，从前至后，备细告诉了毕。又道：“尊官恩德，无可以报，从今惟有朝夕诵经保佑而已。”李公佐问道：“今如何恰得在此处相会？”小娥道：“复仇已毕，其时即剪发披褐，访道于牛

头山，师事大士庵尼将律师，苦行一年。今年四月，始受具戒于泗州开元寺，所以到此。岂知得遇恩人，莫非天也！”李公佐道：“既已受戒，是何法号？”小娥道：“不敢忘本，只仍旧名。”李公佐叹息道：“天下有如此至心女子！我偶然辨出二盗姓名，岂知誓志不舍，毕竟访出其人，复了冤仇！又且佣保杂处，无人识得是个女人，岂非天下难事？我当作传以旌其美。”小娥感泣，别了李公佐，仍归牛头山。扁舟泛淮，云游南国，不知所终。李公佐为撰《谢小娥传》，流传后世，载入《太平广记》。

诗云：

匕首如霜铁作心，精灵万载不销沉。  
西山木石填东海，女子衔仇分外深。

又云：

梦寐能通造化机，天教达识剖玄微。  
姓名一解终能报，方信双魂不浪归。

## 拍案惊奇卷二十

### 李克让竟达空函 刘元普双生贵子

诗曰：

全婚昔日称裴相，助殡千秋慕范君。  
慷慨奇人难屡见，休将仗义望朝绅。

这一首诗，单道世间人周急者少，继富者多。为此，达者便说：“只有锦上添花，那得雪中送炭？”只这两句话，道尽世人情态。比如一边有财有势，那趋财慕势的多只向一边去，这便是俗语叫做“一帆风”，又叫做“鹁鸽子旺边飞”。若是财利交关，自不必说。至于婚姻大事，儿女亲情，有贪得富的，便是王公贵戚，自甘与团头作对；有嫌着贫的，便是世家巨族，不得与甲长联亲。自道有了一分势要，两贯浮财，便不把人看在眼里。况有那身在青云之上，拔人于淤泥之中，重捐己资，曲全婚配，恁般样人实是从前寡见，近世罕闻。冥冥之中，天公自然照察。原来那夫妻二字，极是郑重，极宜斟酌，报应极是昭彰，世人决不可戏面不戏，胡作乱为。或

者因一句话上成就了一家儿夫妇，或者因一纸字中拆散了一世的姻缘，就是陷于不知，因果到底不爽。

且说南直长洲有一村农，姓孙，年五十岁，娶下一个后生继妻。前妻留下一个儿子，一房媳妇，且是孝顺。但是爹娘的说话，不论好歹真假，多应在骨里的信从。那老儿和儿子，每日只是锄田铍地，出去养家过活。婆媳两个在家绩麻拈芭，自做生理。却有一件奇怪：原来那婆子虽数上了三十多个年头，十分的不长进，又道是“妇人家入土方休”，见那老子是个养家经纪之人，不恁地理会这些勾当，所以闲常也与人做了些不伶俐的身分，几番几次漏在媳妇眼里。那媳妇自是个老实勤谨的，只以孝情为上，小心奉事翁姑，那里有甚心去捉他破绽？谁知道无心人对有心人，那婆子自做了这些话把，被媳妇每每冲着，虚心病了，自没意思，却恐怕有甚风声吹在老子 and 儿子耳朵里，颠倒在老子面前搬斗。又道是“枕边告状，一说便准”，那老子信了婆子的言语，带水带浆的羞辱毁骂了儿子几次。那儿子是个孝心的人，听了这些话头，没个来历，直摆布得夫妻两口终日合嘴合舌，甚不相安。

看官听说：世上只有一夫一妻，一竹竿到底的，始终有些正气，自不甘学那小家腔派。独有最狠毒、最狡猾、最短见的，是那晚婆。大概不是一婚两婚人，便是那低门小户拣剩货与那不学好为夫所弃的这几项人，极是老唧溜，也会得使人喜，也会得使人怒，弄得人死心塌地，不敢不从。原来世上妇人，除了那十分贞烈的，说着那话儿无不着紧。男子汉到中年，筋力渐衰。那娶晚婆的，大半是中年人做的事，往

往男大女小。假如一个老苍男子，娶了水也似一个娇嫩妇人，纵是千箱万斛，尽你受用，却是那话儿有些支吾不过，自觉得过意不去，随你有万分不是处，也只得依顺了他。所以那家庭间，每每被这些人吵得十清九浊。

这闲话且放过，如今再接前因。话说吴江有个秀才萧王宾，胸藏锦绣，笔走龙蛇。因家贫，在近处人家处馆，早出晚归。主家间壁，是一座酒肆，店主唤做熊敬溪。店前一个小小堂子，供着五显灵官。那王宾因在主家出入，与熊店主厮熟。忽一夜，熊店主得其一梦。梦见那五位尊神对他说道：“萧状元终日在此来往，吾等见了坐立不安。可为吾等筑一堵短壁儿，在堂子前遮蔽遮蔽。”店主醒来，想道：“这梦甚是跷蹊。说甚么萧状元，难道便是在间壁处馆的那个萧秀才？我想，恁般一个寒酸措大，如何便得做状元？”心下疑惑。却又道：“除了那个姓萧的，却又不曾与第二个姓萧的识熟。‘凡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。’况是神道的言语，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”次日起来，当真在堂子前面堆起一堵短墙，遮了神圣，却自放在心里不题。

隔了几日，萧秀才往长洲探亲，经过一个村落人家，只见一伙人聚做一块在那里喧嚷。萧秀才挨在人丛里看一看，只见众人指着道：“这不是一位官人？来得凑巧，是必央及这官人则个，省得我们村里去寻门馆先生。”连忙请萧秀才坐着，将过纸笔道：“有烦官人写一写，自当相谢。”萧秀才道：“写个甚么？且说个缘故。”只见一个老儿与一个小后生走过来道：“官人听说：我们是这村里人，姓孙，爷儿两个，一个阿婆，一房媳妇。叵耐媳妇十分不学好，倒终日与阿婆斗气。我两

个又是养家经纪人，一年到头，没几时住在家里。这样妇人，若留着，到底是个是非堆。为此，今日将他发还娘家，任从别嫁。他每众位多是地方中见，为是要写一纸休书，这村里人没一个通得文墨。见官人经过，想必是个有才学的，因此相烦官人替写一写。”萧秀才道：“原来如此，有甚难处？”便逞着一时见识，举笔一挥，写了一纸休书，交与他两个。他两个便将五钱银子，送秀才做润笔之资。秀才笑道：“这几行字值得甚么？我却受你银子！”再三不接。拂着袖子，撇开众人，径自去了。

这里自将休书付与妇人，那妇人可怜，勤勤谨谨做了三四年媳妇，无缘没故的休了他。咽着这一口怨气，扯住了丈夫，哭了又哭，号天拍地的不肯放手。口里说道：“我委实不曾有甚歹心负了你，你听着一面之词，离异了我。我生前无分辨处，做鬼也要明白此事。今世不能和你相见了，便死也不忘记你。”这几句话，说得傍人俱各掩泪。他丈夫也觉得伤心，忍不住哭起来。却只有那婆子看着，恐怕儿子有甚变卦，流水和老儿两个拆开了手，推出门外。那妇人只得含泪去了，不题。

再说那熊店主，重梦见五显灵官对他说道：“快与我等拆了面前短壁，拦着十分郁闷。”店主梦中道：“神圣前日分付小人起造，如何又要拆毁？”灵官道：“前日为萧秀才时常此间来往，他后日当中状元，我等见了他坐立不便，所以教你筑墙遮蔽。今他于某月某日，替某人写了一纸休书，拆散了一家夫妇，上天鉴知，减其爵禄。今职在吾等之下，相见无碍，以此可拆。”那店主正要再问时，一跳惊醒。想道：“好

生奇异！难道有这等事？明日待我问萧秀才，果有写休书一事否？便知端的。”

明日当真先去拆了壁，却好那萧秀才踱将来，店主邀住道：“官人，有句说话。请店里坐地。”入到里面，坐定吃茶，店主动问道：“官人曾于某月某日与别人代写休书么？”秀才想了一会道：“是曾写来，你怎地晓得？”店主遂将前后梦中灵官的说话，一一告诉了一遍。秀才听罢，目瞪口呆，懊悔不迭。后来果然举了孝廉，只做到一个知州地位。那萧秀才因一时无心失误上，白送了一个状元。世人做事，决不可不检点。曾有诗道得好：

人生常好事，作者不自知。  
起念埋根际，须思决局时。  
动止虽微渺，干连已弥滋。  
昏昏罹天网，方知悔是迟。

试看那拆人夫妇的，受祸不浅，便晓得那完人夫妇的，获福非轻。如今单说前代一个公卿，把几个他州外族之人，认做至亲骨肉，撮合了才子佳人，保全了孤儿寡妇，又安葬了朽骨枯骸。如此阴德，又不止是完人夫妇了，所以后来受天之报，非同小可。

这话文出在宋真宗时：西京洛阳县有一官人，姓刘，名弘敬，字元普，曾任过青州刺史，六十岁上告老还乡。继娶夫人王氏，年尚未满四十。广有家财，并无子女，一应田园、典铺，俱托内侄王文用管理。自己只是在家中广行善事，仗义疏财，挥金如土。从前至后，已不知济过多少人了，四方

无人不闻其名。只是并无子息，日夜忧心。

时遇清明节届，刘元普分付王文用整备了牲醴酒醴，往坟茔祭扫。与夫人各乘小轿，仆从在后相随。不逾时，到了坟上。浇奠已毕，元普拜伏坟前，口中说着几句道：

堪怜弘敬年垂迈，不孝有三无后大。七十人称  
自古稀，残生不久留尘界。今朝夫妇拜坟茔，他年  
谁向坟茔拜？膝下萧条未足悲，从前血食何容艾！  
天高听远实难凭，一脉宗亲须悯爱。诉罢中心泪欲  
枯，先灵英爽知何在？

当下刘元普说到此处，放声大哭，旁人俱各悲凄。那王夫人极是贤德的，拭着泪上前劝道：“相公请免愁烦。虽是年纪将暮，筋力未衰，妾身纵不能生育，当别娶少年为妾，子嗣尚有可望。徒悲无益。”刘元普见说，只得勉强收泪，分付家人，送夫人乘轿先回。自己留一个家僮相随，闲行散闷，徐步回来。

将及到家之际，遇见一个全真先生，手执招牌，上写道“风鉴通神”。元普见是相士，正要卜问子嗣，便延他到家中来坐。吃茶已毕，元普端坐，求先生细相。先生仔细相了一回，略无忌讳，说道：“观使君气色，非但无嗣，寿亦在旦夕矣。”元普道：“学生年近古稀，死亦非夭。子嗣之事，至此暮年，亦是水中捞月了。但学生自想，生平虽无大德，济弱扶倾，矢心已久。不知如何罪业，遂至殄绝祖宗之祀？”先生微笑道：“使君差矣。自古道：‘富者怨之丛。’使君广有家私，岂能一一综理？彼任事者只顾肥家，不存公道，大斗小秤，侵剥百端，以致小民愁怨。使君纵然行善，只好功过相酬耳，恐

不能获福也。使君但当悉杜其弊，益广仁慈；多福、多寿、多男，特易易耳。”元普闻言，默然听受。先生起身作别，不受谢金，飘然去了。

元普知是异人，深信其言。随取田园、典铺帐目，一一稽查。又潜往街市、乡间，各处探听，尽知其实。遂将众管事人一一申饬，并妻侄王文用也受了一番呵叱。自此益修善事，不题。

却说汴京有个举子李逊，字克让，年三十六岁。亲妻张氏，生子李彦青，小字春郎，年方十七。本是西粤人氏，只为与京师鸾远，十分孤贫，不便赴试。数年前挈妻携子，流寓京师，却喜中了新科进士，除授钱塘县尹，择个吉日，一同到了任所。李克让看见湖山佳胜，宛然神仙境界，不觉心中爽然。谁想贫儒命薄，到任未及一月，犯了个不起之症。正是：

浓霜偏打无根草，祸来只奔福轻人。

那张氏与春郎请医调治，百般无效，看看待死。

一日，李克让唤妻子到床前说道：“我苦志一生，得登黄甲，死亦无恨。但只是无家可奔，无族可依，撇下寡妇孤儿，如何是了？可痛！可怜！”说罢，泪如雨下，张氏与春郎在傍劝住。

克让想道：“久闻洛阳刘元普仗义疏财，名传天下，不论识认不识认，但是以情相求，无有不应。除是此人，可以托妻寄子。”便叫：“娘子，扶我起来坐了。”又叫儿子春郎取过文房四宝。正待举笔，忽又停止。心中好生踌躇道：“我与他从来无交，难叙寒温，这书如何写得？”疾忙心生一计，分付

妻儿取汤取水，把两人都遣开了。及至取得汤水来时，已自把书重重封固，上面写十五字，乃是：“辱弟李逊书呈洛阳恩兄刘元普亲拆。”把来递与妻儿收好，说道：“我有个八拜为交的故人，乃青州刺史刘元普，本贯洛阳人氏。此人义气干霄，必能济汝母子。将我书前去投他，料无阻拒。可多多拜上刘伯父，说我生前不及相见了。”随分付张氏道：“二十载恩情，今长别矣。倘蒙伯父收留，全赖小心相处。必须教子成名，补我未逮之志。你已有遗腹两月，倘得生子，使其仍读父书；若生女时，将来许配良人。我虽死而瞑目。”又分付春郎道：“汝当事刘伯父如父，事刘伯母如母。又当孝敬母亲，励精学业，以图荣显，我死犹生。如违我言，九原之下亦不安也。”两人垂泪受教。又嘱付道：“身死之后，权寄棺木浮丘寺中，俟投过刘伯父，徐图殡葬。但得安土埋藏，不须重到西粤。”说罢，心中哽咽，大叫道：“老天，老天！我李逊如此清贫，难道要做满一个县令，也不能勾？”当时蓦然倒在床上，已自叫唤不醒了。正是：

君恩新荷喜相随，谁料天年已莫追！

休为李君伤夭逝，四龄已可傲颜回。

张氏、春郎，各各哭得死而复苏。张氏道：“撇得我孤孀二人好苦！倘刘君不肯相容，如何处置？”春郎道：“如今无计可施，只得依从遗命。我爹爹最是识人，或者果是好人，也不见得。”张氏即将囊橐检点，那曾还剩分文！原来李克让本是极孤极贫的，做人甚易清方，到任又不上一月，虽有些少，已为医药废尽了。还亏得同僚相助，将来买具棺木盛殓，停在衙中，母子二人朝夕哭奠。过了七七之期，依着遗言，寄

柩浮丘寺内，收拾些少行李盘缠，带了遗书，饥餐渴饮，夜宿晓行，取路投洛阳县来。

却说刘元普一日正在书斋闲玩古典，只见门上人报道：“外有母子二人，口称西粤人氏，是老爷至交亲戚，有书拜谒。”元普心下着疑，想道：“我那里来这样远亲？”便且叫：“请进。”母子二人定到跟前，施礼已毕，元普道：“老夫与贤母子在何处识面？实有遗忘，伏乞详示。”李春郎答道：“家母、小侄其实不曾得会，先君却是伯父至交。”元普便请姓名。春郎道：“先君李逊，字克让；母亲张氏。小侄名彦青，字春郎。本贯西粤人氏。先君因赴试，流落京师。以后得第，除授钱塘县尹，一月身亡。临终时怜我母子无依，说有洛阳刘伯父，是幼年八拜至交，特命亡后贻了手书，自任所前来拜恳。故此母子造宅，多有惊动。”元普闻言，茫然不知就里。春郎便将书呈上。元普看了封签上十五字，好生诧异。及至拆封看时，却是一张白纸，吃了一惊，默然不语。左思右想了一回，猛可里心中省悟道：“必是这个缘故无疑。我如今不要说破，只教他母子得所便了。”张氏母子见他沉吟，只道不肯容纳，岂知他却是天大一场美意！

元普收过了书，便对二人说道：“李兄果是我八拜至交。指望再得相会，谁知已作古人！可怜！可怜！今你母子，就是我家骨肉，在此居住便了。”便叫请出王夫人来，说知来历，认为妯娌。春郎以子侄之礼自居。当时摆设筵席，款待二人。酒间说起李君灵柩在任所寺中，元普一力应承殡葬之事。王夫人又与张氏细谈，已知他有遗腹两月了。酒散后送他母子到南楼安歇，家火器皿无一不备，又拨几对僮仆服侍。

每日三餐，十分丰美。张氏母子得他收留，已自过望。谁却如此殷勤，心中感激不尽。过了几时，元普见张氏德性温存，春郎才华英敏，更兼谦谨老成，愈加敬重，又一面打发人往钱塘去扶柩了。

忽一日，正与王夫人闲坐，不觉掉下泪来。夫人问其故；元普道：“我观李氏子仪容志气，后来必然大成。我若得这般一个儿子，真可死而无恨。今年华已去，子息杳然，为此不觉伤感。”夫人道：“我屡次劝相公娶妾，只是不允。如今定为相公觅一侧室，管取宜男。”元普道：“夫人休说这话。我虽垂暮，你却尚是中年。若是天不绝我刘门，难道你不能生育？若是命中该绝，纵使姬妾盈前，也是无干。”说罢，自出去了。

夫人这番却主意要与丈夫娶妾，晓得与他商量，定然推阻，便私下叫家人唤将做媒的薛婆来，说知就里。又嘱付道：“直待事成之后，方可与老爷得知。必用心访个德容兼备的，或者老爷才肯相爱。”薛婆一一应诺而去。过不多日，薛婆寻了几头来说，领来看了，没一个中夫人的意，薛婆道：“此间女子只好恁样，除非汴梁帝京，五方杂聚去处，才有出色女子。”恰好王文用有别事要进京，夫人把百金密托了他，央薛婆与他同去寻觅。薛婆也有一头媒事要进京，两得其便，就此起程不题。

如今再表一段缘因。话说汴京开封府祥符县有一进士，姓裴，名习，字安卿，年登五十。夫人郑氏早亡，单生一女，名唤兰孙，年方二八，仪容绝世。裴安卿做了郎官几年，升任襄阳刺史。有人对他说道：“官人向来清苦，今得此美任，此

后只愁富贵不愁贫了。”安卿笑道：“富自何来？每见贪酷小人，惟利是图，不过使这几家治下百姓卖儿贴妇，充其囊橐。此真狼心狗行之徒。天子教我为民父母，岂是教我残害子民？我今此去唯吃襄阳一杯淡水而已。贫者人之常，叨朝廷之禄，不至冻馁足矣，何求富为？”裴安卿立心要做个好官，选了吉日，带了女儿起程赴任。不则一日，到了襄阳。莅任半年，治得那一府物阜民安，词清讼简。民间造成几句谣词，说道：

襄阳府前一条街，一朝到了裴天台。

六房吏书去打盹，门子皂隶去砍柴。

光阴荏苒，又早六月炎天。一日，裴安卿与兰孙吃过午饭，暴暑难当，安卿命汲井水解热。霎时井水将到，安卿吃了两钟，随后叫女儿吃。兰孙饮了数口，说道：“爹爹，恁样淡水，亏爹爹怎生吃下偌多！”安卿道：“休说这般折福的话。你我有得这水吃时，也便是神仙了，岂可嫌淡？”兰孙道：“爹爹，如何便见得折福？这样时候，多少王孙公子雪藕调冰，浮瓜沉李，也不为过。爹爹身为郡侯，饮此一杯淡水，还道受用，也太迂阔了。”

安卿道：“我儿不谙事务，听我道来。假如那王孙公子，倚傍着祖宗的势耀，顶戴着先人积攒了的浮财，不知稼穡，又无甚事业，只图快乐，落得受用。却不知乐极悲生，也终有马死黄金尽的时节；纵不然，也是他生来有这些福气。你爹爹贫寒出身，又叨朝廷民社之责，须不能勾比他。还有那一等人，假如当此天道，为将边廷，身披重铠，手执戈矛，日夜不能安息，又且死生朝不保暮。更有那荷锄农夫，经商工役，辛勤陇陌，奔走泥涂，雨汗通流，还禁不住那当空日晒。

你爹爹比他，不已是神仙了？又有那下一等人，一时过误，问成罪案，困在囹圄，受尽鞭捶，还要肘手镣足，这般时节，拘于那不见天日之处，休说冷水，便是泥汁也不能勾。求生不得生，求死不得死。父娘皮肉，痛痒一般，难道偏他们受得苦起？你爹爹比他，岂不是神仙？今司狱司中见有一二百名罪人，吾意欲散禁他每，在狱日给冷水一次，待交秋再作理会。”兰孙道：“爹爹未可造次。狱中罪人，皆不良之辈，若轻松了他，倘有不测，受累不浅。”安卿道：“我以好心待人，人岂负我？我但分付牢子紧守监门便了。”也是合当有事，只因这一节，有分教：

应死囚徒俱脱网，施仁郡守反遭殃。

次日，安卿升堂。分付狱吏将囚人散禁在牢，日给凉水与他，须要小心看守。狱卒应诺了，当日便去牢里松放了众囚，各给凉水，牢子们紧紧看守，不致疏虞。过了十来日，牢子们就懈怠了。

忽又是七月初一日。狱中旧例：每逢月朔便献一番利市。那日烧过了纸，众牢子们都去吃酒散福，从下午吃起，直吃到黄昏时候，一个个酩酊烂醉。那一干囚犯，初时见狱中宽纵，已自起心越牢。内中有几个有亲识的，密地教对付些利器，暗藏在身边。当日见众人已醉，就便乘机发作。约莫到二更时分，狱中一片声喊起，一二百罪人一齐动手，先将那当牢的禁子杀了，打出牢门，将那狱史牢子一个个砍翻。撞见的，多是一刀一个。有的躲在黑暗里听时，只听得喊道：“太爷平时仁德，我每不要杀他。”直反到各衙，杀了几个佐贰官。那时正是清平时节，城门还未曾闭，众人呐声喊，一

哄逃走出城。正是：

鳌鱼脱却金钩去，摆尾摇头再也不来。

那时裴安卿听得喧嚷，在睡梦中惊觉，连忙起来，早已有人报知。裴安卿听说，却正似顶门上失了三魂，脚底下荡了七魄，连声只叫得苦。悔道：“不听兰孙之言，以至于此。谁知道将仁待人，被人不仁。”一面点起民壮，分头追捕。多应是海底捞针，那寻一个？

次日这桩事早报与上司知道，少不得动了一本。不上半月，已到汴京。奏章早达天听，天子与群臣议处。若是裴安卿是个贪赃刻剥、阿谀谄佞的，朝中也还有人喜他。只为平素心性刚直，不肯趋奉权贵，况且一清如水，俸资之外毫不苟取，那有钱财夤缘势要？所以无一人与他辨冤。多道：“纵囚越狱，典守者不得辞其责。又且杀了佐贰，独留刺史，事属可疑，合当拿问。”天子准奏，即便批下本来，着法司差官扭解到京。那时裴安卿便是重出世的召父，再生来的杜母，也只得低头受缚。却也道自己素有政声，还有辨白之外，叫兰孙收拾了行李，父女两个同了押解人起程。

不则一日，来到东京。那裴安卿旧日住居，已奉圣旨抄没了，僮仆数人，分头逃散，无地可以安身。还亏得郑夫人在时，与清真观女道往来，只得借他一间房子，与兰孙住下了。次日，青衣小帽，同押解人到朝候旨。奉圣旨：下大理狱鞫审，即刻便自进牢。兰孙只得将了些钱钞，买上告下，去狱中传言寄语，担茶送饭。元来裴安卿年衰力迈，受了惊惶，又受了苦楚，日夜忧虞，饮食不进。兰孙设处送饭，枉自费了银子。

一日，见兰孙正到狱门首来，便唤住女儿说道：“我气塞难当，今日大分必死。只为为人慈善，以致召祸，累了我儿。虽然罪不及孥，只是我死之后，无路可投；作婢为奴，定然不免。”那安卿说到此处，好如万箭钻心，长号数声而绝。还喜未及会审，不受那三木囊头之苦。兰孙跌脚捶胸，哭得个发昏章第十一。欲要领取父亲尸首，又道是朝廷罪人，不得擅便。当时兰孙不顾死生利害，闯进大理寺衙门，哭诉越狱根由，哀感傍人。幸得那大理寺卿还是个有公道的人，见了这般情状，恻然不忍。随即进一道表章，上写着：

大理寺卿臣某，勘得襄阳刺史裴习，抚字心劳，提防政拙。虽法禁多疏，自干天谴；而反情无据，可表臣心。今已毙圜，宜从宽贷。伏乞速降天恩，赦其遗尸归葬，以彰朝廷优待臣下之心。臣某惶恐上言。

那真宗也是个仁君，见裴习已死，便自不欲苛求，即批准了表章。

兰孙得了这个消息，还算是“黄连树下弹琴——苦中取乐。”将身边所剩余银，买口棺木，雇人抬出尸首，盛殓好了，停在清真观中。做些羹饭，浇奠了一番，又哭得一佛出世。那裴安卿所带盘费，原无几何，到此已用得干干净净了。虽是已有棺木，殡葬之资毫无所出。兰孙左思右想道：“只有个舅舅郑公，见任西川节度使，带了家眷在彼，却是路途险远，万万不能搭救。真正无计可施。”

事到头来不自由，只得手中拿个草标，将一张纸写着“卖身葬父”四字，到灵柩前拜了四拜，祷告道：“爹爹阴灵

不远，保奴前去得遇好人。”拜罢起身，噙着一把眼泪，抱着一腔冤恨，忍着一身羞耻，沿街喊叫。可怜裴兰孙易个娇滴滴的闺中处子，见了一个募生人也要面红耳热的，不想今日出头露面！思念父亲临死言词，不觉寸肠俱裂。正是：

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。生来运蹇时乖，  
只得含羞忍辱。父兮桎梏亡身，女兮街衢痛哭。纵  
教血染鹃红，彼苍不念茆独。

又道是“天无绝人之路”，正在街上卖身，只见一个老妈妈走近前来，欠身施礼，问道：“小娘子为着甚事卖身，又恁般愁容可掬？”仔细认认，吃了一惊道：“这不是裴小姐？如何到此地位！”原来那妈妈正是洛阳的薛婆。郑夫人在时，薛婆有事到京，常在裴家往来的，故此认得。

兰孙抬头见是薛婆，就同他走到一个僻静所在，含泪把上项事说了一遍。那婆子家最易眼泪出的，听到伤心之处，不觉也哭起来，道：“原来尊府老爷遭此大难！你是个宦家之女，如何做得以下之人？若要卖身，虽然如此娇姿不到得便为奴作婢，也免不得是个偏房了。”兰孙道：“今日为了父亲，就是杀身也说得，何惜其他！”薛婆道：“既如此，小姐请免愁烦。洛阳县刘刺史老爷年老无儿，夫人王氏要与他取个偏房，前日曾嘱付我在本处寻了多时，并无一个中意的。如今因为洛阳一个大姓央我到京中相府求一头亲事，夫人乘便嘱付亲侄王文用带了身价，同我前来遍访。也是有缘，遇着小姐。王夫人原说要个德容两全的，今小姐之貌绝世无双，卖身葬父又是大孝之事，这事十有九分了。那刘刺史仗义疏财，王夫人大贤大德，小姐到彼虽则权时落后，尽可快活终身。未

知尊意何如？”兰孙道：“但凭妈妈主张。只是卖身为妾，玷辱门庭，千万莫说出真情，只认做民家之女罢了。”薛婆点头道是。随引了兰孙小姐，一同到王文用寓所来，薛婆就对他说明备细。

王文用远远地瞟去，看那小姐，已觉得倾国倾城。便道：“有如此绝色佳人，何怕不中姑娘之意？”正是：

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。

当下一边是落难之际，一边是富厚之家，并不消争短论长，已自一说一中。整整兑足了一百两雪花银子，递与兰孙小姐收了，就要接他起程。兰孙道：“我本为葬父，故此卖身。须是完葬事过，才好去得。”薛婆道：“小娘子，你子然一身，如何完得葬事？何不到洛阳成亲之后，那时洩刘老爷差人埋葬，何等容易！”兰孙只得依从。

那王文用是个老成才干的人，见是要与姑夫为妾的，不敢怠慢。教薛婆与他作伴同行，自己常在前后。东京到洛阳只有四百里之程，不上数日，早已到了刘家。王文用自往解库中去了，薛婆便悄悄地领他进去，叩见了王夫人。夫人抬头看兰孙时，果然是：

脂粉不施，有天然姿格；梳妆略试，无半点尘纷。举止处态度从容，语言时声音凄婉。双娥频蹙，浑如西子入吴时；两颊含愁，正似王嫱辞汉日。可怜妩媚清闺女，权作追随宦室人。

当时王夫人满心欢喜，问了姓名，便收拾一间房子，安顿兰孙，拨一个养娘服事他。

次日，便请刘元普来，从容说道：“老身今有一言，相公

幸勿嗔怪。”刘元普道：“夫人有话即说，何必讳言？”夫人道：“相公，你岂不闻‘人生七十古来稀’？今你寿近七十，前路几何？并无子息。常言道：‘无病一身轻，有子万事足。’久欲与相公纳一侧室，一来为相公持正，不好妄言；二来未得其人，姑且隐忍。今娶得汴京裴氏之女，正在妙龄，抑且才色两绝，愿相公立他做个偏房，或者生得一男半女，也是刘门后代。”刘元普道：“老夫只恐命里无嗣，不欲耽误人家幼女，谁知夫人如此用心！而今且唤他出来见我。”

当下兰孙小姐移步出房，倒身拜了。刘元普看见，心中想道：“我观此女仪容动止，决不是个以下之人。”便开口问道：“你姓甚名谁，是何等样人家之女？为甚事卖身？”兰孙道：“贱妾乃汴京小民之女，姓裴，小名兰孙。父死无资，故此卖身殡葬。”口中如此说，不觉暗地里偷弹泪珠。刘元普相了又相道：“你定不是民家之女，不要哄我。我看你愁容可掬，必有隐情。可对我一一直言，与你做主分忧便了。”兰孙初时隐讳，怎当得刘元普再三盘问，只得将那放囚得罪缘由，从前至后细细说了一遍，不觉泪如涌泉。刘元普大惊失色，也不觉泪下道：“我说不像民家之女，夫人几乎误了老夫！可惜一个好官，遭此屈祸！”忙向兰孙小姐连称：“得罪！”又道：“小姐身既无依，便住在我这里。待老夫选择地基，殡葬尊翁便了。”兰孙道：“若得如此周全，此恩惟天可表。相公先受贱妾一拜。”刘元普慌忙扶起，分付养娘好生服事裴家小姐，不得有违。当时走到厅堂，即刻差人往汴京迎裴使君灵柩。

不多日，扶柩到来，恰好钱塘李县令灵柩一齐到了。刘元普将来共停在一个庄厅之上，备了两个祭筵拜奠。张氏自

领了儿子拜了亡夫，元普也领兰孙拜了亡父。又延了一个有名的地理师，拣寻了两块好地基，等待腊月吉日安葬。

一日，王夫人又对元普说道：“那裴氏女虽然贵家出身，却是落难之中，得相公救援他的。若是流落他方，不知如何下贱去了。相公又与他择地葬亲，此恩非小，他必甘心与相公为妾的。既是名门之女，或者有些福气，诞育子嗣，也不见得。若得如此，非但相公有后，他也终身有靠，未为不可。望相公思之。”夫人不说犹可，说罢，只见刘元普勃然作色道：“夫人说那里话？天下多美妇人。我欲娶妾，自可别图。岂敢污裴使君之女？刘弘敬若有此心，神天鉴察！”夫人听说，自道失言，顿口不语。

刘元普心里不乐，想了一回道：“我也太呆了，我既无子嗣，何不索性认他为女，断了夫人这点念头。”便叫丫鬟请出裴小姐来，道：“我叨长尊翁多年，又同为刺史之职。年华高迈，子息全无。小姐若不弃嫌，欲待螟蛉为女。意下何如？”兰孙道：“妾蒙相公、夫人收养，愿为奴婢，早晚服事。如此厚待，如何敢当？”刘元普道：“岂有此理！你乃宦家之女，偶遭挫折，焉可贱居下流？老夫自有主意，不必过谦。”兰孙道：“相公、夫人，正是重生父母，虽粉骨碎身，无可报答。既蒙不鄙微贱，认为亲女，焉敢有违？今日就拜了爹妈。”刘元普欢喜不胜，便对夫人道：“今日我以兰孙为女，可受他全礼。”当下兰孙插烛也似的拜了八拜，自此便叫刘相公、夫人为爹爹、母亲，十分孝敬，倍加亲热。

夫人又说与刘元普道：“相公既认兰孙为女，须当与他择婿。侄儿王文用青年丧偶，管理多年，才干精敏，也不辱莫

了女儿。相公何不与他成就了这头亲事？”刘元普微微笑道：“内侄继娶之事，少不在得老夫身上。今日自有个主意，你只管打点妆奁便了。”夫人依言。元普当时便拣下一个成亲吉日，到期宰杀猪羊，大排筵会，遍请乡绅、亲友，并李氏母子、内侄王文用一同来赴庆喜华筵。众人还只道是刘公纳宠，王夫人也还只道是与侄儿成婚。正是：

万丈广寒难得到，嫦娥今夜落谁家？

看看吉时将及，只见刘元普教人捧出一套新郎衣饰，摆在堂中。刘元普拱手向众人说道：“列位高亲在此，听弘敬一言：敬闻‘利人之色，不仁；乘人之危，不义’，襄阳裴使君以枉事系狱身死，有女兰孙，年方及笄。荆妻欲纳为妾，弘敬宁乏子嗣，决不敢污使君之清德。内侄王文用虽有综理之才，却非仕宦中人，亦难以配公侯之女。唯我故人李县令之子彦青者，既出望族，又值青年，貌比潘安，才过子建，诚所谓‘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’者也。今日特为两人成其佳偶。诸公以为何如？”众人异口同声赞叹刘公盛德。李春郎出其不意，却待推逊，刘元普那里肯从？便亲手将新郎衣巾与他穿带了。次后笙歌鼎沸，灯火滢煌。远远听得环珮之声，却是薛婆做了喜娘，几个丫鬟一同簇拥着兰孙小姐出来。二位新人立在花毡之上，交拜成礼，真是说不尽那奢华富贵。但见：

“粉孩儿”对对挑灯，“七娘子”双双执扇。观看的是“风检才”、“麻婆子”，夸称道“鹊桥仙”并进“小篷菜”；伏侍的是“好姐姐”、“柳青娘”，帮衬道“贺新郎”同入“销金帐”。做娇客的，磨枪备箭，岂宜重问“后庭花”；做新妇的，半喜还忧，此

夜定然“川拨棹”。“脱布衫”时欢未艾，“花心动”处喜非常。

当时张氏和春郎，魂梦之中也不想得到此，真正喜自天来。兰孙小姐灯烛之下，觑见新郎容貌不凡，也自暗暗地欢喜，只道嫁个老人星，谁知却嫁了个文曲星！行礼已毕，便伏侍新人上轿。刘元普亲自送到南楼，结烛合卺。又把那千金妆奁，一齐送将过来。刘元普自回去陪宾，大吹大擂，直饮至五更而散。这里洞房中一对新人，真正佳人遇着才子，那一宵欢爱，端的是如胶似漆，似水如鱼，枕边说到刘公大德，两下里感激深入骨髓。

次日天明，起来见了张氏。张氏又同他夫妇拜见刘公，十万分称谢。随后张氏就办些祭物，到灵柩前叫媳妇拜了公公，儿子拜了岳父。张氏抚棺哭道：“丈夫生前为人正直，死后必有英灵。刘伯父周济了寡妇孤儿，又把名门贵女做你媳妇，恩德如天，非同小可。幽冥之中，乞保佑刘伯父早生贵子，寿过百龄。”春郎夫妻也各自默默地祷祝。自此上和下睦，夫唱妇随，日夜焚香保刘公冥福。

不觉光阴荏苒，又是腊月中旬，茆葬吉期到了。刘元普便自聚起匠役人工，在庄厅上抬取一对灵柩，到坟茆上来。张氏与春郎夫妻，各各带了重孝相送。当下埋棺封土已毕，各立一个神道碑，一书：“宋故襄阳刺史安卿裴公之墓”。一书：“宋故钱塘县尹克让李公之墓”。只见松柏参差，山水环绕，宛然二冢相连。刘元普设三牲礼仪，亲自举哀拜奠，张氏三人放声大哭。哭罢，一齐望着刘元普拜倒在荒草地上不起。刘元普连忙答拜，只是谦让无能，略无一毫自矜之色。随即回

来，各自散讫。

是夜，刘元普睡到三更，只见两个人幞头象简，金带紫袍，向刘元普扑地倒身拜下，口称“大恩人”。刘元普吃了一惊，慌忙起身扶住道：“二位尊神何故降临？折杀老夫也？”那左手的一位说道：“某乃襄阳刺史裴习，此位即钱塘县令李公克让也。上帝怜我两人清忠，封某为天下都城隍，李公为天曹府判官之职。某系狱身死之后，幼女无投，承公大恩，赐之佳婿，又赐佳城，使我两人冥冥之中，遂为儿女姻眷。恩同天地，难效涓埃。已曾合表上奏天庭，上帝鉴公盛德，特为官加一品，寿益三旬，子生双贵。幽明虽隔，敢不报知？”那右首的一位又说道：“某只为与公无交，难诉衷曲，故此空函寓意。不想公一见即明，慨然认义。养生送死，已出殊恩；淑女承祧，尤为望外。虽益寿添嗣，未足报洪恩之万一。今有遗腹小女凤鸣，明早已当出世。敢以此女，奉长郎君箕帚。公与我媳，我亦与公媳，略尽报效之私。”言讫，拱手而别。刘元普慌忙出送，被两人用手一推，瞥然惊觉，却正与王夫人睡在床上，便将梦中所见所闻，一一说了。夫人道：“妾身亦慕相公大德，古今罕有，自然得福非轻。神明之言，谅非虚谬。”刘元普道：“裴、李二公生前正直，死后为神，他感我嫁女婚男，故来托梦，理之所有。但说我寿增三十，世间那有百岁之人？又说赐我二子，我今年已七十，虽然精力不减少时，那七十岁生子，却也难得，恐未必然。”

次日早晨，刘元普思忆梦中言语，整了衣冠，步到南楼。正要与他三人知道，只见李春郎夫妇出来相迎，春郎道：“母亲生下小妹，方在坐草之际，昨夜我母子三人各有异梦，

正要伯父处报知贺喜，岂知伯父已先来了。”刘元普见说张氏生女，思想梦中李君之言，好生有验。只是自己不曾有子，不好说得。当下问了张氏平安，就问梦中所见如何。李春郎道：“梦见父亲、岳父俱已为神，口称伯父大德感动天庭，已为延寿添子。三人所梦，总只一样。”刘元普暗暗称奇，便将自己梦中光景，一一对两人说了。春郎道：“此皆伯父积德所致，天理自然，非虚幻也。”刘元普随即回家，与夫人说知，各各骇叹。又差人到李家贺喜。不逾时，又及满月，张氏抱了幼女来见伯父、伯母。元普便问：“令爱何名？”张氏道：“小名凤鸣，是亡夫梦中所嘱。”刘元普见与己梦相符，愈加惊异。

话休絮烦，且说王夫人当时年已四十岁了，只觉得喜食咸酸，时常作呕。刘元普只道中年人病发，延医看脉，没有一个解说得出。就有个把有手段的村道：“像是有喜的气脉。”却晓得刘元普年已七十，王夫人年已四十，从不曾生育的，为此都不敢下药，只说道：“夫人此病不消服药，不久自廖。”刘元普也道这样小病，料是不妨，自此也不延医，放下了心。只见王夫人又过了几时，当真病好，但觉得腰肢日重，裙带渐短，眉低眼慢，乳胀腹高。刘元普半信半疑道：“梦中之言，果然不虚么？”日月易过，不觉又及产期，刘元普此时不由你不信是有孕。提防分娩，一面唤了收生婆进来，又雇了一个奶子。

忽一夜，夫人方睡，只闻得异香扑鼻，仙音嘹亮。夫人便觉腹痛，众人齐来伏侍分娩。不上半个时辰，生下一个孩儿。香汤沐浴过了，看时，只见眉清目秀，鼻直口方，十分

魁伟，夫妻两人欢喜无限。元普对夫人道：“一梦之灵验如此！若如裴、李二公之言，皆上天之赐也。”就取名刘天祐，字梦祯。此事便传遍洛阳一城，把做新闻传说，百姓们编出四句口号道：

刺史生来有奇骨，为人专好积阴骘。

嫁了裴女换刘儿，养得头生做七十。

转眼间又是满月，少不得做汤饼会。众乡绅、亲友齐来庆贺，真是宾客填门，吃了三五日筵席。春郎与兰孙自梯己设宴贺喜，自不必说。

且说李春郎自从成婚、葬父之后，一发潜心经史，希图上进，以报大恩。又得刘元普扶持，入了国子学。正与伯父、母、妻商量到京赴学，以待试期，只见汴京有个公差到来，说是郑枢密府中所差，前来接取裴小姐一家的。原来那兰孙的舅舅郑公，数月之内，已自西川节度内召为枢密院副使。还京之日，已知姊夫被难而亡，遂到清真观问取甥女消息，说是卖在洛阳。又遣人到洛阳探问，晓得刘公仗义全婚，称叹不尽。因为思念甥女，故此欲接取他姑嫜、夫婿一同赴京相会。春郎得知此信，正是两便。兰孙见说舅舅回京，也自十分欢喜。当下禀过刘公夫妇，就要择个吉日，同张氏和凤鸣起程。

到期，刘元普治酒饯别。中间说起梦中之事，刘元普便对张氏说道：“旧岁老夫梦中得见令先君，说令爱与小儿有婚姻之分。前日小儿未生，不敢启齿。如今倘蒙不鄙，愿结葭莩。”张氏欠身答道：“先夫梦中曾言，又蒙伯伯不弃，大恩未报，敢惜一女？只是母子孤寒如故，未敢仰攀。倘得犬子

成名，当以小女奉郎君箕帚。”当下酒散，刘公又嘱付兰孙道：“你丈夫此去，前程万里。我两人在家安乐，孩儿不必挂怀。”诸人各各流涕，恋恋不舍。临行，又自再三下拜，感谢刘公夫妇盛德。然后垂泪登程去了。洛阳与京师却不甚远，不时常有音信往来，不必细说。

再表公子刘天祐，自从生育，日往月来，又早周岁过头。一日，奶子抱了小官人，同了养娘朝云往外边耍子。那朝云年十八岁，颇有姿色，随了奶子出来顽耍了一晌。奶子道：“姐姐，你与我略抱一抱，怕风大，我去将衣服来与他穿。”朝云接过抱了。奶子进去了一回出来，只听得公子啼哭之声，着了忙，两步当一步走到面前。只见朝云一手抱了，一手伸在公子头上揉着。奶子疾忙近前看时，只见跌起老大一个疙瘩。便大怒发话道：“我略转得一转背，便把他跌了。你岂不晓得他是老爷、夫人的性命？若是知道，须连累我吃苦。我便去告诉老爷、夫人，看你这小贱人逃得过这一顿责罚也不？”说罢，抱了公子，气愤愤的便走。

朝云见他势头不好，一时性发，也接应道：“你这样老猪狗！倚仗公子势利，便欺负人，破口骂我。不要使尽了英雄！莫说你是奶子，便是公子，我也从不曾见有七十岁的养头生！知他是拖来也是抱来的人？却为这一跌便凌辱我！”朝云虽是口强，却也心慌，不敢便走进来。不想那奶子一五一十，竟将朝云说话对刘元普说了。元普听罢，忻然说道：“这也怪他不得。七十生子，原是罕有。他一时妄言，何足计较？”当时奶子只道搬斗朝云一场，少也敲个半死，不想元普如此宽容，把一片火性化做半杯冰水，抱了公子自进去了。

却说元普当夜与夫人吃夜饭罢，自到书房里去安歇，分付女婢道：“唤朝云到我书房里来。”众女婢只道为日里事发，要难为他，倒替他担着一把干系，疾忙鹰拿燕雀的把朝云拿到。可怜朝云怀着鬼胎，战兢兢的立在刘元普面前，只打点领责。元普分付众人道：“你每多退去，只留朝云在此。”众人领命，一齐都散，不留一人。元普便叫朝云闭上了门。

朝云正不知刘元普葫芦里卖出甚么药来，只见刘元普叫他近前，说道：“人之不能生育，多因交会之际，精力衰微，浮而不实，故艰于种子。若精力健旺，虽老犹少。你却道老年人不能生产，便把那抱别姓、借异种这样邪说疑我！我今夜留你在此，正要与你试一试精力，消你这点疑心。”原来刘元普初时只道自己不能生儿，所以不肯轻纳少年女子。如今已得过头生，便自放胆大了。又见梦中说尚有一子，一时间不觉通融起来。那朝云也是偶然失言，不想到此分际，却也不敢违拗，只得伏侍元普解衣同寝。

刘元普虽则年老，精神强悍，朝云只得忍着痛苦承受。是夜刘元普便与朝云同睡。天明，朝云自进去了。刘元普起身，对夫人说知此事，夫人只是笑。众女婢和奶子多道：“老爷一向极有正经，而今倒恁般老没志气！”

谁想刘元普和朝云只此一宵，便受了娠。刘元普也是一时要他不疑，卖弄本事，也不道如此快杀。夫人便铺个下房，劝相公册立朝云为妾。刘元普应允了，便与朝云戴笄，纳为后房，不时往朝云处歇宿。朝云想起当初一时失言，倒得了这一个好地位。刘元普与朝云戏语道：“你如今方信公子不是拖来抱来的了么？”朝云耳红面赤，不敢言语。

转眼之间，又已十月满了。一日，朝云腹痛难禁，也觉得异香满室，生下一个儿子。方才落地，只听得外边喧嚷。刘元普出来看时，却是报李春郎状元及第的。刘元普见侄儿登第，不辜负了从前认义之心，又且正值生子之时，也是个大大吉兆，心下不胜快乐。当时报喜人就呈上李状元家书，刘元普拆开看道：

侄子母孤孀，得延残息足矣。赖伯父保全终结，遂得成名，皆伯父之赐也。迩来二尊人起居，想当佳胜。本欲给假一候尊颜，缘侍讲东宫，不离朝夕，未得如心。姑寄御酒二瓶，为伯父颐老之资；宫花二朵，为贤郎鼎元之兆。临风神往，不尽鄙忱。

刘元普看毕，收了御酒、宫花。正进来与夫人说知，只见公子天祐走将过来，刘元普唤住，递宫花与他道：“哥哥在京得第，特寄宫花与你。愿我儿他年琼林赐宴，与哥哥今日一般。”公子欣然接去，向头上乱插，望着爹娘唱了两个深喏，引得那两个老人家欢喜无限。

刘元普随即修书贺喜，并说生次子之事，打发京中人去讷。便把皇封御酒，祭献裴、李二公，然后与夫人同饮。从此又将次子取名天锡，表字梦符。兄弟日渐长成，十分乖觉，刘元普延师训诲，以待成人。又感上天祐庇，一发修桥砌路，广行阴德。裴、李二墓，每年春秋祭扫不题。

再表李状元在京之事。那郑枢密与夫人魏氏，止生一幼女，名曰素娟，尚在襁褓。他只为姐夫、姐姐早亡，甚是爱重甥女，故此李氏一门在他府中，十分相得。李状元自成名之后，授了东宫侍讲之职，深得皇太子之心。自此十年有余，

真宗皇帝崩了，仁宗皇帝登极，优礼师傅，便超升李彦青为礼部尚书，进阶一品。那刘元普仗义之事，自仁宗为太子时已自几次奏知，当日便进上一本，恳赐还乡祭扫，并乞褒封。仁宗颁下诏旨：“钱塘县尹李逊追赠礼部尚书，襄阳刺史裴习追复原官，各赐御祭一筵。青州刺史刘弘敬以原官加升三级。礼部尚书李彦青给假半年，还朝复职。”

李尚书得了圣旨，便同张老夫人、裴夫人、凤鸣小姐谢别了郑枢密，驰驿回洛阳来。一路上车马旌旗，炫耀数里，府县官员，出郭迎接。那李尚书去时尚是弱冠，来时已作大臣，却又年止三十。洛阳父老观者如堵，都称叹刘公不但有德，抑且能识好人。

当下李尚书家眷先到刘家下马。刘元普夫妇闻知，忙排香案迎接圣旨，山呼已毕。陈老夫人、李尚书、裴夫人俱各红袍玉带，率了凤鸣小姐，齐齐拜倒在地，称谢洪恩。刘元普扶起尚书，王夫人扶起夫人、小姐，就唤两位公子出来，相见婶婶、兄嫂。众人看见兄弟二人相貌魁梧，又酷似刘元普模样，无不欢喜，都称叹道：“大恩人生此双璧，无非积德所招！”随即排着御祭，到裴、李二公坟茔焚黄奠酒，张氏等四人各各痛哭一场，彻祭而回。

刘元普开筵贺喜。食供三套，酒行数巡，刘元普起身对尚书母子说道：“老夫有一衷肠之话，含藏十余年矣，今日不敢不说。令先君与老夫，生平实无一面之交，当贤母子来投，老夫茫然不知就里。及至拆书看时，并无半字。初时不解其意，仔细想将起来，必是闻得老夫虚名，欲待托妻寄子，却是从无一面，难叙衷情，故把空书，藏着哑谜。老夫当日认

假为真，虽妻子跟前不敢说破。其实所称八拜为交，皆虚言耳。今日喜得贤侄功成名遂，耀祖荣宗，老夫若再不言，是埋没令先君一段苦心也。”言毕，即将原书递与尚书母子展看。尚书母子号恸感谢。众人直至今日，才晓得空函认义之事，十分称叹不止。正是：

故旧托孤天下有，虚空认义古来无。

世人尽效刘元普，何必相交在始初？

当下刘元普又说起长公子求亲之事，张老夫人欣然允诺。裴夫人起身说道：“奴受爹爹厚恩，未报万一。今舅舅郑枢密生一表妹，名曰素娟，正与次弟同庚。奴家愿为作伐，成其配偶。”刘元普称谢了。当日无话。

刘元普随后就与天祐聘了李凤鸣小姐。李尚书一面写表转达朝廷，奏闻空函认义之事，一面修书与郑公说合。不逾时，仁宗看了表章，龙颜大喜，惊叹刘弘敬盛德，随颁恩诏，除建坊旌表外，特以李彦青之官封之，以彰殊典。那郑公素慕刘公高义，求婚之事无有不从。李尚书既做了天祐舅舅，又做了天锡中表联襟，亲上加亲，十分美满。

以后，天祐状元及第，天锡进士出身，兄弟两人青年同榜。刘元普直看二子成婚，各各生子，然后忽一夜梦见裴使君来拜道：“某任都城隍已满，乞公早赴瓜期，上帝已有旨矣。”次日无疾而终，恰好百岁。王夫人也自寿过八十。李尚书夫妇痛哭倍常，认作亲生父母，心丧六年。虽然刘氏自有子孙，李尚书却自年年致祭。这教做知恩报恩。唯有裴公无后，也是李氏子孙世世拜扫。自此世居洛阳，看守先茔，不回西粤。裴夫人生子，后来也出仕贵显。那刘天祐直做到同平章事，刘

天锡直做到御史大夫。刘元普屡受褒封，子孙蕃衍不绝。此阴德之报也。

这本话文出在《空城记》，如今依传编成演义一回，所以奉劝世人为善。有诗为证：

阴阳总一理，祸福唯自求。

莫道天公远，须看刺史刘。

## 拍案惊奇卷二十一

### 袁尚宝相术动名卿 郑舍人阴功叨世爵

诗曰：

燕门壮士吴门豪，筑中注铅鱼隐刀。  
感君恩重与君死，泰山一掷若鸿毛。

话说唐德宗朝有个秀才，南剑州人，姓林，名积，字兽甫，为人聪俊，广览诗书，《九经》、《三史》无不通晓，更兼存心梗直。在京师太学读书，给假回家，侍奉母亲之病。母病愈，不免再往学中。免不得暂别母亲，相辞亲戚、邻里，教当直王吉挑着行李，迤逦前进。在路但见：

或过山林，听樵歌于云岭；又经别浦，闻渔唱于烟波。或抵乡村，却遇市井。才见绿杨垂柳，影迷几处之楼台；那堪啼鸟落花，知是谁家之院宇？看处有无穷之景致，行时有不尽之驱驰。

饥餐渴饮，夜住晓行，无路登舟。不只一日，至蔡州，到个去处，天色已晚，但见：

十里俄惊雾暗，九天倏睹星明。八方商旅卸行装，七级浮屠燃夜火。六翮飞鸟，争投栖于树杪；五花画舫，尽返棹于洲边。四野牛羊皆入栈，三江渔钓悉归家。两下招商，俱说此间可宿；一声画角，应知前路难行。

两个投宿于旅邸，小二哥接引，拣了一间宽洁房子，当直的安顿了担仗。善甫稍歇，讨了汤，洗了脚，随分吃了些晚食，无事闲坐则个。不觉早点灯，交当直安排宿歇，来日早行。当直王吉在床前打铺自睡。

且说林善甫脱了衣裳，也去睡。但觉物瘾其背，不能睡着。壁上有灯，尚犹未灭，遂起身揭起荐席看时，见一布囊，囊中有一锦囊，中有大珠百颗，遂收于箱篋中。当夜不在话下。

到来朝天色已晓，但见：

晓雾装成野外，残霞染就荒郊。耕夫陇上，朦朧月色将沉；织女机边，晃荡金乌欲出。牧牛儿尚睡，养蚕女未兴。樵舍外已闻犬吠，招提内尚见僧眠。

天色将晓，起来洗漱罢，系裹毕。教当直的一面安排了行李，林善甫出房中来，问店主人：“前夕甚人在此房内宿？”店主人说道：“昨夕乃是一巨商。”林善甫见说，“此乃吾之故友也。因俟我失期。”看着那店主人道：“此人若回来寻时，可使他来京师上庠贯道斋，寻问林上舍，名积，字善甫。千万千万，不可误事。”说罢，还了房钱，相揖作别去了。王吉前面挑着行李什物，林善甫后面行，迤逦前进。林善甫放心不下，恐

店主人忘了，遂于沿路上，令王吉于墙壁粘手榜云：“某年某月某日，有剑浦林积，假馆上庠。有故人元珠，可相访于贯道斋。”不只一日，到于学中，参了假，仍旧归斋读书。

且说这囊珠子，乃是富商张客遗下了去的。及至到于市中，取珠欲货，方知失去，唬得魂不附体道：“苦也！我生受数年，只选得这包珠子。今已失了，归家妻子孩儿如何肯信？”再三思量，不知失于何处，只得再回沿路店中寻讨。直寻到林上舍所歇之处，问店小二时，店小二道：“我却不知你失去物事。”张客道：“我歇之后，有甚人在此房中安歇？”店主人道：“我便忘了！从你去后，有个官人来歇一夜了，绝早便去。临行时分付道：‘有人来寻时，可千万使他来京师上庠贯道斋，问林上舍，名积。’”张客见说言语蹊跷，口中不道，心下思量：“莫是此人收得我之物？”当日只得离了店中，迤逦再取京师路上来。见沿路贴着手榜，中有“元珠”之句，略略放心。

不只一日，直到上庠。未去歇泊，便来寻问。学对门有个茶坊，但见：

木匾高悬，纸屏横挂。壁间名画，皆唐朝吴  
道子丹青；瓯内新茶，尽山居玉川子佳茗。

张客入茶坊吃茶，茶罢，问茶博士道：“此问有个林上舍否？”博士道：“上舍姓林的极多，不知是那个林上舍？”张客说：“贯道斋名积，字善甫。”茶博士见说，“这个便是个好人。”张客见说道是好人，心下又放下二三分。张客说：“上舍多年个远亲，不相见，怕忘了。若来时相指引则个。”正说不了，茶博士道：“兀的出斋来的官人便是，他在我家寄衫帽。”张客

见了，不敢造次。

林善甫入茶坊，脱了衫帽，张客方才向前，看着林上舍，唱个喏便拜。林上舍道：“男儿膝下有黄金，如何拜人？”那时林上舍不识他有甚事，但见张客簌簌地泪下，哽咽了说不得。歇定，便把这上件事一一细说一遍。林善甫见说，便道：“不要慌，物事在我处。我且问你则个：里面有甚么？”张客道：“布囊中有锦囊，内有大珠百颗。”林上舍道：“多说得是。”带他去安歇处，取物交还。张客看见了道：“这个便是。不愿都得，但只觅得一半归家，养膳老小，感戴恩德不浅。”林善甫道：“岂有此说？我若要你一半时，须不沿路粘贴手榜，交你来寻。”张客再三不肯都领，情愿只领一半，林善甫坚执不受，如此数次相推。张客见林上舍再三再四不受，感戴洪恩不已，拜谢而去。将珠子一半，于市货卖。卖得银来，舍在有名佛寺斋僧，就与林上舍建立生祠供养，报答还珠之恩。

善甫后来一举及第。诗云：

林积还珠古未闻，利心不动道心存。

暗施阴德天神助，一举登科耀姓名。

善甫后来位至三公，二子历任显宦。古人云：“积善有善报，积恶有恶极。积善之家，必有余庆；作恶之家，必有余殃。”正是：

黑白分明造化机，谁人会解劫中危？

分明指与长生路，争奈人心着处迷。

此本话文，叫做《积善阴鹭》，乃是京师老郎传留至今。小子为何重宣这一遍？只为世人贪财好利，见了别人钱钞，昧着

心就要起发了。何况是失下的，一发是应得的了，谁肯轻还本主？不知冥冥之中，阴功极重。所以裴令公相该饿死，只因还了玉带，后来出将入相；窦谏议命主绝嗣，只为还了遗金，后来五子登科。其余小小报应，说不尽许多。而今再说一个一点善念，直到得脱了穷胎，变成贵骨，说与看官们一听，方知小子劝人做好事的说话，不是没来历的。你道这件事出在何处？

国朝永乐爷爷未登帝位，还为燕王，其时有个相士，叫做袁柳庄，名琪，在长安酒肆，遇见一伙军官打扮的，在里头吃酒。柳庄把内中一人看了一眼，大惊下拜道：“主公乃真命天子也。”其人摇手道：“休得胡说。”却回了他姓名去了。明日只见燕府中有懿旨，召这相士。相士朝见，抬头起来。正是昨日酒馆中所遇之人。——原来燕王装做了军官，与同护卫数人出来微行的。——就密教他仔细再相。柳庄相罢称贺，从此燕王决了大计。后来靖了内难，乃登大宝，酬他一个三品京职。其子忠彻，亦得荫为尚宝司丞。人多晓得柳庄神相，却不知其子忠彻传了父术，也是一个百灵百验的。京师显贵公卿，没一个不与他往来、求他风鉴的。

其时有一个姓王的部郎，家中人眷不时有病。一日，袁尚宝来拜，见他面有忧色，问道：“老先生尊容滞气，应主人眷不宁。然不是生成的，恰似有外来妨碍，原可趋避。”部郎道：“如何趋避？望请见教。”正说话间，一个小厮捧了茶盘出来送茶。尚宝看了一眼，大惊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须臾吃罢茶，小厮接了茶钟进去了。尚宝密对部郎道：“适来送茶小童，是何名字？”部郎道：“问他怎的？”尚宝道：“使宅上人眷不

宁者，此子也。”部郎道：“小厮姓郑，名兴儿，就是此间收的，未上一年。老实勤紧，颇称得用。他如何能使家下不宁？”尚宝道：“此小厮相能妨主，若留过一年之外，便要损人口，岂止不宁而已。”部郎意犹不信道：“怎便到此？”尚宝道：“老先生岂不闻马有的卢能妨主，手版能忤人君的故事么？”部郎省悟道：“如此，只得遣了他罢了。”

部郎送了尚宝出门，进去与夫人说了适间之言。女眷们见说了这等说话，极易听信的，又且袁尚宝相术有名，那一个不晓得？部郎是读书之人，还有些倔强未服，怎当得夫人一点疑心之根，再拔不出了。部郎就唤兴儿到跟前，打发他出去。兴儿大惊道：“小的并不曾坏老爷事体，如何打发小的？”部郎道：“不为你坏事，只因家中人口不安，袁尚宝爷相道，都是你的缘故。没奈何打发你在外去过几时，看光景再处。”兴儿也晓得袁尚宝相术通神，如此说了，毕竟难留；却又舍不得家主，大哭一场，拜倒在地。部郎也有好些不忍，没奈何强遣了他。果然兴儿出去了，家中人口从此平安。部郎合家越信尚宝之言不为虚谬。

话分两头，且说兴儿含悲离了王家，未曾寻得投主，权在古庙栖身。一日走到坑厕上屙屎，只见壁上挂着一个包裹。他提下来一看，乃是布线密扎，且是沉重。解开一看，乃是二十多包银子。看见了，伸着舌头缩不进来道：“造化！造化！我有此银子，不忧贫了。就是家主赶了出来，也不妨。”又想一想道：“我命本该穷苦，投靠了人家，尚且道是相法妨碍家主，平白无事赶了出来，怎得有福气受用这些物事？此必有人家干甚紧事，带了来用，因为登东司，挂在壁间失下了的，

未必不关着几条性命。我拿了去，虽无人知道，却不做了阴鹭事体？毕竟等人来寻，还他为是。”左思右想，带了这个包裹，不敢走离坑厕。沉吟到将晚，不见人来。放心不下，取了一条草荐，竟在坑板上铺了，把包裹塞在头底下，睡了一夜。

明日绝早，只见一个人头蓬眼肿，走到坑中来。见有人在里头，看一看壁间，吃了一惊道：“东西已不见了，如何回去得？”将头去坑墙上乱撞。兴儿慌忙止他道：“不要性急。有甚话，且与我说个明白。”那个人道：“主人托俺将着银子到京中做事，昨日偶因登厕，寻个竹钉，挂在壁上。已后登厕已完，竟自去了，忘记取了包裹。而今主人的事既做不得，银子又无了，怎好白手回去见他？要这性命做甚？”兴儿道：“老兄不必着忙，银子是小弟拾得在此，自当奉璧。”那个人听见了，笑逐颜开道：“小哥若肯见还，当以一半奉谢。”兴儿道：“若要谢时，我昨夜连包拿了去不得？何苦在坑版上忍了臭气，睡这一夜！不要昧了我的心。”把包裹一撩，竟还了他。

那个人见是个小厮，又且说话的确，做事慷慨，便问他道：“小哥高姓？”兴儿道：“我姓郑。”那个人道：“俺的主人姓郑，河间府人，是个世袭指挥。只因进京来讨职事做，叫俺拿银子来使用，不知是昨日失了，今日却得小哥还俺。俺明日做事停当了，同小哥去见俺家主，说小哥这等好意，必然有个好处。”两个欢欢喜喜，同到一个饭店中。殷殷勤勤，买酒请他，问他本身来历。他把投靠王家，因相被逐，一身无归，上项苦情备细述了一遍。那个人道：“小哥患难之中，

见财不取，一发难得。而今不必别寻道路，只在我下处同住了。待我干成了这事，带小哥到河间府罢了。”兴儿就问那个人姓名，那个人道：“俺姓张，在郑家做都管，人只叫我做张都管。不要说俺家主人，就是俺自家也盘缠得小哥一两个月起的。”兴儿正无投奔，听见如此说，也自喜欢。

从此只在饭店中安歇，与张都管看守行李，张都管自去兵部做事。有银子得用了，自然无不停当，取郑指挥做了巡抚标下旗鼓官。张都管欣然走到下处，对兴儿说道：“承小哥厚德，主人已得了职事，这分明是小哥作成的。俺与你只索同到家去报喜罢了，不必在此停留。”即忙收拾行李，雇了两个牲口，做一路回来。

到了家门口，张都管留兴儿在外边住了，先进去报与家主郑指挥。郑指挥见有了衙门，不胜之喜，对张都管道：“这事全亏你能干得来。”张都管说道：“这事全非小人之能，一来主人福荫，二来遇个恩星，得有今日。若非那个恩星，不要说主人官职，连小人性命也不能勾回来见主人了。”郑指挥道：“是何恩星？”张都管把登厕失了银子，遇着郑兴儿，厕板上守了一夜，原封还他，从头至尾说了一遍。郑指挥大惊道：“天下有这样义气的人！而今这人在那里？”张都管道：“小人不敢忘他之恩，邀他同到此间，拜见主人。见在外面。”郑指挥道：“正该如此，快请进来。”

张都管走出门外，叫了兴儿，一同进去见郑指挥。兴儿是做小厮过的，见了官人，不免磕个头下去。郑指挥自家也跪将下去，扶住了，说道：“你是俺恩人，如何行此礼？”兴儿站将起来，郑指挥仔细看了一眼道：“此非下贱之相。况且

器量宽洪，立心忠厚，他日必有好处。”讨坐来与他坐了。兴儿那里肯坐？推逊了一回，只得依命坐了。指挥问道：“足下何姓？”兴儿道：“小人姓郑。”指挥道：“忝为同姓，一发妙了。老夫年已望六，尚无子嗣。今遇大恩，无可相报。不是老夫要讨便宜，情愿认义足下做个养子，恩礼相待，少报万一，不知足下心下如何？”兴儿道：“小人是执鞭随镫之人，怎敢当此？”郑指挥道：“不如此说。足下高谊，实在古人之上。今欲酬以金帛，足下既轻财重义，岂有重资不取，反受薄物之理？若便恁然无关，视老夫为何等负义之徒！幸叨同姓，实是天缘。只恐有屈了足下，于心不安。足下何反见外如此？”指挥执意既坚，张都管又在旁边一力撺掇，兴儿只得应承。当下拜了四拜，认义了。

此后，内外人多叫他是郑大舍人，名字叫做郑兴邦，连张都管也让他做小家主了。

那舍人北边出身，从小晓得些弓马；今在指挥家，带了同往蓟州任所，广有了得的教师，日日教习，一发熟娴。指挥愈加喜欢。况且做人和气，又凡事老成谨慎，合家之人，无不相投。指挥已把他名字报去，做了个应袭舍人。那指挥在巡抚标下，甚得巡抚之心。年终累荐，调入京营，做了游击将军，连家眷进京，郑舍人也同往。到了京中，骑在高头骏马上，看见街道，想起旧日之事，不觉凄然泪下。有诗为证：

昔年在此拾遗金，蓝缕身躯乞丐心。

怒马鲜衣今日过，泪痕还似旧时深。

却说郑游击又与舍人用了些银子，得了应袭冠带，以指挥职衔听用，在京中往来拜客，好不气概！他自离京中，到

这个地位，还不上三年，此时王部郎也还在京中。舍人想道：“人不可忘本。我当时虽被王家赶了出来，却是主人原待得我好，只因袁尚宝有妨碍主人之说，故此听信了他，原非本意。今我自到义父家中，何曾见妨了谁来？此乃尚宝之妄言，不关旧主之事。今得了这个地步，还该去见他一见，才是忠厚。只怕义父怪道翻出旧底本，人知不雅，未必相许。”即把此事从头至尾，来与养父郑游击商量。游击称赞道：“贵不忘贱，新不忘旧，都是人生实受用好处，有何妨碍？古来多少王公大人、天子宰相，在尘埃中屠沽下贱起的，大丈夫正不可以此芥蒂。”

舍人得了养父之言，即便去穿了素衣服，腰系金镶角带，竟到王部郎寓所来。手本上写着：

门下走卒应袭听用指挥郑兴邦叩见。

王部郎接了手本，想了一回道：“此是何人，却来见我？又且写‘门下走卒’，是必曾在那里相会过来。”心下疑惑。原来京里部官清澹，见是武官来见，想是有些油水的，不到得作难，就叫：“请进。”

郑舍人一见了王部郎，连忙磕头下去。王部郎虽是旧主人，今见如此冠带换扮了，一时那里遂认得？慌忙扶住道：“非是统属，如何行此礼？”舍人道：“主人岂不记那年的兴儿么？”部郎仔细一看，骨格虽然不同，体态还认得出，吃了一惊道：“足下何自能致身如此？”舍人把认了义父，讨得应袭指挥，今义父见在京营做游击的话，说了一遍，道：“因不忘昔日看待之恩，敢来叩见。”王部郎见说罢，只得看坐。舍人再三不肯道：“分该侍立。”部郎道：“今足下已是朝廷之官，

如何拘得旧事？”舍人不得已，旁坐了。部郎道：“足下有如此后步，自非家下所能留。只可惜袁尚宝妄言误我，致得罪于足下，以此无颜。”舍人道：“凡事有数。若当时只在主人处，也不能得认义父，以有今日。”部郎道：“事虽如此，只是袁尚宝相术可笑，可见向来浪得虚名耳。”

正要摆饭款待，只见门上递一帖进来道：“尚宝袁爷要来面拜。”部郎抚掌大笑道：“这个相不着的又来了，正好取笑他一回。”便对舍人道：“足下且到里面去，只做旧时妆扮了。停一会待我与他就坐了，竟出来照旧送茶，看他认得出认不出。”舍人依言，进去卸了冠带，与旧日同伴取了一件青长衣披了。听得外边尚宝坐定讨茶，双手捧了一个茶盘，恭恭敬敬出来送茶。

袁尚宝注目一看，忽地站了起来道：“此位何人？乃在此送茶！”部郎道：“此前日所逐出童子兴儿便是，今无所归，仍来家下服役耳。”尚宝道：“何太欺我？此人不论后日，只据目下，乃是一金带武职官，岂宅上服役之人哉？”部郎大笑道：“老先生不记得前日相他妨碍主人，累家下人口不安的说话了？”尚宝方才省起向来之言，再把他端相了一回，笑道：“怪哉！怪哉！前日果有此言。却是前日之言也不差，今日之相也不差。”部郎道：“何解？”尚宝道：“此君满面阴德纹起，若非救人之命，必是还人之物，骨相已变。看来有德于人，人亦报之。今日之贵，实由于此。非学生之有误也。”舍人不觉失声道：“袁爷真神人也。”遂把厕中拾金还人，与挈到河间，认义父亲，应袭冠带，前后事备细说了一遍，道：“今日念旧主人，所以到此。”部郎起初只晓得认义之事，不晓得还金之

事，听得说罢，肃然起敬道：“郑君德行，袁公神术，俱足不朽。快教取郑爷冠带来。”穿着了，重新与尚宝施礼。部郎连尚宝多留了筵席，三人尽欢而散。

次日，王部郎去拜了郑游击，就当答拜了舍人。遂认为通家往来不绝。后日郑舍人也做到游击将军而终，子孙竟得世荫。只因一点善念，脱胎换骨，享此爵禄。所以奉劝世人，只宜行好事，天并不曾亏了人。有古风一首为证：

袁公相术真奇绝，唐举、许负无差别。片言甫出鬼神惊，双眸略展荣枯决。儿童妨主运何乖！流落街衢实可哀。还金一举堪夸羨，善念方萌已脱胎。郑公生平原倜傥，百计思酬恩谊广。螟蛉同姓是天缘，冠带加身报不爽。京华重忆主人情，一见袁公便起惊。阴功获福从来有，始信时名不浪称。

## 拍案惊奇卷二十二

### 钱多处白丁横带 运退时刺史当舫

诗云：

菟枯本是无常数，何必当风使尽帆？

东海扬尘犹有日，白衣苍狗刹那间！

话说人生荣华富贵，眼前的多是空花，不可认为实相。如今人一有了时势，便自道是万年不拔之基，旁边看的人也是一样见识，岂知转眼之间灰飞烟灭，泰山化作冰山，极是不难的事。俗语两句说得好：“宁可无了有，不可有了无。”专为贫贱之人，一朝变泰，得了富贵，苦尽甜来，滋味深长。若是富贵之人，一朝失势，落魄起来，这叫做“树倒猢猻散”，光景着实难堪了。却是富贵的人，只据目前时势，横着胆，昧着心，任情做去，那里管后来有下梢没下梢？曾有一个笑话，道是一个老翁有三子，临死时分付道：“你们倘有所愿，实对我说，我死后求之上帝。”一子道：“我愿官高一品。”一子道：“我愿田连万顷。”末一子道：“我无所愿，愿换大眼睛一对。”

老翁大骇道：“要此何干？”其子道：“等我撑开了大眼，看他们富的富，贵的贵。”此虽是一个笑话，正合着古人云：

长将冷眼观螃蟹，看你横行得几时？

虽然如此，然那等熏天赫地富贵人，除非是遇了朝廷诛戮，或是生下子孙不肖，方是败落散场，再没有一个身子上先前做了贵人，以后流为下贱，现世现报，做人笑柄的。看官，而今且听小子先说一个好玩的，做个入话。

唐朝僖宗皇帝即位，改元乾符。是时阉宦骄横，有个小马坊使内官田令孜，是上为晋王时有宠，及即帝位，使知枢密院，遂擢为中尉。上时年十四，专事游戏，政事一委令孜，呼为阿父。迁除官职，不复关白。其时京师有一流棍，叫名李光，专一阿谀逢迎，谄事令孜，令孜甚是喜欢、信用，荐为左军使；忽一日奏授朔方节度使。岂知其人命薄，没福消受，敕下之日，暴病卒死。遗有一子，名唤德权，年方二十余岁。令孜老大不忍，心里要抬举他，不论好歹，署了他一个剧职。时黄巢破长安。中和元年，陈敬瑄在成都遣兵来迎僖皇，令孜遂劝僖皇幸蜀。令孜扈驾，即便叫了李德权同去。僖皇行在住于成都，令孜与敬瑄相与交结，盗专国柄，人皆畏威。德权在两人左右，远近仰奉，凡奸豪求名求利者，多贿赂德权，替他两处打关节。数年之间，聚贿千万。累官至金紫光禄大夫、检校右仆射，一时薰灼无比。

后来僖皇薨逝，昭皇即位。大顺二年四月，西川节度使王建屡表请杀令孜、敬瑄，朝廷惧怕二人，不敢轻许，建使人告敬瑄作乱、令孜通风翔书，不等朝廷旨意，意执二人杀之。草奏云：

开柙出虎，孔宣父不责他人；当路斩蛇，孙叔敖盖非利己。专杀不行于阍外，先机恐失于彀中。于时追捕二人余党甚急，德权脱身，遁于复州。平日枉有余银财货万万千千，一毫却带不得，只走得空身。盘缠了几日，衣服多当来吃了单衫百结，乞食通途。可怜昔日荣华，一旦付之春梦！

却说天无绝人之路。复州有个后槽健儿，叫做李安，当日李光未际时与他相熟。偶在道上行走，忽见一人褴褛丐食。仔细一看，认得是李光之子德权，心里恻然。邀他到家里，问他道：“我闻得你父子在长安富贵，后来破败，今日何得在此？”德权将官司追捕田陈余党，脱身亡命，到此困穷的话，说了一遍。李安道：“我与汝父有交，你便权在舍下住几时。怕有人认得，你可改个名，只认做我的侄儿，便可无事。”德权依言，改名彦思，就认他这看马的做叔叔，不出街上乞化了。未及半年，李安得病将死。彦思见后槽有官给的工食，遂叫李安投状，道：“身已病废，乞将侄彦思继充后槽。”不数日，李安果死，彦思遂得补充健儿，为牧守圉人，不须忧愁衣食，自道是十分侥幸。岂知渐渐有人晓得他曾做仆射过的，此时朝政紊乱，法纪废弛，也无人追究他的踪迹，但只是起他个混名，叫他做“看马李仆射”。走将出来时，众人便指手点脚，当一场笑话。

看官，你道仆射是何等样大官，后槽是何等样贱役！如今一人身上，先做了仆射，收场结果，做得个看马的，岂不可笑？却又一件：那些人依附内相，原是冰山，一朝失势，破败死亡，此是常理；留得残生看马，还是便宜的事，不足为

怪。

如今再说当日同时有一个官员，虽是得官不正，侥幸来的，却是自己所挣。谁知天不帮衬，有官无禄。并不曾犯着一个对头，并不曾做着一件事体，都是命里所招，下梢头弄得没出豁，比此更为可笑。诗曰：

富贵荣华何足论？从来世事等浮云！

登场傀儡休相吓，请看当艄郭使君！

这本话文，就是唐僖宗朝，江陵有一个人，叫做郭七郎。父亲在日，做江湘大商，七郎长随着船上去走的。父亲死过，是他当家了，真个是家资巨万，产业广延。有鸦飞不过的田宅，贼扛不动的金银山，乃楚城富民之首。江、淮、河朔的贾客，多是领他重本，贸易往来。却是这些富人，唯有一项：不平心是他本等。大等秤进，小等秤出。自家的，歹争做好；别人的，好争做好。这些领他本钱的贾客，没有一个不受尽他累的，各各吞声忍气，只得受他。你道为何？只为本钱是他的。那江湖上走的人，拚得陪些辛苦在里头，随你尽着欺心算帐，还只是仗他资本营运，毕竟有些便宜处。若一下冲撞了他，收拾了本钱去，就没蛇得弄了。故此随你克剥，只是行得去的，本钱越弄越大。所以富的人只管富了。

那时有个极大商客，先前领了他几万银子，到京都做生意，去了几年，久无音信。直到乾符初年，郭七郎在家，想着这主本钱没着落，他是大商，料无失所，可惜没个人往京去一讨。又想一想道：“闻得京都繁华去处，花柳之乡，不若借此事由，往彼一游。一来可以索债；二来买笑追欢；三来

觑个方便，觅个前程，也是终身受用。”算计已定。七郎有一个老母、一弟一妹在家，奴婢下人无数，只是未曾娶得妻子。当时分付弟妹承奉母亲，着一个都管看家，余人各守职业做生理，自己却带几个惯走长路会事的家人在身边，一面到京都来。

七郎从小在江湖边生长，贾客船上往来，自己也会撑得篙、摇得橹，手脚快便，把些饥餐渴饮之路，不在心上，不则一日到了。原来那个大商姓张，名全，混名张多宝。在京都开几处解典库，又有几所缣段铺，专一放官吏债，打大头脑的。至于居间说事，买官鬻爵，只要他一口担当，事无不成。也有叫他做张多保的，只为凡事多是他保得过，所以如此称呼。满京人无不认得他的。郭七郎到京，一问便着。

他见七郎到了，是个江湘债主。起初进京时节，多亏他的几万本钱做桩，才做得开，成得这个大气概，一见了欢然相接。叙了寒温，便摆起酒来。把轿去教坊里请了几个有名的航衍前来陪侍，宾主尽欢。酒散后，就留一个绝顶的妓者，叫做王赛儿，相伴了七郎，在一个书房里宿了。富人待富人，那房舍精致，帷帐华侈，自不必说。

次日起来，张多保不待七郎开口，把从前连本连利一算，约该有十来万了，就如数搬将出来，一手交兑。口里道：“只因京都多事，脱身不得。亦且挈了重资，江湖上难走，又不可轻易托人，所以迟了几年。今得七郎自身到此，交明了此一宗，实为两便。”七郎见他如此爽利，心下喜欢。便道：“在下初入京师，未有下处。虽承还清本利，却未有安顿之所。有烦兄长替在下寻个寓舍何如？”张多保道：“舍下空房尽多，

闲时还要招客，何况兄长通家，怎到别处作寓？只须在舍下安歇。待要启行时，在下周置动身，管取安心无虑。”七郎大喜，就在张家间壁一所大客房住了。当日取出十两银子，送与王赛儿，做昨日缠头之费。夜间七郎摆还席，就央他陪酒。张多保不肯要他破钞，自己也取十两银子来送，叫还了七郎银子。七郎那里肯？推来推去，大家多不肯收进去。只便宜了这王赛儿，落得两家都收了，两人方才快活。是夜，宾主两个与同王赛儿行令作乐饮酒，愈加熟分有趣，吃得酩酊而散。

王赛儿本是个有名的上厅行首，又见七郎有的是银子，放出十分擒拿的手段来。七郎一连两宵，已此着了迷魂汤，自此同行同坐，时刻不离左右，径不放赛儿到家里去了。赛儿又时常接了家里的姊妹，轮递来陪酒插趣，七郎赏赐无算。那鸨儿又有做生日、打差买物事、替还债许多科分出来，七郎挥金如土，并无吝惜。才是行径如此，便有帮闲钻懒一班儿人，出来诱他去跳槽。大凡富家浪子，心性最是不常，搭着便生根的，见了一处，就热一处。王赛儿之外，又有陈娇、黎玉、张小小、郑翩翩几处往来，都一般的撒漫使钱。那伙闲汉又领了好些王孙贵戚好赌博的，牵来局赌。做圈做套，赢少输多，不知骗去了多少银子。

七郎虽是风流快活，终究是当家立计、好利的人。起初见还的利钱多在里头，所以放松了些手。过了三数年，觉道用得多了，捉捉后手看，已用过了一半有多了，心里猛然想着家里头，要回家，来与张多保商量。张多保道：“此时正是濮人王仙芝作乱，劫掠郡县，道路梗塞。你带了偌多银两，待

往那里去？恐到不得家里。不如且在此盘桓几时，等路上平静好走，再去未迟。”七郎只得又住了几日。

偶然一个闲汉，叫做包走空包大，说起朝廷用兵紧急，缺少钱粮，纳了些银子，就有官做，官职大小，只看银子多少。说得郭七郎动了火，问道：“假如纳他数百万钱，可得何官？”包大道：“如今朝廷昏浊，正正经经纳钱，就是得官，也只有数，不能勾十分大的。若把这数百万钱，拿去私下买嘱了主爵的官人，好歹也有个刺史做。”七郎吃一惊道：“刺史也是钱买得的？”包大道：“而今的世界，有甚么正经？有了钱百事可做。岂不闻崔烈五百万买了个司徒么？而今空名大将军告身，只换得一醉。刺史也不难的，只要通得关节，我包你做得来便是。”

正说时，恰好张多保走出来，七郎一团高兴，告诉了适才的说话。张多保道：“事体是做得来的，在下手中也弄过几个了。只是这件事，在下不撞掇得兄长做。”七郎道：“为何？”多保道：“而今的官，有好些难做。他们做得兴头的，多是有根基，有脚力，亲戚满朝，党与四布，方能勾根深蒂固，有得钱赚，越做越高。随你去剥削小民，贪污无耻，只要有使用，有人情，便是万年无事的。兄长不过是白身人，便弄上一个显官，须无四壁倚仗。到彼地方，未必行得去。就是行得去时，朝里如今专一讨人便宜，晓得你是钱换来的，略略等你到任一两个月，有了些光景，便道勾你了，一下子就涂抹着，岂不枉费了这些钱？若是官好做时，在下也做多时了。”七郎道：“不是这等说。小弟家里有的是钱，没的是官。况且身边现有钱财，总是不便带得到家，何不于此处用了些，博

得个腰金衣紫，也见人生一世，草生一秋。就是不赚得钱时，小弟家里原不希罕这钱的。就是不做得兴时，也只是做过了一番官了。登时住了手，那荣耀是落得的。小弟见识已定，兄长不要扫兴。”多保道：“既然长兄主意要如此，在下当得效力。”

当时就与包大两个商议，去打关节。那个包大走跳路数极熟，张多保又是个有身家、干大事惯的人，有甚么弄不来的事？原来唐时使用的是钱，千钱为缗。就用银子准时，也只是以钱算帐。当时一缗钱，就是今日的一两银子，宋时却叫做一贯了。张多保同包大将了五千缗，悄悄送到主爵的官人家里。那个主爵的官人，是内官田令孜的收纳户，百灵百验。又道是“无巧不成话”，其时有个粤西横州刺史郭翰，方得除授，患病身故，告身还在铨曹。主爵的受了郭七郎五千缗，就把籍贯改注，即将郭翰告身转付与了郭七郎。从此改名，做了郭翰。

张多保与包大接得横州刺史告身，千欢万喜，来见七郎称贺。七郎此时头轻脚重，连身子都麻木起来。包大又去唤了一部梨园子弟，张多保置酒张筵。是日，就换了冠带。那一班闲汉晓得七郎得了个刺史，没一个不来贺喜撮空，大吹大擂，吃了一日的酒。又道是：“苍蝇集秽，蝼蚁集膻，鸨鸽子旺边飞。”七郎在京都，一向撒漫有名，一旦得了刺史之职，就有许多人来投靠他做使令的。少不得官不威，牙爪威，做都管，做大叔，走头站，打驿吏，欺估客，诈乡民，总是这一干人了。

郭七郎身子如在云雾里一般，急思衣锦荣归。择日起身，

张多保又设酒饯行。起初这些往来的闲汉、姊妹，多来送行。七郎此时眼孔已大，各各赍发些赏赐，气色骄傲，旁若无人。那些人让他是个见任刺史，胁肩谄笑，随他怠慢。只消略略眼梢带去，口角惹着，就算是十分殷勤好意了。如此擗哄了几日，行装打迭已备，齐齐整整起行，好不风骚！一路上想道：“我家里资产既饶，又在大郡做了刺史，这个富贵不知到那里才住？”心下喜欢，不觉日逐卖弄出来。那些原跟去京都家人，又在新投的家人面前夸说着家里许多富厚之外，那新投的一发喜欢，道是投得若好主了，前路去耀武扬威，自不必说。

无船上马，有路登舟，看看到得江陵境上来。七郎看时，吃了一惊，但见：

人烟稀少，间井荒凉。满前败宇颓垣，一望断桥枯树。乌焦木柱，无非放火烧残；赭白粉墙，尽是杀人染就。尸骸没主，乌鸦与蝼蚁相争；鸡犬无依，鹰隼与豺狼共饱。任是石人须下泪，总教铁汉也伤心。

原来江陵渚宫一带地方，多被王仙芝作寇残灭，里间人物，百无一存，若不是水道明白，险些认不出路径来。七郎看见了这个光景，心头已自劈劈地跳个不住。到了自家岸边，抬头一看，只叫得苦：原来都弄做了瓦砾之场，偌大的房屋，一间也不见了。母亲、弟妹、家人等，俱不知一个去向。慌慌张张，走头无路，着人四处找寻。

找寻了三四日，撞着旧时邻人，问了详细。方知地方被盗兵钞乱，弟被盗杀，妹被抢去，不知存亡，只剩得老母与

一两个丫头，寄居在古庙旁边两间茅屋之内，家人俱各逃窜，囊橐尽已荡空，老母无以为生，与两个丫头替人缝针补线，得钱度日。七郎闻言，不胜痛伤，急急领了从人，奔至老母处来。母子一见，抱头大哭。

老母道：“岂知你去后，家里遭此大难！弟妹俱亡，生计都无了。”七郎哭罢，拭泪道：“而今事已到此，痛伤无益。亏得儿子已得了官，还有富贵荣华日子在后面，母亲且请宽心。”母亲道：“儿得了何官？”七郎道：“官也不小，是横州刺史。”母亲道：“如何能勾得此显爵？”七郎道：“当今内相当权，广有私路，可以得官。儿子向张客取债，他本利俱还，钱财尽多在身边，所以将钱数百万，勾干得此官。而今衣锦荣归，省看家里，随即星夜到任去。”

七郎叫从人取冠带过来，穿着了。请母亲坐好，拜了四拜。又叫身边随从旧人及京中新投的人，俱各磕头，称太夫人。母亲见此光景，虽然有些喜欢，却叹口气道：“你在外边荣华，怎知家丁尽散，分文也无了。若不营勾这官，多带些钱归来用度也好。”七郎道：“母亲诚然女人家识见。做了官，怕少钱财？而今那个做官的家里不是千万百万，连地皮多卷了归家的？今家业既无，只索撇下此间，前往赴任。做得一年两年，重撑门户，改换规模，有何难处？儿子行囊中还剩有二三千缗，尽勾使用。母亲不必忧虑。”母亲方才转忧为喜，笑逐颜开道：“亏得儿子峥嵘有日，奋发有时，真是谢天谢地。若不是你归来，我性命只在目下了。而今何时可以动身？”七郎道：“儿子原想此一归来，娶个好媳妇，同享荣华。而今看这个光景，等不得做这事了，且待上了任，再做商量。今日

先请母亲上船安息。此处既无根绊，明日换个大船，就做好日，开了罢，早到得任一日，也是好的。”

当夜，请母亲先搬在来船中了，茅舍中破锅、破灶、破碗、破罐，尽多撇下。又分付当直的，雇了一只往西粤长行的官船。次日搬过了行李，下了舱口停当，烧了利市神福，吹打开船。此时老母与七郎俱各精神荣畅，志气轩昂。七郎不曾受苦，是一路兴头过来的，虽是对着母亲，觉得满盈得意，还不十分怪异；那老母是历过苦难的，真是地下超升在天上，不知身子几多大了。

一路行去，过了长沙，入湘江，次永州。州北江犹有个佛寺，名唤兜率禅院，舟人打点泊船在此过夜。看见岸边有大搥树一株，围合数抱，遂将船缆结在树上，结得牢牢的，又钉好了桩橛。七郎同老母进寺随喜，从人撑起伞盖跟后。寺僧见是官员，出来迎接送茶。私回来历，从人答道：“是见任西粤横州刺史。”寺僧见说是见任官，愈加恭敬，陪侍指引各处游玩。那老母但看见佛菩萨像，只是磕头礼拜，谢他覆庇。天色晚了，俱各回船安息。

黄昏左侧，只听得树梢呼呼的风响。须臾之间，天昏地黑，风雨大作。但见：

封姨逞势，巽二施威。空中如万马奔腾，树杪似千军拥沓。浪涛澎湃，分明战鼓齐鸣；圩岸倾颠，恍惚轰雷骤震。山中虺虎啸，水底老龙惊。尽知巨树可维舟，谁道大风能拔木！

众人听见风势甚大，心下惊惶。那艄公心里道是江风虽猛，亏得船系在极大的树上，生根得牢，万无一失。睡梦之中，忽

听得天崩地裂价一声响亮。原来那株橹树年深月久，根行之处，把这些帮岸都拱得松了。又且长江巨浪日夜淘洗，岸如何得牢？那树又大了，本等招风，怎当这一只狼狽的船，尽做力生根在这树上？风打得船猛，船牵得树重，树趁着风威，底下根在浮石中绊不住了，豁刺一声，竟倒在船上来，把只船打得粉碎。船轻树重，怎载得起？只见水乱滚进来，船已沉了。舱中碎板，片片而浮。睡的婢仆，尽没于水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艄公慌了手脚，喊将起来。郭七郎梦中惊醒，他从小原晓得些船上的事，与同艄公竭力死拖住船缆，才把个船头凑在岸上，搁得住。急在舱中水里扶得个母亲，搀到得岸上来，逃了性命。其后艄人等，舱中什物行李，被几个大浪泼来，船底俱散，尽漂没了。其时深夜昏黑，山门紧闭，没处叫唤，只得披着湿衣，三人捶胸跌脚价叫苦。

守到天明，山门开了，急急走进寺中，问着昨日的主僧。主僧出来，看见他慌张之势，问道：“莫非遇了盗么？”七郎把树倒舟沉之话，说了一遍。寺僧忙走出看，只见岸边一只破船，沉在水里，岸上大橹树倒来，压在其上了，吃了一惊。急叫寺中火工道者人等，一同艄公，到破板舱中，遍寻东西。俱被大浪打去，没讨一些处。连那张刺史的告身，都没有了。寺僧权请进一间静室，安住老母。商量到零陵州州牧处陈告情由，等所在官司替他动了江中遭风失水的文书，还可赴任。

计议已定，有烦寺僧一往。寺僧与州里人情厮熟，果然叫人去报了。谁知：

浓霜偏打无根草，祸来只拚福轻人。

那老母原是兵戈扰攘中，看见杀儿掠女，惊坏了再苏的，怎

当夜来这一惊可又不小！亦且婢仆俱亡，生资都尽，心中转转苦楚，面如蜡搽，饮食不进，只是哀哀啼哭，卧倒在床，起身不得了。七郎愈加慌张，只得劝母亲道：“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虽是遭此大祸，儿子宫职还在，只要到得任所便好了。”老母带着哭道：“儿！你娘心胆俱碎，眼见得无那活的人了，还说这太平的话则甚？就是你做得官，娘看不着了。”七郎一点痴心，还指望等娘好起来，就地方起个文书，前往横州到任，有个好日子在后头。谁想老母受惊太深，一病不起，过不多两日。呜呼哀哉，伏惟尚飨。

七郎痛哭一场，无计可施。又与僧家商量，只得自往零陵州哀告州牧。州牧几日前曾见这张失事的报单过，晓得是真情。毕竟官官相护，道他是隔省上司，不好推得乾淨身子。一面差人替他殡葬了母亲，又重重资助他盘缠，以礼送了他出门。七郎亏得州牧周全，幸喜葬事已毕。却是丁了母忧，去到任不得了。寺僧看见他无了根蒂，渐渐怠慢，不肯相留。要回故乡，已此无家可归。没奈何，就寄住在永州一个船埠经纪人的家里，原是他父亲在时，走客认得的。却是囊橐俱无，止有州牧所助的盘缠，日吃日减，用不得几时，看看没有了。

那些做经纪的人，有甚情谊？日逐有些怨咨起来，未免茶迟饭晏，箸长碗短。七郎觉得了，发话道：“我也是一郡之主，当是一路诸侯。今虽丁忧；后来还有日子，如何恁般轻薄？”店主人道：“说不得一郡两郡，皇帝失了势，也要忍些饥饿，吃些粗粝，何况于你是未任的官！就是官了，我每又不是什么横州百姓，怎么该供养你？我们的人家，不做不活，须是吃自在食不起的。”七郎被他说了几句，无言可答，眼泪

汪汪，只得含着羞耐了。

再过两日，店主人的寻事炒闹，一发看不得了。七郎道：“主人家，我这里须是异乡，并无一人亲识可归。一向叨扰府上，情知不当，却也是没奈何了。你有甚么觅衣食的道路，指引我一个儿。”店主人道：“你这样人，种火又长，拄门又短，郎不郎，秀不秀的。若要觅衣食，须把个官字儿阁起，照着常人佣工做活，方可度日。你却如何去得？”七郎见说到佣工做活，气忿忿地道：“我也是方面官员，怎便到此地位？”思想零陵州州牧前日相待甚厚，不免再将此苦情告诉他一番，定然有个处法。难道白白饿死一个刺史在他地方了不成？写了个帖，又无一个人跟随，自家袖了，葳葳蕤蕤，走到州里衙门上来递。

那衙门中人见他如此行径，必然是打抽丰没廉耻的，连帖也不肯收他的。直到再三央及，把上项事一一分诉，又说到替他殡葬，厚礼赙行之事，——这却衙门中都有晓得的——方才肯接了进去，呈与州牧。州牧看了，便有好些不快活起来道：“这人这样不达时务的！前日吾见他在本州失事，又看上司体面，极意周全他去了，他如何又在此缠扰？或者连前日之事未必是真，多是神棍假装出来骗钱的未可知。纵使是真，必是个无耻的人，还有许多无厌足处。吾本等好意，却叫得引鬼上门。我而今不便追究，只不理他罢了。”分付门上不受他帖，只说“概不见客”，把原帖还了。

七郎受了这一场冷淡，却又想回下处不得。住在衙门上，守他出来时，当街叫喊。州牧坐在轿上问道：“是何人叫喊？”七郎口里高声答道：“是横州刺史郭翰。”州牧道：“有何凭据？”

七郎道：“原有告身，被大风飘舟，失在江里了。”州牧道：“既无凭据，知你是真是假？就是真的，赍发已过，如何只管在此缠扰？必是光棍！姑饶打，快走！”左右虞候看见本官发怒，乱棒打来。只得闪了身子开来，一句活也不说得，有气无力的，仍旧走回下处闷坐。

店主人早已打听他在州里的光景，故意问道：“适才见州里相公，相待如何？”七郎羞惭满面，只叹口气，不敢则声。店主人道：“我教你把官字儿阁起，你却不听我，直要受人怠慢！而今时势，就是个空名宰相，也当不出钱来了。除是靠着自家气力，方挣得饭吃。你不要痴了。”七郎道：“你叫我做甚勾当好？”店主人道：“你自想身上有基本事？”七郎道：“我别无本事，止是少小随着父亲，涉历江湖，那些船上风水，当艄拿舵之事，尽晓得些。”店主人喜道：“这个却好了。我这里埠头上来往船只多，尽有缺少执艄的。我荐你去几时，好歹觅几贯钱来，饿你不死了。”七郎没奈何，只得依从。

从此，只在往来船只上，替他执艄度日。去了几时，也就觅了几贯工钱，回到店家来。永州市上人，认得了他，晓得他前项事的，就传他一个名，叫他做“当艄郭使君”。但是要寻他当艄的船，便指名来问郭使君。永州市上编成他一只歌儿道：

问使君，你缘何不到横州郡？原来是天作对，  
不许你假斯文，把家缘结果在风一阵。舵牙当执板，  
绳缆是拖绅。这是荣耀的下梢头也，还是把着舵儿  
稳。（词名《挂枝儿》）

在船上混了两年，虽然挨得服满，身边无了告身，去补不得

官。若要京里再打关节时，还须照前得这几千缗使用，却从何处讨？眼见得这话休题了。只得安心塌地，靠着船上营生。又道是：“居移气，养移体。”当初做刺史，便像个官员；而今在船上多年，状貌气质，也就是些篙工水手之类，一般无二。可笑个一郡刺史，如此收场。可见人生荣华富贵，眼前算不得帐的。上复世间人，不要十分势利。听我四句口号。

富不必骄，贫不必怨。要看到头，眼前不算。

## 拍案惊奇卷二十三

### 大姊魂游完宿愿 小姨病起续前缘

诗曰：

生死由来一样情，豆萁燃豆并根生。

存亡姊妹能相念，可笑阅墙亲弟兄。

话说唐宪宗元和年间，有个侍御李十一郎，名行修，妻王氏夫人，乃是江西廉使王仲舒女，贞懿贤淑，行修敬之如宾。王夫人有个幼妹，端妍聪慧，夫人极爱他，常领他在身边鞠养，连行修也十分爱他，如自家养的一般。

一日，行修在族人处赴婚礼喜筵，就在这家歇宿。晚间忽做一梦，梦见自身再娶夫人，灯下把新人认看，不是别人，正是王夫人的幼妹。猛然惊觉，心里甚是不快活。巴到天明，连忙归家，进得门来，只见王夫人清早已起身了，闷坐着，将手频频拭泪。行修问着不答。行修便问家人道：“夫人为何如此？”家人辈齐道：“今早当厨老奴在厨下自说，五更头做一梦，梦见相公再娶王家小娘子。夫人知道了，恐怕自身有甚山高水低，所以悲哭了一早起了。”行修听罢，毛骨耸然，惊出一身冷汗，想道：“如何与我所梦正合？”他两个是恩爱夫

妻，心下十分不乐，只得勉强劝谕夫人道：“此老奴颠颠倒倒，是个愚懵之人，其梦何足凭准？”口里虽如此说，心下因是两梦不约而同，终究有些疑惑。

只见隔不多几日，夫人生出病来。累医不效，两月而亡。行修哭得死而复苏，书报岳父王公，王公举家悲恸。因不忍断了行修亲谊，回书还答，便有把幼女续婚之意。行修伤悼正极，不忍说起这事，坚意回绝了岳父。

于时有个卫秘书卫随，最能广识天下奇人，见李行修如此思念夫人，突然对他说道：“侍御怀想亡夫人如此深重，莫不要见他么？”行修道：“一死永别，如何能勾再见？”秘书道：“侍御若要见亡夫人，何不去问稠桑王老？”行修道：“王老是何人？”秘书道：“不必说破。侍御只牢牢记着稠桑王老四字，少不得有相会之处。”行修见说得作怪，切记之于心。

过了两三年，王公幼女越长成了。王公思念亡女，要与行修续亲，屡次着人来说。行修不忍背了亡夫人，只是不从。

此后，除授东台御史，奉诏出关，行次稠桑驿。驿馆中先有敕使住下了，只得讨个官房歇宿，那店名就叫做稠桑店。行修听得稠桑二字，触着便自上心，想道：“莫不甚么王老正在此处？”正要跟寻问，只听得街上人乱嚷。行修走到店门边一看，只见一伙人，团团围住一个老者，你扯我扯，你问我问，缠得一个头昏眼暗。行修问店主人道：“这些人何故如此？”主人道：“这个老儿姓王，是个希奇的人，善谈禄命，乡里人敬他如神。故此见他走过，就缠住他问祸福。”行修想着卫秘书之言，道：“原来果有此人！”便叫店主人：“快请他到店相见。”

店主人见行修是个出差御史，不敢稽延，拨开人丛，走进去扯住他道：“店中有个李御史李十一郎奉请。”众人见说是官府请，放开围，让他出来，一哄多散了。

到店相见，行修见是个老人，不要他行礼。就把想念亡妻，有卫秘书指引来求他的活，说了一遍，便道：“不知老翁果有奇术能使亡魂相见否？”老人道：“十一郎要见亡夫人，就是今夜罢了。”老人前走，叫行修打开发了左右，引了他，一路走入一个土山中。又升一个数丈的高坡，坡侧隐隐见有个丛林。老人便住在路傍，对行修道：“十一郎可走去林下高声呼‘妙子’，必有人应。应了，便说道：‘传语九娘子，今夜暂借妙子同看亡妻。’”行修依言，走去林间呼着，果有人应。又依着前言说了。

少顷，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子走出来道：“九娘子差我随十一郎去。”说罢，便折竹二枝，自跨了一枝，一枝与行修跨。跨上，便同马一般快。行勾三四十里，忽到一处，城阙壮丽，前经一大宫，宫前有门。女子道：“但循西廊直北，从南第二宫，乃是贤夫人所居。”行修依言，趋至其处。果见十数年前一个死过的丫头，出来拜迎，请行修坐下。夫人就走出来，涕泣相见，行修伸诉离恨，一把抱住不放。却待要再讲欢会，王夫人不肯道：“今日与君幽显异途，深不愿如此，贻妾之患。若是不忘平日之好，但得纳小妹为婚，续此姻亲，妾心愿毕矣。所要相见，只此奉托。”言罢，女子已在门外厉声催叫道：“李十一郎速出。”行修不敢停留，含泪而出。女子依前与他跨了竹枝同行。

到了旧处，只见老人头枕一块石头，睡着正睡。听得脚步响，晓得是行修到了，走起来问道：“可如意么？”行修道：“幸已相会。”老人道：“须谢九娘子遣人相送。”行修依言，送妙子到林间，高声称谢。回来问老人道：“此是何等人？”老人道：“此原上有灵应九子母祠耳。”

老人复引行修到了店中，只见壁上灯盏荧荧，槽中马啖刍如故，仆夫等个个熟睡。行修疑道做梦，却有老人尚在可

证。老人当即辞行修而去。行修叹异了一番，因念妻言谆恳，才把这段事情备细写与岳丈王公。从此遂续王氏之婚，恰应前日之梦。正是：

旧女婿为新女婿，大姨夫做小姨夫。

古来只有娥皇、女英，姊妹两个，一同嫁了舜帝。其他姊姊亡故，不忍断亲，续上小姨，乃是世间常事；从来没有个亡故的姊姊，怀此心愿，在地下撮合完成好事的。今日小子先说此一段异事，见得人生只有这个情字至死不泯的。只为这王夫人身子虽死，心中还念着亲夫恩爱，又且妹子是他心上喜欢的，一点情不能忘，所以阴中如此主张，了其心愿。这个还是做过夫妇多时的，如此有情，未足为怪。小子如今再说一个不曾做亲过的，只为不忘前盟，阴中完了自己姻缘，又替妹子联成婚事，怪怪奇奇，真真假假，说来好听。有诗为证：

还魂从古有，借体亦其常。

谁摄生人魄，先将宿愿偿！

这本话文，乃是元朝大德年间，扬州有个富人，姓吴，曾做防御使之职，人都叫他吴防御。住居春风楼侧，生有二女。一个叫名兴娘，一个叫名庆娘。庆娘小兴娘两岁，多在襁褓之中。邻居有个崔使君，与防御往来甚厚。崔家有子，名曰兴哥，与兴娘同年所生。崔公即求聘兴娘为子妇，防御欣然相许。崔公以金凤钗一只为聘礼，定盟之后，崔公合家多到远方为宫去了。一去一十五年，竟无消息回来。

此时兴娘已一十九岁，母亲见他年纪大了，对防御道：“崔家兴哥一去十五年，不通音耗。今兴娘年已长成，岂可执守前说，错过他青春？”防御道：“一言已定，千金不移。吾已许吾故人了，岂可因他无耗，便欲食言？那母亲终究是妇

人家识见，见女儿年长无婚，眼中看不过意，日日与防御絮聒，要另寻人家。

兴娘肚里，一心专盼崔生来到，再没有二三的意思。虽是亏得防御有正经，却看见母亲说起激聒，便暗地恨命自哭。又恐怕父亲被母亲缠不过，一时更变起来，心中长怀着忧虑，只愿崔家郎早来得一日也好。眼睛几望穿了，那里叫得崔家应？看看饭食减少，生出病来。沉眠枕席，半载而亡。父母与妹及合家人等，多哭得发昏章第十一。临入殓时，母亲手持崔家原聘这只金凤钗，抚尸哭道：“此是你夫家之物，今你已死，我留之何益？见了徒增悲伤。与你戴了去罢！”就替他插在髻上，盖了棺。三日之后，抬去殡在郊外了。家里设个灵座，朝夕哭奠。

殡过两个月，崔生忽然来到。防御迎进问道：“郎君一向何处？尊父母平安否？”崔生告诉道：“家父做了宣德府理官，没于任所；家母亦先亡了数年。小婿在彼守丧，今已服除，完了殡葬之事。不远千里，特到府上，来完前约。”防御听罢，不觉吊下泪来道：“小女兴娘薄命，为思念郎君成病，于两月前饮恨而终，已殡在郊外了。郎君便早到得半年，或者还不到得死的地步。今日来时，却无及了。”说罢又哭。崔生虽是不曾认识兴娘，未免感伤起来。防御道：“小女殡事虽行，灵位还在。郎君可到他席前看一番，也使他阴魂晓得你来了。”噙着泪眼，一手拽了崔生，走进内房来。崔生抬头看时，但见：

纸带飘摇，冥童绰约。飘摇纸带，尽写着梵字金言；绰约冥童，对捧着银盆绣幌。一缕炉烟常袅，双台灯火微荧。影神图画个绝色的佳人，白木牌写着新亡的长女。

崔生看见了灵座，拜将下去。防御拍着桌子大声道：“兴

娘吾儿，你的丈夫来了。你灵魂不远，知道也未？”说罢，放声大哭。合家见防御说得伤心，一齐号哭起来，直哭得一佛出世，二佛生天，连崔生也不知陪下了多少眼泪。哭罢，焚了些楮钱，就引崔生在灵位前拜见了妈妈。妈妈兀自哽哽咽咽的，还了个半礼。

防御同崔生出到堂前来，对他道：“郎君父母既没，道途又远，今既来此，可便在吾家住宿。不要论到亲情，只是故人之子，即同吾子。勿以兴娘没故，自同外人。”即令人替崔生搬将行李来，收拾门侧一个小书房，与他住下了。朝夕看待，十分亲热。

将及半月，正值清明节届。防御念兴娘新亡，合家到他冢上，挂钱祭扫。此时兴娘之妹庆娘，已是十七岁，一同妈妈抬了轿，到姊姊坟上去了，只留崔生一个在家中看守。大凡好人家女眷，出外稀少，到得时节头边，看见春光明媚，巴不得寻个事由，来外边散心耍子。今日虽是到兴娘新坟上，心中怀着凄惨的；却是荒郊野外，桃红柳绿，正是女眷们游耍去处。盘桓了一日，直到天色昏黑，方才到家。

崔生步出门外等候，望见女轿二乘来了，走在门左迎接。前轿先进，后轿至前，到生身边经过，只听得地下砖上铿的一声，却是轿中掉一件物事出来。崔生待轿过了，忽去拾起来看，乃是金凤钗一只。崔生知是闺中之物，急欲进去纳还，只见中门已闭。原来防御合家在坟上辛苦了一日，又各带了些酒意，进得门，便把来关了，收拾睡觉。崔生也晓得这个意思，不好去叫得门，且待明日未迟。

回到书房，把钗子放好在书箱中了。明烛独坐，思念婚事不成，只身孤苦，寄迹入门，虽然相待如子婿一般，终非久计，不知如何是个结果！闷上心来，叹了几声。上了床，正要就枕，忽听得有人扣门响。崔生问道：“是那个。”不见回

言。崔生道是错听了，方要睡下去，又听得敲的毕毕剥剥。崔生高声又问，又不见声响了。崔生心疑，坐在床沿，正要穿鞋到门边静听，只听得又敲响了，却只不见则声。崔生忍耐不住，立起身来，幸得残灯未熄，重搦亮了，拿在手里，开出门来一看，灯却明亮，见得明白，乃是十七八岁一个美貌女子，立在门外。看见门开，即便裹起布帘走将进来。

崔生大惊，吓得倒退了两步。那女子笑容可掬，低声对生道：“郎君不认得妾耶？妾即兴娘之妹庆娘也。适才进门时，坠钗轿下，故此乘夜来寻。郎君曾拾得否？”崔生见说是小姨，恭恭敬敬答应道：“适才娘子乘轿在后，果然落钗在地。小生当时拾得，即欲奉还，见中门已闭，不敢惊动，留待明日。今娘子亲寻至此，即当持献。”就在书箱取出，放在桌上道：“娘子请拿了去。”

女子出纤手来取钗，插在头上了。笑嘻嘻的，对崔生道：“早知是郎君拾得，妾亦不必乘夜来寻了。如今已是更阑时候，妾身出来了，不可复进。今夜当借郎君枕席，侍寝一宵。”崔生大惊道：“娘子说那里话？令尊令堂，待小生如骨肉，小生怎敢胡行，有污娘子清德？娘子请回步，誓不敢从命的。”女子道：“如今合家睡熟，并无一个人知道的。何不趁此良宵，完成好事！你我悄悄往来，亲上加亲，有何不可？”崔生道：“欲人不知，莫若勿为。虽承娘子美情，万一后边有些风吹草动，被人发觉，不要说道无颜面见令尊，传将出去，小生如何做得人成？不是把一生行止多坏了！”女子道：“如此良宵，又兼夜深，我既寂寥，你亦冷落。难得这个机会，同在一个房中，也是一生缘分。且顾眼前好事，管甚么发觉不发觉？况妾自能为郎君遮掩，不至败露。郎君休得疑虑，挫过了佳期。”

崔生见他言词娇媚，美艳非常，心里也禁不住动火。只是想着防御相待之厚，不敢造次。好像个小儿放纸炮，真个

又爱又怕。却待依从，转了一念，又摇头道：“做不得，做不得。”只得向女子哀求道：“娘子，看令姊兴娘之面，保全小生行止罢！”女子见他再三不肯，自觉着惭，忽然变了颜色，勃然大怒道：“吾父以子侄之礼待你，留置书房，你乃敢于深夜诱我至此，将欲何为？我声张起来，去告诉了父亲，当官告你，看你如何折辨？不到得轻易饶你！”声色俱厉。崔生见他反跌一着，放刁起来，心里好生惧怕，想道：“果是老大的利害！如今既见在我房中了，清浊难分，万一声张，被他一口咬定，从何分割？不若且依从了他，倒还未见得即时败露。慢慢图个自全之策罢了。”正是：

羝羊触藩，进退两难。

只得陪着笑对女子道：“娘子休要声高。既承娘子美意，小生但凭娘子做主便了。”

女子见他依从，回嗔作喜道：“原来郎君恁地胆小的。”崔生闭上了门，两个解衣就寝。有《西江月》为证：

旅馆羈身孤客，深闺皓齿韶容。合欢裁就两情浓，好对娇鸾雏凤！  
认道良缘辐辏，谁知哑谜包笼！新人魂梦雨云中，还是故人情重。

两人云雨已毕，真是千恩万爱，欢乐不可名状。将至天明，就起身来辞了崔生，闪将进去。

崔生虽然得了些甜头，心中只是怀着个鬼胎，战兢兢的，只怕有人晓得。幸得女子来踪去迹，甚是秘密，又且身子轻捷，朝隐而入，暮隐而出，只在门侧书房，私自往来快乐，并无一个人知觉。

将及一月有余，忽然一晚对崔生道：“妾处深闺，郎处外馆，今日之事，幸而无人知觉。诚恐好事多磨，佳期易阻。一旦声迹彰露，亲庭罪责，将妾拘系于内，郎赶逐于外，在妾便自甘心，却累了郎之清德，妾罪大矣。须与郎从长商议一

个计策便好。”崔生道：“前日所以不敢轻从娘子，专为此也。不然，人非草木，小生岂是无情之物？而今事已到此，还是怎的好？”女子道：“依妾愚见，莫若趁着人未及知觉，先自双双逃去，在他乡外县居住了，深自敛藏，方可优游偕老，不致分离。你心下如何？”崔生道：“此言固然有理，但我目下零丁孤苦，素少亲知，虽要逃亡，还是向那边去好？”想了又想，猛然省起来道：“曾记得父亲在日，常说有个旧仆金荣，乃是信义的人，见居镇江吕城，以耕种为业，家道从容。今我与你两个前去投他，他有旧主情分，必不拒我。况且一条水路，直到他家，极是容易。”女子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事不宜迟，今夜就走罢。”

商量已定，起个五更，收拾停当了。那个书房即在门侧，开了甚便。出了门，就是水口。崔生走到船帮里，叫了一只小划子船，到门首下了女子，随即开船，径到瓜洲。打发了船，又在瓜洲另讨了一个长路船，渡了江，进了润州，奔丹阳，又四十里，到了吕城。泊住了船，上岸访问一个村人道：“此间有个金荣否？”村人道：“金荣是此间保正，家道殷富，且是做人忠厚，谁不认得？你问他则甚？”崔生道：“他与我有些亲，特来相访，有烦指引则个。”村人把手一指道：“你看那边有个大酒坊，间壁大门，就是他家。”

崔生问着了，心下喜欢。到船中安慰了女子，先自走到这家门首，一直走进去。金保正听得人声，在里面踱将出来道：“是何人下顾？”崔生上前施礼，保正问道：“秀才官人何来？”崔生道：“小生是扬州府崔公之子。”保正见说了“扬州崔”三字，便吃一惊道：“是何官位？”崔生道：“是宣德府理官，今已亡故了。”保正道：“是官人的何人？”崔生道：“正是我父亲。”保正道：“这等，是衙内了。请问当时乳名可记得么？”崔生道：“乳名叫做兴哥。”保正道：“说起来，是我

家小主人也。”推崔生坐了，纳头便拜，问道：“老主人几时归天的？”崔生道：“今已三年了。”保正就走去掇张椅桌，做个虚位，写一神主牌，放在桌上，磕头而哭。

哭罢，问道：“小主人今日何故至此？”崔生道：“我父亲在日，曾聘定吴防御家小娘子兴娘，……”保正不等说完，就接口道：“正是，这事老仆晓得的。而今想已完亲事了么？”崔生道：“不想吴家兴娘，为盼望吾家音信不至，得了病症。我到得吴家，死已两月，吴防御不忘前盟，款留在家。喜得他家小姨庆娘，为亲情顾盼，私下成了夫妇。恐怕发觉，要个安身之所，我没处投奔，想着父亲在时，曾说你是忠义之人，住在吕城，故此带了庆娘一同来此。你既不忘旧主，一力周全则个。”金保正听说罢，道：“这个何难？老仆自当与小主人分忧。”便进去唤嬷嬷出来，拜见小主人。又叫他带了丫头，到船边接了小主人娘子起来。老夫妻两个亲自洒扫正堂，铺叠床帐，一如待主翁之礼，衣食之类，供给周备，两个安心住下。

将及一年，女子对崔生道：“我和你住在此处，虽然安稳，却是父母生身之恩，竟与他永绝了，毕竟不是个收场。心里也觉过不去。”崔生道：“事已如此，说不得了。难道还好去相见得？”女子道：“起初一时间做的事，万一败露，父母必然见责，你我离合，尚未可知。思量永久完聚，除了一逃，再无别着。今光阴似箭，已及一年。我想爱子之心，人皆有之，父母那时不见了我，必然舍不得的。今日若同你回去，父母重得相见，自觉喜欢，前事必不记恨，这也是料得出的。何不拚个老脸，双双去见他一面，有何妨碍？”崔生道：“丈夫以四方为事，只是这样潜藏在此，原非长算。今娘子主见如此，小生拚得受岳丈些罪责，为了娘子，也是甘心的。既然做了一年夫妻，你家素有门望，料没有把你我重拆散了，再

嫁别人之理。况有令姊旧盟未完，重续前好，正是应得。只须陪些小心往见，元自不妨。”两人计议已定，就央金荣讨了一只船，作别了金荣，一路行去。渡了江，进瓜洲，前到扬州地方。

看看将近防御家，女子对崔生道：“且把船歇在此处，未要竟到门口，我还有话和你计较。”崔生叫船家住好了船，问女子道：“还有甚么说话？”女子道：“你我逃窜一年，今日突然双双往见，幸得容恕，千好万好了。万一怒发，不好收场。不如你先去见见，看着喜怒，说个明白。大约没有变卦了，然后等他来接我上去，岂不婉转些？我也觉得有颜采。我只在此等你消息就是。”崔生道：“娘子见得不差，我先去见便了。”跳上了岸，正待举步，女子又把手招他转来道：“还有一说。女子随人私奔，原非美事。万一家中忌讳，故意不认帐起来的事，也是有的，须要防他。”伸手去头上拔那只金凤钗下来，与他带去道：“倘若言语支吾，将此钗与他们一看，便推故不得了。”崔生道：“娘子恁地精细！”接将钗来，袋在袖里了，望着防御家里来。

到得堂中，传进去。防御听知崔生来了，大喜出见。不等崔生开口，一路说出来道：“向日看待不周，致郎君住不安稳，老夫有罪。幸看先君之面，勿责老夫。”崔主拜伏在地，不敢仰视，又不好直说，口里只称：“小婿罪该万死。”叩头不止。防御倒惊骇起来道：“郎君有何罪过？口出此言！快快说个明白，免老夫心里疑惑。”崔生道：“是必岳父高抬贵手，恕着小婿，小婿才敢出口。”防御说道：“有话但说。通家子侄，有何嫌疑？”

崔生见他光景是喜欢的，方才说道：“小婿蒙令爱庆娘不弃，一时间结了私盟。房帷事密，儿女情多，负不义之名，犯私通之律。诚恐得罪非小，不得已夤夜奔逃，潜匿村墟，经

今一载。音容久阻，书信难传。虽然夫妇情深，敢忘父母恩重？今日谨同令爱到此拜访伏望察其深情，饶恕罪责，恩赐偕老之欢，永遂于飞之愿，岳父不失为溺爱，小婿得完美室家，实出万幸。只求岳父怜悯则个。”防御听罢大惊道：“郎君说的是甚么话？小女庆娘卧病在床，经今一载。茶饭不进，转动要人扶靠，从不下床一步。方才的话在那里说起的？莫不见鬼了！”崔生见他说话，心里暗道：“庆娘真是有见识！果然怕玷辱门户，只推说病在床上，遮掩着外人了。”便对防御道：“小婿岂敢说谎？目今庆娘见在船中，岳父叫个人去，接了起来，便见明白。”防御只是冷笑不信，却对一个家僮说：“你可走到崔家郎船上去看看，与同来的是什么人？却认做我家庆娘子，岂有此理！”

家僮走到船边，向船内一望，舱中悄然，不见一人。问着船家，船家正低着头艄上吃饭。家僮道：“你舱里的人那里去了？”船家道：“有个秀才官人，上岸去了。留个小娘子在舱中，适才看见也上去了。”家僮走来，回复家主道：“船中不见有甚么人。问船家，说有个小娘子上岸了，却是不见。”

防御见无影响，不觉怒形于色道：“郎君少年，当诚实些。何乃造此妖妄，诬玷人家闺女，是何道理！”崔生见他发出话来，也着了急，急忙袖中摸出这只金凤钗来，进上防御道：“此即令爱庆娘之物，可以表信。岂是脱空说的？”防御接来看了，大惊道：“此乃吾亡女兴娘殡殓时戴在头上的钗，已殉葬多时了，如何得在你手里？奇怪！奇怪！”崔生却把去年坟上女轿归来，轿下拾得此钗，后来庆娘因寻钗夜出，遂得成其夫妇，恐怕事败，同逃至旧仆金荣处住了一年，方才又同来的说话，备细述了一遍。防御惊得呆了，道：“庆娘见在房中床上卧病，郎君不信，可以去看得，如何说得如此有枝有叶？又且这钗如何得出世？真是蹊跷的事！”执了崔生的手，

要引他房中去看病人，证辨真假。

却说庆娘果然一向病在床上，下地不得。那日外厢正在疑惑之际，庆娘托地在床上走将起来，竟望堂前奔出。家人看见奇怪，同防御的嬷嬷一哄的都随了出来，嚷道：“一向动不得的，如今忽地走将起来！”只见庆娘到得堂前，看见防御便拜。防御见是庆娘，一发吃惊道：“你几时走起来的？”崔生心里还暗道是船里走进去的，且听他说甚么。只见庆娘道：“儿乃兴娘也。早离父母，远殡荒郊，然与崔郎缘分未断。今日来此，别无他意，特为崔郎方便，要把爱妹庆娘续其婚姻。如肯从儿之言，妹子病体，当即痊愈。若有不肯，儿去妹也死了。”

合家听说，个个惊骇。看他身体面庞，是庆娘的；声音举止，却是兴娘。都晓得是亡魂归来，附体说话了。防御正色责他道：“你既已死了，如何又在人世，妄作胡为，乱惑生人？”庆娘又说着兴娘的话道：“儿死去见了冥司，冥司道儿无罪，不行拘禁，得属后土夫人帐下，掌传笺奏。儿以世缘未尽，特向夫人给假一年，来与崔郎了此一段姻缘。妹子向来的病，也是儿假借他精魄与崔郎相处来。令限满当去，岂可使崔郎自此孤单，与我家遂同路人？所以特来拜求父母，是必把妹子许了他，续上前姻。儿在九泉之下，也放得心下了。”防御夫妻见他言词哀切，便许他道：“吾儿放心，只依着你主张，把庆娘嫁他便了。”兴娘见父母许出，便喜动颜色，拜谢防御道：“多感父母肯听儿言，儿安心去了。”

走到崔生面前，执了崔生的手，哽哽咽咽哭起来道：“我与你恩爱一年，自此别了。庆娘亲事，父母已许我了，你好作娇客。与新人欢好时节，不要竟忘了我旧人。”言毕大哭。崔生见说了来踪去迹，方知一向与他同住的，乃是兴娘之魂。今日听罢叮咛之语，虽然悲切，明知是小姨身体，又在众人

面前，不好十分亲近得。只见兴娘的魂语分付已罢，大哭数声，庆娘身体蓦然倒地。众人惊惶，前来看时，口中已无气了。摸他心头，却温温的。急把生姜汤灌下，将有一个时辰，方醒转来。病体已好，行动如常。问他前事，一毫也不晓得。人丛之中，举眼一看，看见崔生站在里头，急急遮了脸，望中门奔了进去。崔生如梦初觉，惊疑了半日始定。

防御就拣个黄道吉日，将庆娘与崔生合了婚。花烛之夜，崔生见过庆娘惯的，且是熟分。庆娘却不十分认得崔生的，老大羞惭。真个是：

一个闺中弱质，与新郎未经半晌交谈；一个旅邸故人，共娇面曾做一年相识。一个只觉耳畔声音稍异，面目无差；一个但见眼前光景皆新，心胆尚怯。一个还认蝴蝶梦中寻故友，一个正在海棠枝上试新红。

却说崔生与庆娘定情之夕，只见庆娘含苞未破，元红尚在，仍是外子之身。崔生悄地问他道：“你令姊借你的身体，陪伴了我一年，如何你身子还是好好的？”庆娘怫然不悦道：“你自撞见了姊姊鬼魂，做作出来的，干我甚事？说到我身上来！”崔生道：“若非令姊多情，今日如何能勾与你成亲？此恩不可忘了。”庆娘道：“这个也说得是。万一他不明白，不来周全此事，借我的名头，出了我偌多时丑，我如何做得人成？只你心里到底认是我随你逃走了的，岂不着死人！今幸得他有灵，完成你我的事，也是他十分情分了。”

次日，崔生感兴娘之情不已，思量荐度他。却是身边无物，只得就将金凤钗到市上货卖。卖得钞二十锭，尽买香烛楮锭，赍到琼花观中，命道士建醮三昼夜，以报恩德。

醮事已毕，崔生梦中见一个女子来到，崔生却不认得。女子道：“妾乃兴娘也。前日是假妹子之形，故郎君不曾相识。

却是妾一点灵性，与郎君相处一年了。今日郎君与妹子成亲过了，妾所以才把真面目与郎相见。”遂拜谢道：“蒙郎荐拔，尚有余情。虽隔幽明，实深感佩。小妹庆娘，禀性柔和，郎好看觑他。妾从此别矣！”崔生不觉惊哭而醒。

庆娘枕边见崔生哭醒来，问其缘故，崔生把兴娘梦中说话，一一对庆娘说。庆娘问道：“你见他如何模样？”崔生把梦中所见容貌，备细说来。庆娘道：“真是我姊也。”不觉也哭将起来。庆娘再把一年中相处事情，细细问崔生。崔生逐件和庆娘备说始末根由，果然与兴娘生前情性，光景无二。两人感叹奇异，亲上加亲，越然过得和睦了。自此兴娘别无影响。要知只是一个情字为重，不忘崔生，做出许多事体来。心愿既完，便自罢了。

此后，崔生与庆娘年年到他坟上拜扫。后来崔生出仕，讨了前妻封诰，遗命三人合葬。曾有四句口号，道着这本话文：  
大姊精灵，小姨身体。到得圆成，无此无彼。

## 拍案惊奇卷二十四

### 盐官邑老魔魅色 会骸山大士诛邪

诗曰：

王昶楼船下益州，金陵王气黯然收。  
千寻铁锁沉江底，一片降帆出石头。  
人世几回伤往事，山形依旧枕清流。  
而今四海为家日，故垒萧萧芦荻秋。

这八句诗，唐朝刘梦得所作，乃是金陵燕子矶怀古的。这个燕子矶，在金陵西北，正是大江之滨，跨江而出。在江里看来，宛然是一只燕子，扑在水面上，有头有翅。昔贤好事者，恐怕他飞去，满山多用铁锁锁着。就在这燕子项上，造着一个亭子镇住他。登了此亭，江山多在眼前，风帆起于足下，最是金陵一个胜处。就在矶边，相隔一里多路，有个弘济寺。寺左转去，一派峭壁，插在半空，就如石屏一般，壁尽处，山崖回抱将来。当时寺僧于空处建个阁，半嵌石崖，半临江水。阁中供养观世音像。像照水中，毫发皆见，宛然水月之景，就名为观音阁。载酒游观者，殆无虚日，奔走既多，

灵迹颇著，香火不绝。只是清净佛地，做了吃酒的所在，未免作践。亦且这些游客，随喜的多，布施的少，那阁年深月久，没有钱粮修葺，日渐坍塌了些。

一日，有个微商某，泊舟矶下，随步到弘济寺游玩。寺僧出来迎接着，问了姓名，邀请吃茶。茶罢，寺僧问道：“客官何来，今往何处？”微商答道：“在扬州过江来。带些本钱，要进京城小铺中去。天色将晚，在此泊着，上来耍耍。”寺僧道：“此处走去，就是外罗城观音门了，进城止有二十里。客官何不搬了行李，到小房宿歇了？明日一肩行李，脚踏实地，绝早到了。若在船中，还要过龙江关盘验，许多担阁。又且晚间此处矶边风浪最大，是歇船不得的。”微商见说得有理，果然走到船边，把船打发去了。搬了行李，竟到僧房中来。安顿了，寺僧就陪着登阁上观看。

微商看见阁已颓坏，问道：“如此好风景，如何此阁颓坏至此？”寺僧道：“此间来往的尽多，却多是游耍的，并无一个舍财施主。寺僧又贫，修理不起，所以如此。”微商道：“游耍的人，必竟有大手段的在内，难道不布施些？”寺僧道：“多少王孙公子，只是带了娼妓来吃酒作乐。那些人身上，便肯撒漫；佛天而上，却不照顾。还有豪奴狠仆，家主既去，剩下酒肴，他就毁门拆窗，将来烫酒煮饭。只是作践，怎不颓坏？”微商叹惜不已。寺僧便道：“朝奉若肯喜舍时，小僧便修葺起来不难。”微商道：“我昨日与伙计算帐，多出三十两一项银子来，我就舍在此外。修好了阁，一来也是佛天面上，二来也在此间留个名。”寺僧大喜称谢。下了阁，到寺中来。

原来徽州人心性俭啬，却肯好胜喜名，又崇信佛事。见

这个万人往来去处，只要传开去，说观音阁是某人独自修好了，他心上便快活，所以一口许了三十两。走到房中，解开行囊，取出三十两一包，交付与寺僧。不想寺僧一手接银，一眼瞟去，看见余银甚多，就上了心，一面分付行童整备夜饭款待。着地奉承，殷勤相功，把徽商灌得酩酊大醉。夜深人静，把来杀了。启他行囊来看，看见搭包多是白物，约有五百余两，心中大喜。与徒弟计较，要把尸来抛在江里。徒弟道：“此时山门已锁，须要住持师父处取匙钥。盘问起来，遮掩不得。不但做出事来，且要分了东西去。”寺僧道：“这等如何处置？”徒弟道：“酒房中有个大瓮，莫若权把来断碎了，人在瓮中。明日觑个空便，连瓮将去，抛在江中，方无人知觉。”寺僧道：“有理，有理。”果然依话而行。可怜一个徽商，做了几段碎物！好意布施，得此惨祸！

那僧徒收拾净尽，安眠停当，放心睡了。自道神鬼莫测，岂知天理难容？是夜有个巡江捕盗指挥，也泊舟矶下，守候甚么公事。天早起来，只见一个妇人走到船边，将一个担桶汲水，且是生得美貌。指挥留心，一眼望他那条路去，只见不走到民家，一直走到寺门里来。指挥疑道：“寺内如何有美妇担水？必是僧徒不公不法。”带了哨兵，一路赶来。见那妇人走进一个僧房，指挥人等又赶进去，却走向一个酒房中去了。寺僧见个官带了哨兵，绝早来到，虚心病发，个个面如土色，慌慌张张。却是出其不意，躲避不及。

指挥先叫把僧人押定，自己坐在堂中，叫两个兵到酒房中搜看。只见妇人进得房门，隐隐还在里头。一见人来，钻入瓮里去了。走来禀了指挥，指挥道：“瓮中必有冤枉。”就

叫哨兵取出瓮来，打开看时，只见血肉狼藉，头颅劈破，是一个人碎割了的。就把僧徒两个缚了，解到巡江察院处来。一上刑罚，僧徒熬苦不过，只得从实供招。就押去寺中，起赃来为证。问成大辟，立时处决。众人见僧口招，因为布施修阁，起心谋杀，方晓得适才妇人乃是观音显灵，那一个不念一声“南无灵感观世音菩萨”！要见佛天甚近，欺心事是做不得的。

从来说观世音极灵，固然无处不显应，却是燕子矶的还是小可，香火之盛，莫如杭州三天竺。那三天竺是上天竺、中天竺、下天竺。三天竺中，又是上天竺为极盛。这个天竺峰，在府城之西，西湖之南。登了此峰，西湖如掌，长江如带。地胜神灵，每年间人山人海，挨挤不开的。而今小子要表白天竺观音一件显灵的与看官们听着。且先听小子《风》、《花》、《雪》、《月》四词，然后再讲正话。

风袅袅，风袅袅。冬岭泣孤松，春郊摇弱草。  
收云月色明，卷雾天光早。清秋暗送桂香来，极夏  
频将炎气扫。风袅袅，野花乱落令人老。

（右咏风）

花艳艳，花艳艳。妖娆巧似妆，锁碎浑如剪。  
露凝色更鲜，风送香常远。一枝独茂逞冰肌，万朵  
争妍含醉脸。花艳艳，上林富贵真堪羨。

（右咏花）

雪飘飘，雪飘飘。翠玉封梅事，青盐压竹梢。  
洒空翻絮浪，积槛锁银桥。千山浑骇铺铅粉，万木  
依稀拥素袍。雪飘飘，长途游子恨迢迢。

## （右咏雪）

月娟娟，月娟娟。乍缺钩横野，方团镜挂天。  
斜移花影乱，低映水纹连。诗人举盏搜佳句，美女  
推窗迟月眠。月娟娟，清光千古照无边。

## （右咏月）

看官，你道这四首是何人所作？话说洪武年间，浙江盐官会骸山中有一个老者，缙服苍颜，幅巾绳履，是个道人打扮。不见他治甚生业，日常醉歌于市间。歌毕起舞，跳木缘枝，宛转盘旋，身子轻捷，如惊鱼飞燕。又且知书善咏，诙谐笑浪，秀发如泻。有文士登游此山者，尝与他倡和谈谑。一日大醉，索酒家笔砚，题此四词在石壁上，观者称赏。自从写过，墨迹渐深，越磨越亮。山中这些与他熟识的人，见他这些奇异，疑心他是个仙人，却再没处查他的踪迹。日日往来山中，又不见个住家的所在，虽然有些疑怪，习见习闻，日月已久，也不以为意了，平日只以老道相呼而已。

离山一里之外，有个大姓仇氏。夫妻两个，年登四十，极是好善，并无子嗣。乃舍钱刻一慈悲大士像，供礼于家。朝夕香花灯果，拜求如愿。每年二月十九日，是大士生辰，夫妻两个斋戒虔诚，躬往天竺。三步一拜，拜将上去，烧香祈祷：不论男女，求生一个，以续后代，如是三年，其妻果然有了妊孕。十月期满，晚间生下一个女孩。夫妻两个欢喜无限，取名夜珠。因是夜里生人，取掌上珠之意；又是夜明珠宝贝一般。年复一年，看看长成，端慧多能，工容兼妙。父母爱惜他，真个如珠似玉。倏忽已是十九岁，父母俱是六十

以上了，尚未许聘人家。

你道老来子，做父母的巴不得他早成配偶，奉事暮年，怎的二八当年多过了，还未嫁人？只因夜珠是这大姓的爱女，又且生得美貌伶俐，夫妻两个做了一个大指望，道是必要拣个十全、毫无嫌鄙的女婿来嫁他，等他名成利遂，老夫妇靠他终身。亦且只要入赘的，不肯嫁出的。左近人家，有几家来说的，两个老人家嫌好道歉；便有数家象意的，又要娶去，不肯入赘。有女婿人物好、学问高的，家事又或者淡薄些；有人家资财多、门户高的，女婿又或者愚蠢些。所以高不辘，低不就。那些做媒的见这两个老人家难理会，也有好些不耐烦，所以亲事越迟了。却把仇家女子美貌、择婿难为人事之名，远近都传播开来。谁知其间动了一个人的火。

看官，你道这个人是谁？敢是石崇之富，要买绿珠的？敢是相如之才，要挑文君的？敢是潘安之貌，要引那掷果妇女的？看官，若如此，这多是应得想着的了。说来一场好笑，原来是：

周时吕望，要寻个同钓鱼的对手；汉世伏生，

要娶个共讲书的配头。

你道是甚人？乃就是题《风》、《花》、《雪》、《月》四词的。这个老头儿，终日缠着这些媒人，央他仇家去说亲。媒人问是那个要娶，说来便是他自己。这些媒人，也只好当做笑话罢了，谁肯去说？大家说了，笑道：“随你千选万选，这家女儿臭了烂了，也轮不到说起他。正是老没志气，阴沟洞里思量天鹅肉吃起来。”那老道见没人肯替他做媒，他就老着脸，自走上仇大姓门来。

大姓夫妻二人，正同在堂上，说着女儿婚事未谐，唧唧啾啾的商量。忽见老道走将进来，大姓平日晓得这人有些古怪的，起来相迎。那妈妈见是大冢老人家，也不回避，三人施礼已毕，请坐下了。大姓问道：“老道今日为何光降茅舍？”老道道：“老仆特为令爱亲事而来。”两人见说是替女儿说亲的，忙叫：“看茶。”就问道：“那一家？”老道道：“就是老仆家。”大姓见说了就是他家，正不知这老道住在那里的，心里已有好些不快意了，勉强答他道：“从来相会，不知老道有几位令郎？”老道道：“不是小儿。老仆晓得令爱不可作凡人之配，老仆自己要娶。”大姓虽怪他言语不伦，还不认真，说道：“老道平日专好说笑说耍。”老道道：“并非耍笑，老仆果然愿做门婿。是必要成的，不必推托。”

大姓夫妇见他说得可恶，勃然大怒道：“我女闺中妙质，等闲的不敢求聘。你是何人，辄敢胡言乱语？”立起身，把他一搯。老道从容不动，拱立道：“老丈差了。老丈选择东床，不过为养老计耳。若把令爱嫁与老仆，老仆能孝养吾丈于生前，礼祭吾丈于身后，大事已了，可谓极得所托的。这个不为佳婿，还要怎的才佳么？”大姓大声叱他道：“人有贵贱，年有老少，贵贱非伦，老少不偶。也不肚里想一想，敢来唐突，戏弄吾家！此非病狂，必是丧心，何足计较？”叫家人们持杖赶逐。仇妈妈只是在旁边夹七夹八的骂。老道笑嘻嘻，且走且说道：“不必赶逐，我去罢了。只是后来追悔，要求见我，就无门了。”大姓又指着他骂道：“你这个老枯骨，我要求见你做甚么？少不得看见你早晚倒在路旁，被狗拖鸦啄的日子在那里。”老道把手掀着须髯，长笑而退。

大姓叫闭了门，夫妻二人气得个憋胸塞肚，两相埋怨道：“只为女儿不受得人聘，受此大辱。”分付当直的，分头去寻媒婆来说亲。这些媒婆走将来，闻知老道自来求亲之事，笑一个不住道：“天下有此老无知！前日也曾央我们几次，我们没一个肯替他说，他只得自来了。”大姓道：“此老腹中有些文才，最好调戏。他晓得吾家择婿太严，未有聘定，故此奚落我。你们如今留心，快与我寻寻，人家差不多的也罢了，我自重谢则个。”媒人应承自去了，不题。

过得两日，夜珠靠在窗上绣鞋，忽见大蝶一双飞来，红翅黄身，黑须紫足，且是好看。旋绕夜珠左右不舍，恰像眷恋他这身子芳香的意思。夜珠又喜又异，轻以罗帕扑他，扑个不着，略略飞将开去。夜珠忍耐不定，笑呼丫鬟，同来扑他。看看飞得远了，夜珠一同丫鬟，随他飞去处赶将来。直至后园牡丹花侧，两蝶渐大如鹰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飞近夜珠身边来，各将翅攥定夜珠两腋，就如两个大箬笠一般，扶挟夜珠，从空而起。夜珠口里大喊，丫鬟惊报大姓。夫妻急忙赶至园中，已见夜珠同两蝶在空中，向墙外飞去了。大姓惊喊号叫，没法救得。老夫妻两个放声大哭道：“不知是何妖术，摄将去了！”却没个头路猜得出。从此各处探访，不在话下。

却说夜珠被两蝶夹起在空中，如登云雾，心里明知堕了妖术，却是脚不点地，身不自主，眼望下去，却见得明白。看见过了好些荆榛路径，几个峻峻山头，到一嶙峋山窟中，方才渐渐放下。看见小小一洞，止可容头，此外别无走路。那两蝶已自不见了。只见洞边一个老人家，道者装扮，拱立在

那里。见了夜珠，欢欢喜喜，伸手来拽了夜珠的手，对洞口喝了一声。听得轰雷也似响亮，洞忽开裂，老道同夜珠身子已在洞内。夜珠急回头看时，洞已抱合如旧，出去不得了。

夜珠慌忙之中，偷眼看那洞中，宽敞如堂。有人面猴形之辈二十余个，皆来迎接这老道，口称“洞主”。老道分付道：“新人到了，可设筵席。”猴形人应诺。又看见旁边一房，甚是精洁，颇似僧室。几窗间有笔砚书史。竹床石磴，摆列两行。又有美妇四五人，丫鬟六七人。妇人坐，丫鬟立侍。床前特设一席，不见荤腥，只有香花酒果。老道对众道：“吾今且与新人成礼则个。就来牵夜珠同坐。夜珠又恼又怕，只是站立不动。老道着恼，喝叫猴形人四五个来，揪采将来，按住在坐上。夜珠到此无奈，只得坐了。老道大喜，频频将酒来劝，夜珠只推不饮。老道自家大碗价吃，不多时大醉了。一个妇人，一个丫鬟，扶去床中，相伴寝了。夜珠只在石磴之下蹲着，心中苦楚，想着父母，只是哭泣，一夜不曾合眼。

明早起来，老道看见夜珠泪痕不干，双眼尽肿，将手抚他背，安慰他道：“你家中甚近，胜会方新，何乃不趁少年取乐，自苦如此？若从了我，就同你还家拜见爹娘，骨肉完聚，极是不难。你若执迷不从，凭你石烂海枯，此中不可复出了。只凭你算计，走那一条路？”夜珠闻言，自想：“我断不从他，料无再出之日了。要这性命做甚？不如死休。”将头撞在石壁上去，要求自尽。老道忙使众妇人拦住，好言劝他道：“娘子既已到此，事不由己，且从容住着，休得如此轻生。”夜珠只是啼哭，从此不进饮食，欲要自饿而死。不想不吃了十多日，一毫无事。

夜珠求死不得，无计可施，自怕不免污辱，只是心里暗祷观世音，求他救拔。老道日与众妇淫戏，要动夜珠之心，争奈夜珠心如铁石，毫不为动。老道见他不快，也不来强他，只是在他面前百般弄法弄巧，要图他笑颜开了，欢喜成事。所以日逐把些奇怪的事，做与他看。一来要他快活，二来卖弄本事高强，使他绝了出外之念，死心塌地随他。

你道他如何弄法？他秋时出去取田间稻花，放好在石柜中了，每日只将花合余爨起，开锅时，满锅多是香米饭。又将一瓮水，用米一撮，放在水中，纸封了口，藏于松间两三日，开封取吸，多变做扑鼻香醪。所以供给满洞人口，酒米不须营求，自然丰足。若是天雨不出，就剪纸为戏，或蝶或凤，或狗或燕，或狐狸、猿猱，蛇鼠之类皆有。嘱他去到某家取某物来用，立刻即至。前取夜珠的双蝶，即是此法。若取着家火什物之类，用毕无事，仍教拿去还了。桃梅果品，日轮猴形人两个供办，都是带叶连枝，是山中树上所取，不是撮将来的。夜珠日日见他如此作用，虽然心里也道是奇怪，再没有一毫随顺他的意思。老道略来缠缠，即便要死要活，大哭大叫。老道不耐烦，便去搂着别个妇女去适兴了。还亏得老道心性，只爱喜欢不爱烦恼的，所以夜珠虽撮在洞里多时，还得全身不损。

一日，老道出去了。夜珠对众妇人道：“你我俱是父母遗体，又非山精木魅，如何随顺了这妖人，自受其辱？”众美叹息，对夜珠道：“我辈皆是人身，岂甘做这妖人野偶？但今生不幸，被他用术陷在此中，撇父母，弃糟糠。虽朝暮忧思，竟成无益，所以忍耻偷生，譬如做了一世猪羊犬马罢了。事势

如此，你我拗他何用？不若放宽了心度日去，听命于天。或者他罪恶有个终时，那日再见人世。”言罢，各各泪下如雨。

有《商调醋葫芦》一篇，咏着众妇云：

众娇娘，黯自伤，命途乖，遭魍魉。虽然也颠鸾倒凤喜非常，觑形容不由心内慌。总不过匆匆完帐，须不是桃花洞里老刘郎。

又有一篇咏着仇夜珠云：

夜光珠，世所希，未登盘，坠淤泥。清光到底不差池，笑妖人枉劳色自迷。有一日天开日霁，只怕得便宜翻做了落便宜。

众人正自各道心事，哀伤不已，忽见猴形人传来道：“洞主回来了。”众人恐怕他知觉，掩泪而散，只有夜珠泪不曾干。老道又对他道：“多时了，还哭做甚？我只图你渐渐厮熟，等你心顺了我，大家欢畅，省得逼你做事，终究不象我意，故不强你。今日子已久，你只不转头。不要讨我恼怒起来，叫几个按住了你，强做一番，不怕你飞上天去！”夜珠见说，心慌不敢啼哭，只是心中默祷观音救护，不在话下。

却说仇大姓夫妻二人，自不见了女儿，终日思念，出一单榜在通衢道：“有能探访得女儿消息来报者，罄赔家产，将女儿与他为妻。”虽然如此，荏苒多时，并无影响。又月目见他飞升去的，晓得是妖人摄去，非人力可及。没计奈何，只好日日在慈悲大士像前，悲哭拜祝道：“灵感菩萨，女儿夜珠，元是在菩萨面前求得的。今遭此妖术摄去，若菩萨不救拔还我，当时何不不要见赐，也倒罢了！望菩萨有灵有感。”日日如此叫号，精诚所感，真是叫得泥神也该活现起来的。

一日，会骸山岭上，忽然有一根幡竿逼直竖将起来，竿末挂着一件物事。这岭上从无此竿的，一时哄动了许多人，万众齐观。竿末之物，俱各不识明白，胡猜乱讲。内中有一秀才，姓刘，名德远，乃是名家之子，少年饱学，极是个负气好事的人。他见了这个异事，也是书生心性，心里毕竟要跟寻着一个实实下落。便叫几个家人，去拿了些粗布绳索，做了软梯，带些挠钩、钢叉、木板之类，叫一声道：“有高兴要看的，都随我来。”你看他使出聪明：山高无路处，将钢叉叉着软梯，搭在大树上去；不平处，用板衬着；有路险难走处，用挠钩吊着。他一个上前，赶兴的就不少了，连家人共有一二十人，一直吊了上去。到得岭上，地却宽平。立定了脚，望下一看，只见山腰一个嶙峋之处，有洞甚大。妇女十数个，或眠或坐，多如醉迷之状。有老猴数十，皆身首二段，血流满地。站得高了，自上看下，纤细皆见。然后看那幡竿及所挂之物，乃是一个老猕猴的骷髅。

刘德远大加惊异。先此那仇家失女出榜，是他一向知道的，当时便自想道：“这些妇女里头，莫不仇氏之女也在？”急忙下岭来，叫人报了县里，自己却走去报了仇大姓。大姓喜出非常，同他到县里听候遣拨施行。县令随即差了一队兵快，到彼收勘。兵快同了刘德远，再上岭来。大姓年老，走不得山路，只在县前伺候。德远指与兵快路径，一拥前来。原来那洞在高处方看得见，在山下却与外不通，所以妖魅藏得许多人在里头。今在岭上，却都在目前了。兵快看见了这些妇女，攀藤附葛，开条路径，一个个领了出来。到了县里，仇大姓还不知女儿果在内否。远远望去，只见夜珠头蓬发乱，杂

随在妇女队里。大姓吊住夜珠，父子抱头大哭。

到了县堂，县令叫众妇上来，问其来历备细。众妇将始终所见，日逐事体说了。县令晓得多是良家妇女，为妖术所迷的。又问道：“今日谁把这些妖物斩了？”众妇道：“今日正要强奸仇夜珠，忽然天昏地暗。昏迷之中，只听得一派喧嚷啼哭之声，刀剑乱响，却不知个缘故。直等兵快人众来救，方才苏醒。只见群猴多杀倒在地，那老妖不见了。”刘德远同众人献上骷髅与幡竿，禀道：“那骷髅标示在幡竿之首，必竟此是老妖，为神明所诛的。”县令道：“那幡竿一向是岭上的么？”众人道：“岭上并无。”县令道：“奇怪！这却那里来的？叫刘德远把竿验看，只见上有细数字行，乃是上天竺大士殿前之物，年月犹存。县令晓得是观音显见，不觉大骇。随令该房出示，把妇女逐名点明，召本家认领。

那仇大姓在外边伺候，先具领状，领了夜珠出来，真就是黑夜里得了一颗明珠，“心肝肉”的口里不住叫。到家里见了妈妈，又哭个不住。问夜珠道：“你那时被妖法摄起半空，我两个老人家赶来，已飞过墙了。此后将你到那里去？却怎么？”

夜珠道：“我被两个大蝶抬在空中，心里明白的，只是身子下来不得，爹妈叫喊都听得。到得那里，一个道装的老人家迎着，进了洞去。这些妖怪叫老人家做‘洞主’，逼我成亲。这里头先有这几个妇女在内，却是同类之人，被他摄在洞奸宿的，也来相劝，我到底只是执意不肯。”妈妈便道：“儿！只要今日归来，再得相见便好了。随是破了身子，也是出于无奈，怪不得你的。”夜珠道：“娘，不是这话。亏我只

是要死要活，那老妖只去与别个淫媾了，不十分来缠我，幸得全身。今日见我到底不肯，方才用强，叫几个猴形人拿住手脚，两三个妇女来脱小衣。正要奸淫，儿晓得此番定是难免，心下发极，大叫‘灵感观世音’起来，只听得一阵风过处，天昏地黑，鬼哭神嚎，眼前伸手不见五指，一时晕倒了。直到有许多人进洞相救，才醒转来，看见猴形人个个被杀了，老妖不见了，正不知是个甚么缘故。”大姓道：“自你去后，爹妈只是拜祷观世音，日夜不休。人多见我虔诚，十分怜悯，替我体访，却再无消耗。谁想今日果是观世音显灵，诛了妖邪！前日这老道，便来求亲时，我们只怪他不揣，岂知是个妖魔！今日也现世报了。虽然如此，若非刘秀才做主为头，定要探看幡竿上物事下落，怎晓得洞里有人？又得他报县救取，又且先来报我，此恩不可忘了。”

正说话处，只见外边有几个妇女，同了几家亲识，来访夜珠并他爹妈。三人出来接进，乃是同在洞中还家的。各人自家里相会过了，见外边传说仇家爹妈祈祷虔诚，又得夜珠力拒妖邪，大呼菩萨，致得神明感应，带挈他们重见天日，齐来拜谢。爹妈方晓得夜珠所言全身是真话。

众人称谢已毕，就要商量被害几家协力出资，建庙山顶，奉祠观世音。尽皆喜跃。正在议论间，只见刘秀才也到仇家相访。他书生好奇，只要来问洞中事体备细，去书房里纪录新闻，原无他意，恰好撞见许多人在内。问着，却多是洞里出来的与亲眷人等，尽晓得是刘秀才，是为头到岭上，看见了报县的，方得救出，乃是大恩人，尽皆罗拜称谢。

秀才便问：“你们众人都聚此一家，是甚缘故？”众人把

仇老虔诚祷神，女儿拒奸呼佛，方得观音灵感，带挈众人脱难。“故此一来走谢，二来就要商量敛资造庙。难得秀才官人在此，也是一会之人，替我们起个疏头，说个缘起，明日大家禀了县里，一同起事。”刘秀才道：“这事在我身上。我明日到县间，与县官说明，一来是造庙的事，二来难得仇家小娘子贞坚感应，也该表扬的。”

那仇大姓口里连称“不敢”，看见刘秀才语言慷慨，意气轩昂，也就上心了。便问道：“秀才官人，令岳是那家？”秀才道：“年幼蹉跎，尚未娶得。”仇大姓道：“老夫有誓言在先：有能探访女儿消息来报者，罄赔家产，将女儿与他为妻，这话人人晓得。今日得秀才亲至岭上，探得女儿归来，又且先报老夫，老夫不敢背前言。趁着众人都在舍下，做个证见，结此姻缘。意下如何？”众人大家喝采起来道：“妙！妙！正是女貌郎才，一双两好。”刘秀才不肯起来道：“老丈休如此说。小生不过是好奇高兴，故此不避险阻，穷讨怪迹。偶得所见如此，想起宅上失了令爱，沿街贴榜已久，故此一时喜事，走来奉报，原无心望谢。若是老丈今日如此说，小觑了小生是一团私心了。不敢奉命。”众人共相撺掇，刘秀才反觉得没意思，不好回答得，别了自去。众人约他明日县前相会。

刘秀才去了，众人多称赞他果是个读书君子，有义气好人，难得。仇大姓道：“明日老夫央请一人为媒，是必完成小女亲事。”众人中有个老成的，走出来道：“我们少不得到县里动公举呈词，何不就把此事禀知知县相公，倒凭知县相公做个主，岂不妙哉！”众人齐道：“有理。”当下散了。大姓与妈妈、女儿说知此事，又说刘秀才许多好处，大家赞叹不题。

且说次日县令升堂，先是刘秀才进见，把大士显灵，众心喜舍造庙，及仇女守贞，感得神力诛邪等事，一一禀知已过，众人才拿连名呈词进见。县令批准建造，又自取库中公费银十两，开了疏头，用了印信，就中给与老成耆民收贖了讫。众人谢了，又把仇老女儿要招刘生报德的情禀出来。县令问仇老道：“此意如何？”仇老道：“女儿被妖摄去，固然感得大士显应，诛杀妖邪，若非刘生出力，梯攀至岭，妖邪虽死，女儿到底也是洞中枯骨了。今一家完聚，庆幸非浅，情愿将女儿嫁他，实系真心。不道刘秀才推托，故此公同禀知爷爷，望与老汉做一个主。”

县令便请刘秀才过来，问道：“适才仇某所言婚事，众口一词，此美事也，有何不可？”刘秀才道：“小生一时探奇穷异，实出无心。若是就了此亲，外人不晓得的，尽道是小生有所贪求而为此，反觉无颜。亦且方才对父母大人说仇氏女守贞好处，若为己妻，此等言语皆是私心。小生读几行书，义气廉耻为重，所以不敢应承。”县令跌足道：“难得！难得！仇女守贞，刘生尚义，仇某不忘报，皆盛事也。本县幸而躬逢目击，可不完成其美？本县权做个主婚，贤友万不可推托。”立命库上取银十两，以助聘礼。即令鼓乐送出县来，竟到仇家，先行聘定了。拣个吉日，入赘仇家，成了亲事。

一月之后，双双到上天竺烧香，拜谢大士，就送还前日幡竿。过不多时，众人齐心协力，山岭庙也自成了。又去烧香点烛，自不消说。后来刘秀才得第，夫荣妻贵。仇大姓夫妻俱登上寿，同日念佛而终。此又后话。

又说会骸山石壁，自从诛邪之后，那《风》、《花》、

《雪》、《月》四词，却像那个刷洗过了一般的，毫无一字影迹。众人才悟前日老道便是老妖，不是个好人，踪迹方得明白。有诗为证：

巉岬石洞老光阴，只此幽栖致自深。  
诛殛忽然烦大士，方知佛戒重邪淫。

## 拍案惊奇卷二十五

### 赵司户千里遗音 苏小娟一诗正果

诗曰：

青楼原有掌书仙，未可全归露水缘。  
多少风尘能自拔，淤泥本解出青莲。

这四句诗，头一句“掌书仙”，你道是甚么出处？列位听小子说来。

唐朝时长安有一个倡女，姓曹，名文姬。生四五岁，便好文字之戏。及到笄年，丰姿艳丽，俨然神仙中人。家人教以丝竹宫商，他笑道：“此贱事，岂吾所为？惟墨池笔冢，使吾老于此间足矣。”他出口落笔，吟诗作赋，清新俊雅，任是才人，见他钦伏。至于字法，上逼锺、王，下欺颜、柳，真是重出世的卫夫人。得其片纸只字者，重如拱璧，一时称他为“书仙”。他等闲也不肯轻与人写。长安中富贵之家，豪杰之士，辇输金帛，求聘他为偶的，不记其数。文姬对人道：“此辈岂我之偶？如欲偶吾者，必先投诗，吾当自择。”此言

一传出去，不要说吟坛才子争奇斗异，各献所长，“人人自以为得大将”，就是张打油、胡钉铰，也来做首把，撮个空。至于那强斯文、老脸皮，虽不成诗，叶韵而已的，也偏不识廉耻，诋他娘两句，出丑一番。谁知投去的，好歹多选不中。这些人还指望出张续案，放遭告考，把一个长安的子弟，弄得如醉如狂的。文姬只是冷笑。

最后有个岷江任生，客于长安，闻得此事，喜道：“吾得配矣。”旁人问之，他道：“凤栖梧，鱼跃洲，物有所归，岂妄想乎？”遂投一诗云：

玉皇殿上掌书仙，一染尘心谪九天。

莫怪浓香熏骨腻，霞衣曾惹御炉烟。

文姬看诗毕，大喜道：“此真吾夫也！不然，怎晓得我的来处？吾愿与之之为妻。”即以此诗为聘定，留为夫妇。自此，春朝秋夕，夫妇相携，小酌微吟，此唱彼和，真如比翼之鸟，并头之花，欢爱不尽。

如此五年后，因三月终旬，正是九十日春光已满，夫妻二人设酒送春。对饮间，文姬忽取笔砚题诗云：

仙家无夏亦无秋，红日清风满翠楼。

况有碧霄归路稳，可能同驾五云虬？

题毕，把与任生看。任生不解其意，尚在沉吟，文姬笑道：“你向日投诗，已知吾来历，今日何反生疑？吾本天上司书仙人，偶以一念情爱，谪居人间二纪。今限已满，吾欲归，子可偕行。天上之乐，胜于人间多矣。”说罢，只闻得仙乐飘空，异香满室。家人惊异间，只见一个朱衣吏持一玉版，朱书篆文，向文姬前稽首道：“李长吉新撰《白玉楼记》成，天帝召

汝写碑。”文姬拜命毕，携了任生的手，举步腾空而去。云霞闪烁，鸾鹤缭绕。于时观者万计，以其所居地为书仙里。这是掌书仙的故事，乃是倡家第一个好门面话柄。

看官，你道倡家这派起于何时？原来起于春秋时节。齐大夫管仲设女闾七百，征其合夜之钱以为军需，传至于后，此风大盛。然不过是侍酒陪歌，追欢买笑，遣兴陶情，解闷破寂，实是少不得的，岂至遂为人害？争奈“酒不醉人人自醉，色不迷人自迷”，才有欢爱之事，便有迷恋之人；才有迷恋之人，便有坑陷之局。做姊妹的，飞絮飘花，原无定主；做子弟的，失魂落魄，不惜余生。怎当得做鸨儿、龟子的，吮血磨牙，不管天理，又且转眼无情，回头是计。所以弄得人倾家荡产，败名失德，丧躯殒命，尽道这娼妓一家是陷入无底之坑，填雪不满之并了。总由子弟少年浮浪，没主意的多，有主意的少；娼家习惯风尘，有圈套的多，没圈套的少。至于那雏儿们，一发随波逐浪，那晓得叶落归根？所以百十个姊妹里头，讨不出几个要立妇名、从良到底的。就是从良，非男负女，即女负男，有结果的也少。却是人非木石，那鸨儿只以钱为事，愚弄子弟，是他本等，自不必说；那些做妓女的，也一样娘生父养，有情有窍，日陪欢笑，夜伴枕席，难道一些心也不动，一些情也没有，只合着鸨儿，做局骗人过日不成？这却不然。其中原有真心的，一意绸缪，生死不变；原有肯立志的，亟思超脱，时刻不忘。从古以来，不止一人。而今小子说一个妓女，为一情人相思而死，又周全所爱妹子，也得从良，与看官们听，见得妓女也有好的。有诗为证，诗云：

有心已解相思死，况复留心念连理。似此多情世所稀，请君听我歌天水。天水才华席上珍，苏娘相向转相亲。一官各阻三年约，两地同归一日魂。遗言弱妹曾相托，敢谓冥途忘旧诺？爱推同气了良缘，麋歌一绝于飞乐。

话说宋朝钱塘有个名妓苏盼奴，与妹苏小娟，两人俱俊丽工诗，一时齐名。富豪子弟到临安者，无不愿识其面，真个车马盈门络绎不绝。他两人没有嬷嬷，只是盼儿当门抵户，却是姊妹两个多自家为主的。自道品格胜人，不耐烦随波逐浪，虽在繁华绮丽所在，心中长怀不足。只愿得遇个知音之人，随他终身，方为了局的。姊妹两人意见相同，极是过得好。

盼奴心上有一个人，乃是皇家宗人，叫做赵不敏，是个太学生。原来宋时宗室，自有本等禄食，本等职衔，若是情愿读书应举，就不在此例了。所以赵不敏有个房分兄弟赵不器，就自去做了个院判；惟有赵不敏自恃才高，务要登第，通籍在太学。他才思敏捷，人物风流，风流之中，又带些志诚真实，所以盼奴与他相好。盼奴不见了他，饭也是吃不下的。赵太学是个书生，不会经管家务，家事日渐萧条。盼奴不但不嫌他贫，凡是他一应灯火酒食之资，还多是盼奴周给他，恐怕他因贫废学。常对他道：“妾看君决非庸下之人，妾也不甘久处风尘。但得君一举成名，提掇了妾身出去，相随终身，虽布素亦所甘心。切须专心读书，不可懈怠，又不可分心他务。衣食之需，只在妾的身上，管你不缺便了。”

小娟见姐姐真心待赵太学，自也时常有一个拣人的念头，只是未曾有个中意的。盼奴体着小娟意思，也时常替他留心。对太学道：“我这妹子，性格极好，终久也是良家的货。他日你若得成名，完了我的事，你也替他寻个好主，不枉了我姊妹一对儿。”太学也自爱着小娟，把盼奴的话牢牢记在心里了。

太学虽在盼奴家往来情厚，不曾破费一个钱，反得他资助读书，感激他情意，极力发愤。应过科试，果然高捷南宫。盼奴心中不胜欢喜，正是：

银钉斜背解鸣缸，小语低声唤玉郎。

从此不知兰麝贵，夜来新惹桂枝香。

太学榜下未授职，只在盼奴家里，两情愈浓，只要图个终身之事。却有一件：名妓要落籍，最是一件难事。官府恐怕缺了会承应的人，上司过往嗔怪，许多不便，十个倒有九个不肯。所以有的批从良牒上道：“慕《周南》之化，此意良可矜；空冀北之群，所请宜不允。”官司每每如此。不是得个极大的情分，或是撞个极帮衬的人，方肯周全。而今苏盼奴是个有名的能诗妓女，正要插趣，谁肯轻轻便放了他？前日与太学往来虽厚，太学既无钱财，也无力量，不曾替他营脱得乐籍。此时太学固然得第，盼奴还是个官身，却就娶他不得。

正在计较间，却选下官来了，除授了襄阳司户之职。初授官的人，碍了体面，怎好就与姑家讨分上脱籍？况就是自家要取的，一发要惹出议论来。欲待别寻婉转，争奈凭上日子有限，一时等不出个机会。没奈何，只得相约到了襄阳，差人再来营干。当下司户与盼奴两个抱头大哭，小娟在旁，也陪了好些眼泪。当时作别了，盼奴自掩着泪眼归房，不题。

司户自此赴任襄阳，一路上鸟啼花落，触景伤情，只是想着盼奴。自道一到任所，便托能干之人，进京做这件事。谁知到任事忙，匆匆过了几时，急切里没个得力心腹之人可以相托。虽是寄了一两番信，又差了一两次人，多是不尴不尬，要能不勾的。也曾写书相托在京友人，替他脱籍了当，然后图谋接到任所。争奈路途既远，亦且寄信做事，所托之人不过道是娼妓的事，有紧没要，谁肯知痛着热，替你十分认真做的？不过讨得封把书信儿，传来传去，动不动便是半年多。司户得一番信，只添得悲哭一番，当得些甚么？

如此三年，司户不遂其愿，成了相思之病。自古说得好：“心病还须心上医。”眼见得不是盼奴来，医药怎得见效？看看不起。只见门上传进来道：“外边有个赵院判，称是司户兄弟，在此候见。”司户闻得，忙叫：“请进。”相见了，道：“兄弟，你便早些个来，你哥哥不见得如此。”院判道：“哥哥为何病得这等了？你要兄弟早来便怎么？”司户道：“我在京时，有个教坊妓女苏盼奴，与我最厚。他资助我读书成名，得有今日。因为一时匆匆，不替他落得籍，同他到此不得。原约一到任所，差人进京图干此事，谁知所托去的，多不得力。我这里好不盼望！不甫能勾回个信来，定是东差西误的。三年以来，我心如火，事冷如冰，一气一个死。兄弟，你若早来几时，把这个事托你替哥哥干去，此时盼奴也可来，你哥哥也不死，如今却已迟了。”言罢，泪如雨下。院判道：“哥哥且请宽心。哥哥千金之躯，还宜调养，望个好日。如何为此闲事伤了性命？”司户道：“兄弟，你也是个中人，怎学别人说淡话？情上的事，各人心知。正是性命所关，岂是闲事？”

说得痛切，又发昏上来。

隔不多两日，恍惚见盼奴在眼前，愈加沉重。自知不起，呼院判到床前嘱付道：“我与盼奴，不比寻常，真是生死交情。今日我为彼而死，死后也还不忘的。我三年以来，共有俸禄余资若干，你与我均匀分作两分。一分是你收了，一分你替我送与盼奴去。盼奴知我既死，必为我守。他有妹小娟，俊雅能吟，盼奴曾托我替他寻人。我想兄弟风流才俊，能了小娟之事。你到京时，可将我言传与他家，他家必然喜纳。你若得了小娟，诚是佳配。不可错过了。一则完了我的念头，一则接了我的瓜葛。此临终之托，千万记取。”院判涕泣领命。司户言毕而逝。

院判勾当丧事了毕，带了灵柩，归葬临安。一面收拾东西，竟望钱塘进发，不题。

却说苏盼奴自从赵司户去后，足不出门，一客不见，只等襄阳来音。岂知来的信虽有两次，却不曾见干着了当的实事。他又是个女流，急得乱跳也无用，终日盼望、纳闷而已。

一日，忽有个於潜商人，带着几箱官绢到钱塘来，闻着盼奴之名，定要一见，缠了几番，盼奴只是推病不见。以后果然病得重了，商人只认做推托，心怀愤恨。小娟虽是接待两番，晓得是个不在行的蠢物，也不把眼稍带着他。几番要研在小娟处宿歇，小娟推道：“姐姐病重，晚间要相伴，伏侍汤药，留客不得。”毕竟缠不上。商人自到别家嫖宿去了。

以后盼奴相思之极，恍恍惚惚。一日，忽对小娟道：“妹子好住，我如今要去会赵郎了。”小娟只道他要出门，便道：“好不远的途程，你如此病体，怎好去得？可不是痴话么？”盼

奴道：“不是痴话，相会只在霎时间了。”看看声丝气咽，连呼“赵郎”而死。

小娟哭了一回，买棺盛贮，设个灵位，还望乘便捎信赵家去。只见门外两个公人，大刺刺的走将进来，说道府判衙里唤他姊妹，去对甚么官绢词讼。小娟不知事由，对公人道：“姊妹亡逝已过，见有棺枢灵位在此。我却随上下去回覆就是。”免不得赔酒赔饭，又把使用钱送了公人。分付丫头看家，锁了房门，随着公人到了府前，才晓得於潜客人被同伙首发，将官绢费用宿娼，拿他到官。怀着旧恨，却把盼奴、小娟攀着。小娟好生负屈，只待当官分诉。带到时，府判正赴堂上公宴，没工夫审理。知是钱粮事务，喝令：“权且寄监。”可怜：

粉黛丛中艳质，囹圄队里愁形。凶吉全然未保，  
青龙白虎同行。

不说小娟在牢中受苦，却说赵院判扶了兄枢，来到钱塘，安厝已了，奉着遗言，要去寻那苏家。却想道：“我又不曾认得他一个，突然走去，那里晓得真情？虽是吾兄为盼奴而死，知他盼奴心事如何，近日行径如何？却便孟浪去打破了！”猛然想道：“此间府判是我宗人，何不托他去唤他到官来，当堂问他明白，自见下落。”一直径到临安府来。与府判相见了，叙寒温毕，即将兄长亡逝已过，所托盼奴、小娟之事，说了一遍，要府判差人去唤他姊妹二人到来。府判道：“果然好两个妓女。小可着人去唤来，宗丈自与他说端的罢了。”随即差个祇候人，拿根签去唤他姊妹。

祇候领命去了，须臾来回话道：“小人到苏家去，苏盼奴

一月前已死，苏小娟见系府狱。”院判、府判俱惊道：“何事系狱？”祇候回答道：“他家里说，为於潜客人诬攀官绢的事。”府判点头道：“此事正在我案下。”院判道：“看亡兄分上，宗丈看顾他一分则个。”府判道：“宗丈且到敝衙一坐，小可叫来问个明白，自有区处。”院判道：“亡兄有书札与盼奴，谁知盼奴已死了。亡兄却又把小娟托在小可，要小可图他终身。却是小可未曾与他一面，不知他心下如何。而今小弟且把一封书打动他，做个媒儿，烦宗丈与小可婉转则个。”府判笑道：“这个当得。只是日后不要忘了媒人。”大家笑了一回。请院判到衙中坐了，自己升堂。

叫人狱中取出小娟来，问道：“於潜商人缺了官绢百匹，招道在你家花费，将何补偿？”小娟道：“亡姊盼奴在日，曾有个於潜客人来了两番，盼奴因病，不曾留他，何曾受他官绢？今姊以亡故无证，所以客人落得诬攀。判府若赐周全开豁，非惟小娟感荷，盼奴泉下也得蒙恩了。”府判见他出语宛顺，心下喜他，便问道：“你可认得襄阳赵司户么？”小娟道：“赵司户未第时，与姊盼奴交好，有婚姻之约，小娟故此相识。以后中了科第，做官去了。屡有书信，未完前愿。盼奴相思，得病而亡，已一月多了。”府判道：“可伤！可伤！你不晓得，赵司户也去世了。”小娟见说，想着姊妹，不觉凄然吊下泪来道：“不敢拜问，不知此信何来？”府判道：“司户临死之时，不忘你家盼奴，遣人寄一封书、一罇礼物与他。此外又有司户兄弟赵院判有一封书与你，你可自开看。”小娟道：“自来不认得院判是何人，如何有书？”府判道：“你只管拆开，看是甚话，就知分晓。”

小娟领下书来，当堂拆开读着。原来不是甚么书，却是一首七言绝句。诗云：

当时名伎镇东吴，不好黄金只好书。

借问钱塘苏小小，风流还似大苏无！

小娟读罢诗，想道：“此为情意，甚是有情于我。若得他提掣，官事易解。但不知这院判何等人品？看他诗句清俊，且是赵司户的兄弟，多应也是风流人物，多情种子。”心下踌躇，默然不语。

府判见他沉吟，便道：“你何不依韵和他一首？”小娟对道：“从来不会做诗。”府判道：“说那里话？有名的苏家姊妹能诗，你如何推托？若不和诗，就要断赔官绢了。”小娟谦词道：“只好押韵献丑，请给纸笔。”府判叫取文房四宝与他。小娟心下道：“正好借此打动他官绢之事。”提起笔来，毫不思索，一挥而就，双手呈上府判。府判读之，诗云：

君住襄江妾在吴，无情人寄有情书。

当年若也来相访，还有於潜绢也无？

府判读罢，道：“既有风致，又带诙谐玩世的意思。如此女子，岂可使溷于风尘之中？”遂取司户所寄盼奴之物，尽数交与了他，就准他脱了乐籍。官绢着商人自还，小娟无干，释放宁家。小娟既得辨白了官绢一事，又领了若干物件，更兼脱了籍，自想姊姊如此烦难，自身却如此容易，感激无尽，流涕拜谢而去。

府判进衙，会了院判，把适才的说话与和韵的诗对院判说了，道：“如此女子，真是罕有。小可体贴宗丈之意，不但免他偿绢，已把他脱籍了。”院判大喜，称谢万千。告辞了府

判，竟到小娟家来。

小娟方才到得家里，见了姊姊灵位，感伤其事，把司户寄来的东西，一件件摆在灵位前看过了，哭了一场，收拾了。只听得外面叩门响，叫丫头问明白了开门。丫头问：“是那个？”外边答道：“是适来寄书赵院判。”小娟听得“赵院判”三字，两步移做了一步，叫丫头急开了门迎接。

院判进了门，抬眼看那小娟时，但见：

脸际芙蓉掩映，眉间杨柳停匀。若教梦里去行云，管取襄王错认。殊丽全由带韵，多情正在含颦。司空见惯也销魂，何况风流少俊！

说那院判一见了小娟，真个眼迷心荡，暗道：“吾兄所言佳配，诚不虚也！”

小娟接入堂中，相见毕，院判笑道：“适来和得好诗！”小娟道：“若不是院判的大情分，亲身官事何由得解？况且乘此又得脱籍，真莫大之恩，杀身难报。”院判道：“自是佳作打动，故此府判十分垂情，况又有亡兄所嘱，非小可一人之力。”小娟垂泪道：“可惜令兄这样好人，与妾亡姊真个如胶似漆的，生生的阻隔两处，俱谢世去了！”院判道：“令姊是几时没有的？”小娟道：“方才一月前某日。”院判吃惊道：“家兄也是此日，可见两情不舍，同日归天，也是奇事。”小娟道：“怪道姊姊临死，口口说去会赵郎，他两个而今必定做一处了。”院判道：“家兄也曾累次打发人进京，当初为何不脱籍，以致阻隔如此？”小娟道：“起初令兄未第，他与亡姊恩爱，已同夫妻一般，未及虑到此地，匆匆过了日子。及到中第，来不及了。虽然打发几次人来，只因姊姊名重，官府不肯放脱。这

些人见略有些难处，丢了就走，那管你死活？白白里把两个人的性命误杀了。岂知今日妾身托赖着院判，脱籍如此容易！若是令兄未死，院判早到这里一年半，连姊姊也超脱去了。”

院判道：“前日家兄也如此说，可惜小可浪游薄宦，到家兄衙里迟了，故此无及。这都是他两人数定，不必题了。前日家兄说，令姊曾把娟娘终身的事，托与家兄寻人，这话有的么？”小娟道：“不愿迎新送旧，我姊妹两人同心。故此姊姊以妾身托令兄寻人，实有此话的。”院判道：“亡兄临终，把此言对小可说了，又说娟娘许多好处，撺掇小可来会令姊与娟娘，就与娟娘料理其事，故此不远千里，到此寻问。不想盼娘过世，娟娘被陷。而今幸得保全了出来，脱了乐籍，已不负亡兄与令姊了。但只是亡兄所言娟娘终身之事，不知小可当得起否？凭娟娘意下裁夺。”小娟道：“院判是贵人，又是恩人。只怕妾身风尘贱质，不敢仰攀。赖得令兄与亡姊一脉，亲上之亲。前日蒙赐佳篇，已知属意；若蒙不弃，敢辞箕帚？”

院判见说得入港，就把行李什物都搬到小娟家来，是夜即与小娟同宿。赵院判在行之人，况且一个念着亡兄，一个念着亡姊。两个只恨相见之晚，分外亲热。此时小娟既已脱籍，便可自由。他见院判风流蕴藉，一心待嫁他了。只是亡姊灵柩未殓，有此牵带，与院判商量。院判道：“小可也为扶亡兄灵柩至此，殓事未完。而今择个日子，将令姊之柩与亡兄合葬于先茆之侧，完他两人生前之愿，有何不可？”小娟道：“若得如此，亡魂俱称心快意了。”院判一面择日，如言殡葬已毕，就央府判做个主婚，将小娟娶到家里，成其夫归。

是夜，小娟梦见司户、盼奴如同平日坐在一处，对小娟道：“你的终身有托，我两人死亦瞑目。又谢得你夫妻将我两人合葬，今得同栖一处，感恩非浅。我在冥中，保佑你两人后福，以报成全之德。”言毕，小娟惊醒。把梦中言语对院判说了。院判明日设祭，到司户坟上致奠。两人感念他生前相托，指引成就之意，俱各恸哭一番而回。

此后，院判同小娟花朝月夕，麋酬唱和，诗咏成帙，后来生二子，接了书香，小娟直与院判齐白而终。

看官，你道此一事，苏盼奴助了赵司户成名，又为司户而死，这是他自己多情，已不必说；又念着妹子终身之事，毕竟所托得人，成就了他从良。那小娟见赵院判出力救了他，他一心遂不改变，从他到了底。岂非多是好心的伎女？而今人自没主见，不识得人，乱迷乱撞，着了道儿，不要冤枉了这一家人，一概多似蛇蝎一般的。所以有编成《青泥莲花记》，单说的是好姊姊出处，请有情的自去看。有诗为证：

血躯总属有情伦，宁有章台独异人？

试看死生心似石，反令交通愧沉沦。

## 拍案惊奇卷二十六

### 夺风情村妇捐躯 假天语幕僚断狱

诗云：

美色从来有杀机，况同释子讲于飞。

色中饿鬼真罗刹，血污游魂怎得归？

话说临安有一个举人，姓郑，就在本处庆福寺读书。寺中有个西北房，叫做净云房。寺僧广明，做人俊爽风流，好与官员士子每往来。亦且衣钵充钵，家道从容，所以士人每喜与他交游。那郑举人在他寺中最久，与他甚是说得着，情意最密。凡是精致禅室，曲折幽居，广明尽引他游到。只有极深奥的所在一间小房，广明手自锁闭出入，等闲也不开进去，终日关着的，也不曾有第二个人走得进。虽是郑举人如此相知，无有不到的所在，也不领他进去。郑举人也只是僧家藏叠资财的去处，大家凑趣，不去窥觑他。

一日，殿上撞得钟响，不知是什么大官府来到。广明正在这小房中，慌忙趋出山门外迎接去了。郑生独自闲步，偶

然到此房前，只见门开在那里。郑生道：“这房从来锁着，不曾看见里面，今日为何却不锁？”一步步进房中来，却是地板铺的房。四下一看，不过是摆设得精致，别无甚奇怪珍秘，与人看不得的东西。郑生心下道：“这些出家人，毕竟心性古撒，此房有何秘密，直得转手关门？”带眼看去，那小床帐钩上吊着一个紫檀的小木鱼，连槌系着，且是精致滑泽。郑生好戏子除下来，手里捏了看看，有要没紧的，把小槌敲他两下。忽听得床后地板“铛”的一声铜铃响，一扇小地板推起，一个少年美貌妇人钻头出来。见了郑生，吃了一惊，缩了下去。郑生也吃了一惊，仔细看去，却是认得的中表亲戚某氏。

原来那个地板做得巧，合缝处推开来就当是扇门，关上了原是地板。里头顶得上，外头开不进。只听木鱼为号，里头铃声相应，便出来了。里头是个地窖，别开窗牖，有暗弄地道，到灶下通饮食，就是神仙也不知道的。郑生看见了道：“怪道贼秃关门得紧，原来有此缘故！我却不该撞破了他，未必无祸。”心下慌张。急挂木鱼在原处了，疾忙走出来，劈面与广明撞着。

广明见房门失锁，已自心惊，又见郑生有些仓惶气质，面上颜色红紫，再眼瞟去，小木鱼还在帐钩上摇动未定，晓得事体露了。问郑生道：“适才何所见？”郑生道：“不见什么。”广明道：“便就房里坐坐何妨！”挽着郑生手进房，就把门闩了，床头掣出一把刀来，道：“小僧虽与足下相厚，今日之事势不两立。不可使吾事败，死在别人手里。只是足下自己晦气到了，错进此房。急急自裁，休得怨我。”郑生哭道：“我不幸自落火坑，晓得你们不肯舍我，我也逃不得死了。只是

容我吃一大醉，你断我头去，庶几醉后无知，不觉痛苦。我与你往来多时，也须怜我。”广明也念平日相好的，说得可怜，只得依从。反锁郑生在里头了，带了刀，走去厨下，取了一大锡壶酒来，就把大碗来灌郑生。郑生道：“寡酒难吃，须赐我盐菜少许。”广明又依他，到厨下去取菜了。

郑生寻思：走脱无路，要寻一件物事暗算他。房中多是轻巧物件，并无砖石棍棒之类。见酒壶壘巨，便心生一计，扯下一幅衫子，急把壶口塞得紧紧的。连酒连壶，约有五六斤重了。一手提着，站在门背后。只见广明搪门进来，郑生估着光头，把这壶尽着力一下打去。广明打得头昏眼暗，急伸手摸头时，郑生又是两下，打着脑袋，扑的晕倒。郑生索性把酒壶在广明头上似砧杵槌衣一般，连打数十下，脑浆迸出而死，眼见得不活了。

郑生反锁僧尸在房了，走将出来，外边未有人知觉，忙到县官处说了。县官差了公人，又添差兵快，急到寺中，把这本房围住。打进房中，见一个僧人脑破血流，死于地下，搜不出妇女来。只见郑生嘻嘻笑道：“我有一法，包得就见。”伸手去帐钩上取了木鱼，敲得两下，果然一声铃响，地板顶将起来，一个妇女钻出。公人看见，发一声喊，抢住地板，那妇人缩进不迭。一伙公人打将进去，原来是一间地窖子。四围磨砖砌着，又有周围栅栏，一面开窗，对着石壁天井，乃是人迹不到之所。有五六个妇人在内，一个个领了出来。问其来历，多是乡村人家拐将来的。郑生的中表，乃是烧香求子，被他灌醉了轿夫，溜了进去的。家里告了状，两个轿夫还在狱中。这个广明既有世情，又无踪迹，所以累他不着，谁

知正在他处！县官把这一房僧众尽行屠戮了。

看官，你道这些僧家，受用了十方施主的东西，不忧吃，不忧穿。收拾了干净房室，精致被窝，眠在床里，没事得做，只想得是这件事体。虽然有个把行童解馋，俗语道：“吃杀馒头当不得饭。”亦且这些妇女们偏要在寺里来烧香拜佛，时常在他们眼前晃来晃去。看见了美貌的，叫他静夜里怎么不想？所以千方百计，弄出那奸淫事体来。只这般奸淫，已是罪不容洗了。况且不毒不秃，不秃不毒，转毒转秃，转秃转毒，为那色事上，专要性命相搏、杀人放火的。就是小子方才说这临安僧人，既与郑举人是相厚的，就被他看见了破绽，只消求告他，买嘱他，要他不泄漏罢了，何至就动了杀心，反丧了自己！这须是天理难容处。要见这些和尚狠得没道理的。而今，再讲一个狠得诧异的来与看官们听着。有诗为证：

奸杀本相寻，其中妒更深。

若非男色败，何以警邪淫！

话说四川成都府汶川县有一个庄农人家，姓井名庆。有妻杜氏，生得有些姿色，颇慕风情。嫌着丈夫粗蠢，不甚相投，每日寻是寻非的激聒。一日，也为有两句口面，走到娘家去。住了十来日，大家厮劝，气平了，仍旧转回夫家来。两家隔不上三里多路，杜氏长独自个来去惯了的。也是合当有事，正行之间，遇着大雨下来，身边并无雨具，又在荒野之中，没法躲避。远远听得铃声响，从小径里望去，有所寺院在那里。杜氏只得冒着雨，迂道走去避着，要等雨住再走。

那个寺院叫做太平禅寺，是个荒僻去处，寺中共有十来

个僧人。门首一房，师徒三众。那一个老的叫做大觉，是他掌家。一个后生的徒弟，叫做智圆，生得眉清目秀，风流可喜，是那老和尚心头的肉。又有一个小沙弥，叫做慧观，止有十一、二岁。这个大觉年有五十七、八了，却是极淫毒的心性，不异少年。夜夜搂着这智圆，做一床睡了，淫褻不可名状。

是日师徒正在门首闲站，忽见个美貌妇人走进来避雨，正似老鼠走到猫口边，怎不动火？老和尚看见了，丢眼色对智圆道：“观音菩萨进门了，好生迎接着。”智圆头颠尾颠，走上前来问杜氏道：“小娘子敢是避雨的么？”杜氏道：“正是。路上逢雨，借这里避避则个。”智圆嘻着脸笑道：“这雨还有好一会下，这里没好坐处，站着不雅。请到小房坐了，奉杯清茶，等雨住了走路，何如？”那妇人家若是个正气的，由他自说，你只外边站站，等雨过了走路便罢，那僧房里好是轻易走得进的？谁知那杜氏是个爱风月的人，见小和尚生得青头白脸，谁言聪俊，心里先有几分看上了。暗道：“总是雨大，在此闲站，便依他进去坐坐也不妨事。”就一步步随了进来。

那老和尚见妇人挪动了脚，连忙先走进去，开了卧房等候。小和尚陪了杜氏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同走了进门。到得里头坐下了，小沙弥掇了茶盘送茶。智圆拣个好磁碗，把袖子展一展，亲手来递与杜氏，杜氏连忙把手接了。看了智圆丰度，越觉得可爱。偷眼觑着，有些魂出了，把茶倒翻了一袖。智圆道：“小娘子茶泼湿了衣袖，到房里熏笼上烘烘。”杜氏见要他房里去，心里已瞧科了八九分。怎当得是要在里头的，并不推阻，反问他那个房里是。智圆领到师父房前，晓

得师父在里头等着，要让师父，不敢抢先。见杜氏进了门里，指着熏笼道：“这个上边烘烘就是，有火在里头的。”却把身子倒退了出来。

杜氏见他不进来，心里不解，想道：“想是他未敢轻动手。”正待将袖子去熏笼上烘，只见床背后一个老和尚托地跳出来，一把抱住。杜氏杀猪也似叫将起来。老和尚道：“这里无人，叫也没干。谁教你走到我房里来？”杜氏却待奔脱，外边小和尚凑趣，已把门拽上了。老和尚擒住了杜氏身子，杜氏虽推拒了一番，不觉也有些兴动。问道：“适才小师父那里去了？却换了你！”老和尚道：“你动火我的徒弟么？这是我心爱的人儿。你作成我完了事，我叫他与你快活。”杜氏心里道：“我本看上他小和尚，谁知被这老厌物缠着！虽然如此，到这地位料应脱不得手，不如先打发了他，他徒弟少不得有分的了。”只得勉强顺看老和尚，搂到床上，行起云雨来：

一个欲动情浓，仓忙唐突；一个心慵意懒，勉强应承。一个相会有缘，吃了自来之食；一个偶逢无意，栽着无主之花。喉急的浑如那搨火的风箱，体懈的只当得盛血的皮袋。虽然卤莽无些趣，也算依稀一度春。

那老和尚淫兴虽高，精力不济，及至干事不多一会，就弄倒了。杜氏本等不耐烦的，又见他如此光景，未免有些不足之意。一头走起来系裙，一头怨怅道：“如此没用的老东西，也来厌世，死活缠人做甚么？”老和尚晓得扫了兴，自觉没趣，急叫徒弟把门开了。

门开处，智圆迎着，问师父道：“意兴如何？”老和尚道：

“好个知味的人！可惜今日本事不帮衬，弄得出了丑。”智圆道：“等我来助兴！”急跑进房，把门掩了。回身来抱着杜氏道：“我的亲亲，你被老头儿缠坏了。”杜氏道：“多是你哄我进房，却叫这厌物来摆布我！”智圆道：“他是我师父，没奈何。而今等我赔礼罢。”一把搂着，就要床上去。杜氏刚被老和尚一出完得，也觉没趣拿个班道：“那里有这样没廉耻的？师徒两个，轮替缠人。”智圆道：“师父是冲头阵，垫头刀的，我与娘子须是年貌相当，不可错过了姻缘。”扑的跪将下去。杜氏扶起道：“我怪你让那老物先将人奚落，故如此说。其实我心上也爱你的。”智圆就势抱住，亲了个嘴，挽到床上，弄将起来，这却与先前的情趣大不相同。说这小和尚，正是后生之年，精神旺相，亦且杜氏见他标致，你贪我爱，弄得杜氏心满意足。杜氏道：“原来你如此着人，我今夜在此与你睡了罢。”智圆道：“多蒙小娘子不弃，不知小娘子何等人家，可是住在此不妨的？”杜氏道：“奴家姓杜，在井家做媳妇，家里近在此间。只因前日与丈夫有两句说话，跑到娘家这几日，方才独自个回转家去。遇着雨，走进来避，撞着你这冤家的。我家未知道我回，与娘家又不打照会，便私下住在此两日，无人知觉？”

智圆道：“如此却侥幸，且图与娘子做个通宵之乐，只是师父要做一床。”杜氏道：“我不要这老厌物来。”智圆道：“一家是他做主，须却不得他。将就打发他罢了。”杜氏道：“羞人答答的，怎好三人在一块做事？”智圆道：“老和尚是个骚头，本事不济，南北齐来，或是你，或是我，做一遭不着，结识了他，他就没用了。我与你自在快活，不要管他。”两人

说得着，只管说了去，怎当得老和尚站在门外，听见床响了半日，已自恨着自己忒快，不曾插得十分趣，倒让他们恣意去了，好些妒忌。等得不耐烦，再不出来，忍不住开房进去，只见两个紧紧搂抱，舌头还在口里。老和尚便有些怒意，暗想道：“方才待我，怎肯如此亲热？”就不觉撚酸起来，嚷道：“得了些滋味，也该商量个长便。青天白日，没廉没耻的，只顾关着门睡甚么？”智圆见师父发话，笑道：“好教师父得知，这滋味长哩。”老和尚道：“怎见得？”智圆道：“那娘子今晚不去了。”老和尚放下笑脸道：“我们也不肯放他就去。”智圆道：“我们强主张不放，须防干系。而今是这娘子自家主意，说道可以住得的。我们就放心得下了。”老和尚道：“这小娘子何宅？”智圆把方才杜氏的言语述了一遍。

老和尚大喜，急整夜饭摆在房中，三人共桌而食。杜氏不十分吃酒，老和尚劝他，只是推故。智圆斟来，却又吃了。坐间眉来眼去，与智圆甚是肉麻。老和尚硬挨光，说得句把风话，没着没落的，冷淡的当不得。老和尚也有些看得出，却如狗舐热煎盘，恋着不放。夜饭撤去，毕竟赖着，三人一床睡了。

到得床里，杜氏与小和尚先自搂得紧紧的，不管那老和尚。老和尚刚是日里弄得过，意思便等他们弄一火看看，发了自己的兴再处。觉得有些兴动了，就要推开小和尚自家上场。杜氏心下好些不像意，那有好气待他？那老和尚是极坏了的，早已气喘声嘶，不济事了。杜氏冷笑道：“何苦呢？”老和尚羞惭无地，不敢则声，寂寂向了里床。老和尚只好咽唾，蛊毒魔魅的做尽了无数的厌景。

天明了，杜氏起来。梳洗罢，对智圆道：“我今日去休。”智圆道：“娘子昨日说多住几日不妨的，况且此地僻静，料无人知觉。我与你方得欢会，正在好头上，怎舍得就去？说出这话来！”杜氏悄悄说道：“非是我舍得你去，只是吃老头子缠得苦，你若要我住在此，我须与你两个自做一床睡，离了他才使得。”智圆道：“师父怎么肯？”杜氏道：“若不肯时，我也不住在此。”智圆没奈何，只得走去对师父说道：“那杜娘子要去，怎么好？”老和尚道：“我看他和你好得紧，如何要去？”智圆道：“他须是良人家出身，有些羞耻，不肯三人同床，故此要去。依我愚见，不若等我另铺下一床，在对过房里，与他两个同睡晚把，哄住了他。师父乘空，便中取事。等他熟分了，然后团做一块不迟。不然逆了他性，他走了去，大家多没分了。”

老和尚听说罢，想着夜间三人一床，讨了许多厌，不见快活；又恐怕他去了，连寡趣多没绰处。不如便等他们背后去做事，有时我要他房里来独享一夜也好，何苦在旁边惹厌？便对智圆前：“就依你所见也好。只要留得他住，毕竟大家有些滋味，况且你是我的心，替你好了，也是好的。”老和尚口里如此说，心里原有许多醋意，只得且如此许了他，慢慢再看。智圆把铺房另睡的话回了杜氏，杜氏千欢万喜住下了，只等夜来欢乐。

到了晚间，老和尚叫智圆分付道：“今夜我养养精神，让你两个去快活一夜。须把好话哄住了他，明日却要让我。”智圆道：“这个自然。今夜若不是我伴住他，只如昨夜混搅，大家不爽利，留他不住的。等我团熟了他，牵与师父，包你像

意。”老和尚道：“这才是知心着意的肉。”智圆自去与杜氏关了房睡了。此夜自由自在，无拘无束，快活不尽。

却说那老和尚一时怕妇人去了，只得依了徒弟的言语。是夜独自个在房里，不但没有了妇人，反去了个徒弟，弄得孤眠独宿了，好些不像意。又且想着他两个此时快乐，一发睡不去了，倒枕捶床了一夜。次日起来，对智圆道：“你们好快活！撇得我清冷。”智圆道：“要他安心留住，只得如此。”老和尚道：“今夜须等我像心像意一晚。”

到得晚间，智圆不敢逆师父，劝杜氏到师父房中去。杜氏死也不肯，道：“我是替你说过了，方住在此的。如何又要我去陪这老厌物？”智圆道：“他须是吾主家的师父。”杜氏道：“我又不是你师父讨的，我怕他做甚？逼得我紧，我连夜走了家去。”智圆晓得他不肯去，对师父道：“他毕竟有些害羞，不肯来。师父，你到他房里去罢。”老和尚依言，摸将进去。杜氏先自睡好了，只待等智圆来干事，不晓得是老和尚走来跳上床去。杜氏只道是智圆，一把抱来，亲个嘴，老和尚骨头都酥了。直等做起事来，杜氏才晓得不是了，骂道：“又是你这老厌物，只管缠我做甚么？”老和尚不恼，只指望讨他的好处，不想用力太猛，忍不住吁吁气喘将来。杜氏见已是收兵锣光景，一场扫兴，把自家身子一歪，将他尽力一推，推下床来。老和尚地上爬起来，心里道：“这婆娘如此狠毒！”恨恨地走了自房里去。智圆见师父已出来了，然后自己进去补空。杜氏正被老和尚引起了兴头没收场的，却得智圆来正好解渴。只有老和尚到房中，气还未平，想道：“我出来了，他们又自快活，且去听他一番！”走到房前，只听得山摇地动的

在床里淫戏。磨拳擦掌的道：“这婆娘直如此分厚薄！你便多少分些情趣与我，也图得大家受用。只如此让了你两个罢！明日拚得个大家没帐。”闷闷的自去睡了。一觉睡到天明起来，觉得有些梗痛。走去撒尿，点点滴滴的。原来昨夜被杜氏推落身子，阳精泄得不畅，弄做了个白浊之病。一发恨道：“受这歹婆娘这样累！”

及至杜氏起来了，老和尚还皮着脸撩拨他几句，杜氏一句话也不来招揽，老大没趣。又见他与智圆交头接耳，嘻嘻哈哈，心怀忿毒。到得夜来，智圆对杜氏道：“省得老和尚又来歪厮缠，等我先去弄倒了他。”杜氏道：“你快去，我睡着等你。”智圆走到老和尚房中，装出平日的媚态，说道：“我两夜抛撇了师父，心里过意不去，今夜同你睡休。”老和尚道：“见放着雌儿在家里，却自寻家常饭吃！你好好去叫他来相伴我一夜。”智圆道：“我叫，他不肯来，除非师父自去求他。”老和尚发狠道：“我今夜不怕他不来！”一直的走到厨下，拿了一把厨刀，走进杜氏房来道：“看他若再不知好歹，我结果了他！”

杜氏见智圆去了好一会，一定把师父安顿过，听得床前脚步响，只道他来了，口里叫道：“我的哥，快来关门罢，我只怕老灰物又来缠。”老和尚听得明白，真个怒从心上起，恶向胆边生，厉声道：“老灰物今夜偏要你去睡一觉！”就把一只手去床上拖他下来。杜氏见他来得狠，便道：“怎地如此用强？我偏不随你去！吊住床楞，狠命挣住，老和尚力拖不休，杜氏喊道：“杀了我，我也不去。”老和尚大怒道：“真个不去？吃我一刀！大家没得弄。”按住脖子一勒。老和尚是性发的人，

使得力重，早把咽喉勒断。杜氏跳得两跳，已此呜呼了。

智圆自师父出了房门，且眠在床里，等师父消息。只听得对过房里叫喊罢，就劈扑的响。心里疑心，跑出看时，正撞着老和尚拿了把刀，房里出来。看见智圆，便道：“那鸟婆娘可恨，我已杀了。”智圆吃了一惊道：“师父当真做出来？”老和尚道：“不当真，只让你快活？”智圆移个火，进房一看，只叫得苦道：“师父直如此下得手！”老和尚道：“那鸟婆娘嫌我，我一时性发了，你不要怪我。而今事已如此，不必迟疑，且并叠过了，明日另弄个好的来，与你快活便是。”智圆苦在肚里说不出，只得随了老和尚，拿着锹镢，背到后园中埋下了。智圆暗地垂泪道：“早知这等，便放他回去了也罢，直恁地害了他性命！”老和尚又怕智圆烦恼，越越的撵哄他欢喜，瞒得水泄不通。只有小沙弥怪道不见了这妇人，却是娃子家，不来跟究。以此无人知道，不题。

却说杜氏家里，见女儿回去了两三日，不知与丈夫和睦未曾，叫个人去望望。那井家正叫人来杜家接着，两下里都问个空。井家又道杜家因夫妻不睦，将来别嫁了；杜家又道井家夫妻不睦，定然暗算了。两边你赖我，我赖你，争个不清。各写一状，告到县里。

县里此时缺大尹，却是一个都司断事在那里署印。这个断事姓林，名大合，是个福建人。虽然太学出身，却是吏才敏捷，见事精明。提取两家人犯审问，那井庆道：“小的妻子向来与小的争竞口舌，憋气归家的，丈人欺心，藏过了，不肯还了小的，须有王法！”杜老道：“专为他夫妻两个不和，归家几日。三日前，老夫妻已相劝他气平了，打发他到夫家去。

又不知怎地相争，将来磨灭死了，反来相赖。望青天做主。”言罢，泪如雨下。

林断事看那井庆是个朴野之人，不像恶人，便问道：“儿女夫妻，为甚么不和？”井庆道：“别无甚差池，只是平日嫌小的粗卤，不是他对头，所以寻非闹炒。”断事问道：“你妻子生得如何？”井庆道：“也有几分颜色的。”断事点头，叫杜老问道：“你女儿心嫌错了配头，鄙薄其夫。你父母之情，未免护短，敢是赖着，另要嫁人？这样事也有。”杜老道：“小的家里与女婿家差不多路，早晚婚嫁之事，瞒得那个？难道小的藏了女儿，舍得私下断送在他乡外府，再不往来不成？是必有个人家，人人晓得的，这样事怎么做得？小的藏他何干？自然是他家摆布死了，所以无影无踪。”林断事想了一回道：“都不是这般说。必是一边归来，两不照会，遇不着好人，中途差池了。且各召保，听候缉访。”遂出了一纸广缉的牌，分付公人四下探访。过了多时，不见影响。

却说那县里有一门子，姓俞。年方弱冠，姿容娇媚，心性聪明。原来这家男风，是福建人的性命，林断事喜欢他，自不必说。这门子未免侍着爱宠，做件把不法之事，一日当堂犯了出来。林断事虽然要护他，公道上却去不得，便思量一个计较周全他，等他好将功折罪。密叫他到衙中分付道：“你罪本当革役，我若轻恕了你，须被衙门中谈议。我而今只得把你革了名，贴出墙上，塞了众人之口。”门子见说要革他名字，叩头不已，情愿领责。断事道：“不是这话，我有周全你处。那井、杜两家不见妇人的事，其间必有缘故。你只做得罪于我，逃出去，替我密访。只在两家相去的中间路里，不

论乡村市井，道院僧房，俱要走到，必有下落。你若访得出来，我不但许你复役，且有重赏。那时，别人就议论我不得了。”

门子不得已，领命而去。果然东奔西撞，无处不去探听。他是个小厮家，就到人家去处，绰着嘴闲话，带着眼瞧科，人都不十分疑心的。却不见甚么消息。

一日，有一伙闲汉聚坐闲谈，门子挨去听着。内中一个抬眼看见了，魑魑对众人道：“好个小官儿！”又一个道：“这里太平寺中有个小和尚，还标致得紧哩！可恨那老和尚又骚又吃醋，极不长进。”门子听得，只做不知，洋洋地走了开来。想道：“怎么样的一个小和尚？这等赞他！我便去寻他看看，有何不可？”原来门子是行中之人，风月心性。见说小和尚标致，心里就有些动兴，问着太平寺的路走来。

进得山门，看见一个僧房门槛上坐着一个和尚，果然清秀异常。心里道：“这个想是了。”那和尚见个美貌小厮来到，也就起心，立起身来迎接道：“小哥何来？”门子道：“闲着进寺来顽耍。”小和尚殷勤请进奉茶，门子也贪着小和尚标致，欢欢喜喜随了进去。

老和尚在里头看见徒弟引得个小伙子进来，道是个道地货来了，笑逐颜开，来问他姓名居址。门子道：“我原是衙中门官，为了些事逐了出来，今无处栖身，故此游来游去。”老和尚见说大喜，说道：“小房尽可住得，便宽留几日不妨。”便同徒弟留茶留酒，着意殷勤。老僧趁着两杯酒兴，便溜他进房，褪下裤儿，行了一度。门子是个惯家，就是老僧，也承受了，不比那庄家妇，见人不多，嫌好道歉的。老和尚喜之

不胜。

事毕，智圆来对师父说：“这小哥是我引进来的，倒让你得了先头。晚间须与我同榻。”老和尚笑道：“应得，应得。”那门子也要在里头的，晚间果与智圆宿了。有诗为证：

少年彼此不相饶，我后彼先递自熬。

虽是智圆先到手，劝酬毕竟也还遭。

说这两个都是美少，各干一遭已毕，搂抱而睡。

第二日，老和尚只管来绰趣，又要缠他到房里干事。智圆经过了前边的毒，这番倒有些吃醋起来道：“天理人心，这个小哥该让与我，不该又来抢我的。”老和尚道：“怎见得？”智圆道：“你终日把我泄火，我须没讨还伴处，忍得不好过。前日这个头脑，正有些好处，又被你乱炒，弄断绝了。而今我引得这小哥来，明该让我与他乐乐，不为过分。”老和尚见他说得倔强，心下好些着恼，又不敢冲撞他。嘴骨都的彼此不快活。

那门子是有心的，晚间兑得高兴时，问智圆道：“你日间说前日甚么头脑，弄断绝了？”智圆正在乐头上，不觉说道：“前日有个邻居妇女，被我们留住，大家耍耍罢了，且是弄得兴头。不匡老无知见他与我相好，只管吃醋撺酸，搅得没收场，至今想来可惜。”门子道：“而今这妇女那里去了？何不再寻将他来走走？”智圆叹个气道：“还再那里寻处？”门子见说得有些缘故，还要探他备细，智圆却再不把以后的话漏出来，门子没计奈何。

明日，见小沙弥在没人处，轻轻问道：“你这门中前日有个妇女来？”小沙弥道：“有一个。”门子道：“在此几日？”

小沙弥道：“不多几日。”门子道：“而今那里去了？”小沙弥道：“不曾那里去，便是这样一夜不见了。”门子道：“在这里这几日做些甚么？”小沙弥道：“不晓得做些甚么。只见老师父与小师父搅来搅去了两夜，后来不见了，两个常自激激聒聒的一番，我也不知一个清头。”门子虽不曾问得根由，却想得是这件来历了。只做无心的，走来对他师徒二人道：“我在此两日了，今日外边去走走再来。”老和尚道：“是必再来，不要便自去了。”智圆调个眼色，笑嘻嘻的道：“他自不去的，掉得你下，须掉我不下。”门子也与智圆调个眼色道：“我就来的。”

门子出得寺门，一径的来见林公，把智圆与小沙弥话备细述了一遍。林公点头道：“是了，是了。只是这样看起来，那妇人必死于恶僧之手了。不然，三日之后既不见在寺中了，怎不到他家里来，却又到那里去？以致争讼半年，尚无影踪。”分付门子：“不要把言语说开了。”

明日起早，率了随从人等，打轿竟至寺中。分付头踏先来报道：“林爷做了甚么梦，要来寺中烧香。”寺中纠了合寺众僧，都来迎接。

林公下轿，拜神焚香已毕。住持送茶过了，众僧正分立两傍，只见林公走下殿阶来，仰面对天看着，却像听甚说话的。看了一回，忽对着空中打个躬道：“臣晓得这事了。再仰面上去，又打一躬道：“臣晓得这个人了。”急走进殿上来，喝一声：“皂隶那里？快与我拿杀人贼！”众皂隶么喝一声，答应了。林公偷眼看去，众僧虽然有些惊异，却只恭敬端立，不见慌张，其中独有一个半老的，面如土色，牙关寒战。林公

把手指定，叫皂隶捆将起来，对众僧道：“你们见么？上天对我说道：‘杀井家妇人杜氏的，是这个大觉。’快从实招来！”众僧都不知详悉，却疑道：“这老爷不曾到寺中来，如何晓得他叫大觉？分明是上天说话是真了。”却不晓得尽是门子先问明了去报的。

那老和尚出于突然，不曾打点，又道是上天显应，先吓软了，那里还遮饰得来？只是叩头，说不出一句。林公叫取夹棍夹起，果然招出前情：是长是短，为与智圆同奸，争风致杀。林公又把智圆夹起，那小和尚柔脆，一发禁不得。套上未收，满口招承：“是师父杀的，尸见埋后园里。”林公叫皂隶押了二僧到园中，掘下去，果然一个妇人，项下勒断，血迹满身。林公喝叫带了二僧到县里来，取了供案。大觉因奸杀人，问成死罪。智圆同奸不首，问徒三年，满日还俗当差。随唤井、杜两家进来，认尸领埋，方才两家疑事得解。

林公重赏了俞门子，准其复役。合县颂林公神明，恨和尚淫恶。后来上司详允，秋后处决了，人人称快。都传说林公精明，能通天上，辨出无头公事。至今蜀中以为美谈。有诗为证：

庄家妇拣汉太分明，色中鬼争风忒没情。舍得去后庭俞门子，收得来鬼脸林县君。